

纳萨林 神父

加尔多斯 / 著

1603

纳萨林神父 / 加尔多斯 / 著



责任编辑/周访渔

封面设计/王 俭

ISBN7-5327-0746-6/I·379

定 价： 3.15 元

纳萨林神父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王治权 蒋宗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Benito Pérez Galdós

NAZARIN

本书根据 Obras Completas III, Aguilar,
Madrid, 1982 年版译出

纳 萨 林 神 父

[西班牙] 加尔多斯 著

王治权 蒋宗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2 字数 144,000

1990年 9 月第 1 版 1990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7-5327-0746-6/I·379

定价: 3.15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傻大婶”客栈的发现(这位傻大婶在受洗证上的名字是埃斯特法妮娅),应归功于一位新记者。我们用外来语把记者称为“锐破特”^①。他们像猎狗对待野兔一样追踪新闻。他们紧紧盯住火灾,口角,自杀,喜剧或悲剧性罪行,某座楼房的倒塌,以及日常发生的形形色色影响社会治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要不就是疾病流行期的卫生问题。“傻大婶”客栈座落在“巾帼英雄街”。耀眼夺目而又夸大其辞的名字,和穷困潦倒、局促惨淡的外貌适成对照,颇有点儿讽刺意味。不熟知马德里——这个长于讽刺而又富于流言的城镇——的千奇百怪的现象的人,对把如此堂皇的名字安在如此污秽不堪的街道上这种愚蠢的做法不会留意,也不会劳神去考证街道借以得名的是何种巾帼英雄,她们来自何方,又是什么魔鬼使她们堕落成为操皮肉生涯的烟花女人的。我的博学多才却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我以才思敏捷的编年史学家的自豪感,推测到在玛丽-卡斯塔尼亚时代,那儿是本镇的露天剧场,一群五大三粗的女人,打扮成神话中的女杰,从露天剧场吵吵嚷嚷地跨马而出,参加马德

里举行的欢迎女王堂娜伊萨贝尔·德·瓦洛伊斯的入城式。一位同时代的天才史学家——是他启迪了我的深邃智慧——说：“那些临时应急挑选出来的女人，在镇里的各个广场、各条街道上表现了惊人的勇敢，她们做各种触目惊心的动作，表演平衡的技巧，做前、后空翻，装作有武士扯住她们的头发把她们从马背上拖倒在地的样子摔下来。”对这场游戏，准是有口皆碑，因为从此以后那个露天剧场就叫做“巾帼英雄剧场”了。这就是“巾帼英雄街”的光辉史绩。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傻大婶”这个热情好客、惜老怜贫的客栈更使它分外生色。

我是这样琢磨的：这位腓力二世时代的编年史家——我对他非常崇敬——所说的那些巾帼英雄，大概是群十六世纪的厚颜无耻的赤佬^②；不过，我不知道当时的平民百姓是用什么字眼去称呼她们的。但我敢断定，那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埃斯特法妮娅·德·皮尼翁，“傻大婶”，或叫什么别的鬼名字的女人，就是那些女人的后代，是通过人所不齿的血缘而繁衍下来的，换句话说，是母夜叉般的女人和不知姓甚名谁的父亲的直系子孙。说老实话，当我想在她们的名字后面写上妇女这个蔼然可亲的字眼儿的时候，总是不忍下笔，于是我只好向读者描绘她们的面目，举止，嗓门，语言和行为方式，以便诸位了解当年的马德里人早已见识过的、亦即未来的马德里人希望见识的最可怕的悍妇。

不过，你们尽可放心，我感谢上帝，感谢那位记者——他是我的朋友，他们让我亲自目睹了那位悍妇。正是因为她的

① 英语reporter(记者)的音译。

② 对马德里的下层居民的蔑称。

暴烈，才使我酝酿了这部小说，而且找到了本书赖以命名的那位非同小可的人。请你们别生吞活剥地理解前面提到的“客栈”二字，因为无论是“傻大婶”在那个角落里开的那几家，还是她在马德里市中心开的另外几家——我们大家在学生时代和成人以后都是光顾过的，除了名称相同之外，毫无共同之处。楼的门厅跟客店的门厅差不多，宽宽敞敞的。墙上的白灰掉了又刷、刷了又掉过不知多少回，墙面斑斑驳驳，仿佛是千百幅光怪陆离的图画。光秃秃的墙筋东一处西一处地露出头来。墙上的一道道污痕，说明是人而不是马在不断地摩擦墙壁。一张饮料台——瓶子，罐子，装满糖块儿、被苍蝇围得水泄不通的灰尘山积的玻璃盒子，全都堆在这张肮脏的瘸腿桌子上，把门厅压缩到一般楼房的入口那么大小。院里的铺石地面凸凹不平，遍地垃圾，跟门厅一样脏，而且还有些很深的窟窿，有的地方长着几根稀稀疏疏的杂草，还有些水坑，稀泥，砂锅，水罐的碎片，要多乱有多乱，简直美不胜收，只有鬼斧神工才能造就。南墙大概是那个著名的露天剧场的古老的楼房的遗迹，其余的东西则分别属于各个不同的时代，也许有人会把这看成建筑方面的玩笑：窗户摇摇欲坠，大门飘飘欲飞，栏杆成了隔墙，墙壁返潮，檐沟又锈又弯，瓦片上了窗台，锌板钉在朽木上，勉强堵住窟窿眼，墙角歪歪斜斜，墙上新灰涂得乱七八糟，墙头扎满玻璃渣，吓得老鼠胆寒；左面，遍体鳞伤但还挺直的支柱撑着一个已倾斜得跟条搁浅的船似的阳台，右面，气窗门上的猫洞已经大得足可容老虎钻过；铁栏杆的颜色有如桂皮，青紫的烂砖头就跟血块一般；急转弯处和阴森可怖的洞穴里黑乎乎的，透进去的亮光一闪一闪宛如水面的涟漪。

在大斋节开始的前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不知是哪儿来

的闲情逸致，那位好心的记者约我到那个地方去见面。门厅的饮料台前，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独眼女人正在做买卖。走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吉卜赛人。那天他们正好到那里投宿。男人们叉开双腿在修理马鞍，女人们捕捉虱子，梳理乱发。眼睛漆黑、头发卷曲的孩子们光着脊梁，正在玩碎玻璃和破瓦片。一张张像烧过的泥土似的表情生动的脸庞转向我们，响起了一片矫揉造作的问候声。还有两头毛驴，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吉卜赛老头儿。老头儿的胡子跟那驴毛一样，又柔软又密实。不绝于耳的吵闹声和乐器声，使这幅画面更加别具一格。有个女人在哼单调烦人的小调。那个老头正在用剪刀咔嚓咔嚓地剪驴屁股上的毛。

不一会儿，从一个窟窿里——我弄不清那到底是房门还是洞口——走出两个瘦巴巴的卖蜜人来。他们穿着棕褐色的粗呢裤，黑长袜，凉鞋，坎肩很合身，头戴方巾，典型的卡斯提亚人，就跟裹在火绒里的咸肉干似的。准是有人对他俩说了句不大恭敬的笑话，两人带着秤和秤锤到马德里街上叫卖他们那些香甜可口的蜂蜜去了。接着，我们看见了两个瞎子，他们正在摸着墙壁走路：一个膀粗腰圆，头上戴着棕褐色裘皮帽，身披缀有流苏的斗篷，一把吉他斜背在背上；另一个挟着一把小提琴。琴上只有两根弦。脖子上系着围巾。戴在头上的圣特雷萨式帽子，饰带全掉了。一个怀抱小手鼓的小女孩，走过去加入了两个瞎子的行列。出去之前，路过门厅的时候，三人停下来喝了一杯不可或缺的酒。

在门厅里，他们兴致勃勃地同另外两个也是去喝烧酒的人攀谈起来。那两个人穿得稀奇古怪：一人全身“穿”着叫人恶心的破席片儿——如果把这些破席片挂在肩膀上也算是

“穿”的话——，没戴面具，满脸烟垢，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另一只手里提着一方拴着四角的手巾，里面装满了马粪蛋似的无花果；另一个人手里拿着面具——面具上画的是代表皇家会议主席的狰狞图像，全身裹着一条打满了五颜六色的补丁的床单。喝完酒，又说了几句下流话，然后跑过院子，登上了半是碎砖头、半是朽木头砌成的楼梯。楼上随即传来一阵震人耳膜的笑声和响板的劈啪声。接着，下来了十二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其中有两个人又粗又矮，据此可以断定她们是女扮男装；其余的人穿着其丑无比的在戏台上跑龙套用的衣服；还有一个人，没戴面具，用赭石在脸上横七竖八地画了些道道。与此同时，两条汉子用手抬出一个全身瘫痪的老太婆。她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年龄——一百多岁了，这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的金字招牌。他们把她抬到街上，准备把她搁在阿尔加苏埃拉街口。老太婆的脸，活像一颗放大的炒栗子，如果不是那两只明亮的小眼睛还显示出这堆皮包骨中仍然残存着被死神忘却了的半条命，人们真会把她当成地地道道的木乃伊的。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约摸两岁的小孩的尸体被抬了出来，棺材上盖着粉红的细棉布，上面放着几朵用碎布条编成的花。他走了，没有催人泪下的哀乐，也没有母亲的送别，仿佛世界上没有人为他的离去而伤心似的。扛棺材的汉子也在门厅的酒摊上喝了一盅。只有那几个吉卜赛女人，对匆匆离开这个世界的孩子说了句表示同情的话。男孩子们穿得怪里怪气——其实他们要么只穿一件贝克林布做的大袍，要么就只戴一顶硬纸板帽子；女孩子们披着披肩，头上戴花，一副赤佬人打扮。穿过院子的时候，小家伙们停下脚步，听大人们嬉笑打

闹，逗毛驴玩——要是毛驴的主人允许，他们早就欢天喜地地骑上去啦。

走进院子之前，记者告诉了我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这不但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反而更使我心痒难忍了。“傻大婶”过去的房客更为体面一些：学兽医的学生，粗鲁但能如期付房费的搬运夫。然而，由于那个区的活动中心很快转移到了塞瓦达广场，房客的身份就明显地越来越低了。一些人只付那所谓“房间”的租金，自己起伙做饭；另一些人，“傻大婶”不但管住，还得管吃。在顶楼的厨房里，各人用各人的砂锅弄吃的，但吉卜赛人不同那些人合群，他们在院子里用石块或砖头支起三腿炉架，做那种看了都牙碜的饭食。后来，我们爬上了顶楼，想去见识见识这座非同寻常的房子的各个犄角旮旯，看看人类这部分繁衍不衰而又处境凄惨的子孙的藏身之所。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房间的地面是用碎瓷砖铺成的，就像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的浪涛一样高低不平，我们看见了“傻大婶”。她趿着一双拖鞋，正在洗她那两只又大又难看的手，洗完之后又用系在身上的粗麻布围裙擦干。她的肚子仿佛是座隆起的山头，两条胳膊跟大力神的巨臂差不多粗细。因为胸衣没有系紧，两只乳房一直耷拉到肚皮上，乳房的大小和那座肚山恰成比例。脖子很粗，肉墩墩的，后脖子跟公牛的后颈似的。她的脸火红火红的，好些地方酷似蹩脚画家笔下硕大的巴罗克式的引人注目的美女，仿佛是一幅画来只供远瞧却又偏偏供在近处瞧的仙女油画。

第二章

她的头发是灰色的，梳得平平整整，上面戴满了发卡、发箍和发卷。身上其余的一切都是邋里邋遢的，未经任何修饰和打扮。她由衷地笑着同我们打招呼。我的朋友问她，她回答说她忙碌得腻味透了，哪天高兴了真想把一切都扔掉出家当修女去，要不就到随便哪个善心人愿意收留的地方去，因为她的生意简直就是当牛作马，尤其是对像她这样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人来说，没有比跟穷人翻脸更糟糕的事情了。她从来不好意思讨人家欠她的债。于是，那群不要脸的人就赖在她的家里，仿佛是在一个被他们征服了的国家作威作福。有的人向她付房费，有的人就不付，还有的甚至在离开的时候还偷走她的盘子、勺子或者衣服。她能作的就是吼叫，这不假，粗言秽语地破口大骂，因此，人们都怕她；可是，她做的事跟她的大声吼叫和横眉竖目并不一致，因为她信口骂人，嗓门虽大，话虽恶毒，但骂完之后，她还是听任别人从她的口中夺走面包，连最笨的人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她支使得团团转。总之，她说明了自己的性格，看来说得很诚实，并无虚假。她列举的最后一个事实是：她经营那个老鼠窝二十好几年了，但还没能攒足可以使她在一旦病倒的时候宽心的两块钱。

正说到这里，四个戴面具的女人尖声大噪地说着走了进来。何以见得她们是女性，倒不是因为她们戴着纸板或破布做的面具，穿着狂欢节的衣服，而是因为她们用颜料把双手涂得花里胡哨，脸颊上抹了洋红，嘴唇也涂得血红，还有其他种种

令人作呕的装饰打扮：假痣，描黑的眉毛，连眼睑也经过加工，以便递送秋波时更富有诗意。从她们的手上和衣服上飘散出一股股廉价香水的气味，足以证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何许人也。从这一点以及她们的谈吐上，我们顿时就明白了，我们来到了最下贱最肮脏的人的居处。猛一看，也许会以为她们的穿戴和油彩是为参加狂欢节而别出心裁的化妆。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如此；但旋即我就断定，她们身上涂抹的颜料，都是“日常”的模样，或者说她们永远在过狂欢节。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鬼名堂，四个女人和“傻大婶”一会儿声嘶力竭地喊叫，一会儿挤眉弄眼地私语；时而脸红脖子粗，时而又笑容可掬。我们一点也没听明白。她们谈的是关于一包别针和一个男人的事。别针怎么啦？那个男人又是谁呢？

黑话听烦了，我们离开那里到了一条通向院子的回廊上。在那里，我们看见一只装土的箱子，里面长着些野草，种有芸香、石竹和另外一些几乎枯萎了的植物。回廊的栏杆扶手上，晾着羊皮、绒布。我们在那里踱来踱去，真担心支离破碎的楼面经不住我们的重量塌下去。这时，一道朝着回廊的狭窄的窗户打开了，里面现出了一个人影。乍一看，我以为是个女人。然而，却是个男子汉。他的声音，比他的脸庞更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他没留意我们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他，张口呼唤起“傻太太”来。起初，后者压根儿没理他，使我和我的同伴得以从容地打量这个人。

他是个中年人，也许是个早衰的年轻人。干瘪瘪的脸蔫蔫地耷拉着，鹰钩鼻，黑眼睛，肤色微黑，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这是我在摩尔人国度以外看见过的最典型的闪米特人：颌下无须的阿拉伯混血儿。他身上穿的是件黑色衣裳，起初我以

为那是祭袍，但随即就认出那是件教士服。

“怎么，难道他是神父吗？”我问我的朋友。

肯定的答复，使我更加仔细地观察起他来。真的，造访这座我将称之为“巾帼英雄之家”的客栈，对进行一次人种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那里聚居着五花八门的人种：吉卜赛人，卖蜂蜜的人，身材高大的女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某支不知名的猿人的后裔。此外，还得加上那个身穿黑长袍的阿拉伯人，这些人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混杂的人种了。更有甚者，那个阿拉伯人……居然还主持基督教的弥撒。

我的同伴简要地向我介绍，那位闪米特教士住在客栈的一间临街的风子里，那间房虽然谈不上好，但比其余的客房强多了。从大门口有单独的楼梯直通上面，除了我们看见他探出身子来的那扇寒酸的小窗户和一道不能使用的门——因为门已经被钉死了——之外，那间房子和“傻太太”的王国没有其它通路。由此推论，神父不是五大三粗的巾帼英雄的房客中的一员。终于，“傻大婶”听见她的邻居在叫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于是，我们听见了一场对话，我的出色的记忆力使我可以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傻太太’，您知道我出了什么事了？”

“哎呀，让我们都来忏悔吧！您还有什么灾难要讲给我听呢？”

“我被偷了。真的，我被偷了。今天早上我就起了疑心，因为我觉得西奥娜在翻我的箱子。她出去买东西，十点了，我见她还不回来，更怀疑了，我是说，我的怀疑几乎，几乎证实了。现在，都十一点了，我估摸着是十一点了，因为她把我的表也拿走了。刚才，我明白被盗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检查了一下

箱子，内衣，全都，全都不见了，外衣也不见了，只剩下那几件教士衣裳。钱呢，是放在衣柜的抽屉里的，装在这个皮包里，您瞧，她连一个硬币都没有给我留下。更糟糕的是……这是最惨的，‘傻太太’……最糟糕的是，食品柜里的那一丁点儿东西没影了，厨房里的煤炭和劈柴也没影了。亲爱的太太，我想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填填肚子，但什么吃的都没有，连一块硬面包都没有，连盘子、碗儿都没有了。她留下的，只有火钳，风箱，一把漏勺，一把长把勺和两三只破砂锅。这简直是大搬家呀，‘傻太太’，我现在还空着肚子，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不知道打哪里去找点……拿点什么来……您瞧，对我来说，随便吃点什么，让我能站起来就行了。别的倒也罢了，这您很清楚。”

“给您喂奶真倒霉，纳萨林神父，您‘呱呱落地了’的那个时辰真该死。换个更倒霉的人，换个头脑更简单、更会说话的人，我就不相信他像私生子一样活在世界上……”

“可是，亲爱的，您想干什么？……我……”

“我。我！……该怪您自个儿，您在自己偷自己，自作自受。骗人的小把戏，甜言蜜语，什么玩意儿！”

下面的一连串污言秽语，出于对读者的尊重，只好把它删掉。她上半身探进屋里，连指带戳、连训带骂地把怒火倾泻到窗户里，而那位阿拉伯神父，却在里面优哉游哉地踱方步，仿佛在听恭维话和奉承话。脸上倒确有一丝愁容，但看来他的不幸以及他的芳邻用来安慰他的劈头盖脸的咒骂对他都没太大的影响。

“要不是我不好意思揍男人，尤其是揍一个神父，现在我就会进来，揭起您的黑裙子，在屁股上给您一巴掌……您真是嫩到家了，比还在吃奶的孩子都还不懂事！……现在倒好，想

让我给您填饱肚皮！……然后又随便编点别的瞎话……如果您是只小鸟，那就到田野里找食去，要不就站在树枝上啾啾的叫吧，等着苍蝇飞进您的嘴里……如果您疯了，这是随便说说，那就让人把您送进疯人院去吧。”

“傻太太，”神父以惊人的泰然自若的口吻边说边走近窗户，“这个不幸的肚子只需要很少一点东西就能填饱，要是没别的东西，有一小块面包我就满足了。我向您要块面包，因为我把您当作邻居。可是，如果您不想给我的话，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总有人会给我的，慈善的人比您想像的要多。”

“滚到‘丰饶杯’客店去吧，要不就到大主教使者的厨房去吧，那里在给最神圣的懒虫，比如说，不要脸的神父做菜哪！……再说，纳萨林神父，您能肯定是西奥娜偷了您的东西吗？您既是信任的化身，又是愚蠢的化身，到您家去的有最聪明的智者，也有最愚蠢的傻瓜；还有贱母狗的女儿，她们有的去向您忏悔她们的罪过，这是个假设；有的是让您把她们典当出去或者赎回，伸手向您要求施舍，让您神魂颠倒。您对进去看您的人不注意观察，对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笑脸相迎，为他们祝福。后来呢？这个家伙骗您，那个女人笑您，所有的人都在算计您的东西，连尿布都不放过。”

“是西奥娜干的。除了西奥娜之外，再没有别人干这种事了。让她跟上帝一块儿去吧，上帝该怎么保佑她就怎么保佑她，我是不去追究她的。”

所见所闻，使我惊讶万分。我的朋友虽然阅世较深，这一幕也使他又惊又疑。我向他打听这个奇怪透顶、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纳萨林的情况——我对这个穆斯林的印象越来越深了。他告诉我说：

“这是个阿拉伯曼恰人，土生土长在米格尔圈拉，叫做堂纳萨里奥·萨哈林或者萨亚林。除了名字和祖国之外，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去盘问盘问他，了解他的过去和他的性情，我想这一切都准是非同寻常的，跟他的外表一样非同寻常。他亲口说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在这一带的居民中，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圣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傻瓜。到底是圣人还是傻瓜，我相信跟他交往交往就会水落石出了。”

第三章

最难听的还在后头哩。埃斯特法妮娅的四个奇丑无比的女朋友听见有人在指控西奥娜，而四人之中正好有一个是西奥娜的嫡亲侄女，她们怀着为被指控者辩护的好意，如狮如豹般地扑到了窗户跟前。然而，她们的辩护实在不堪入耳，粗俗下流，使我们不得不上前去劝解，想堵住那几张齜齜的嘴巴。骂人的话，没有一句不倾泻在这个阿拉伯曼恰神父的头上，难听的字，没有一个不像子弹似地直射到他身上……

“请看这个呆瓜哟，这个一毛不拔、肮脏不堪的家伙，这个有上顿没下顿的叫化子，魔鬼的油壶！他还在那里指控西奥娜哩，西奥娜太太是所有基督教徒中最有良心的人哪！没错儿，先生；她比那些骗吃骗喝的神父更有良心，这些神父光知道用编出来的谎话欺骗老实人！……他是什么玩意儿？他那件苍蝇翅膀似的黑祭袍又能代表什么？他光知道白吃白喝，不会挣吃挣穿。干吗这个大傻瓜不像马德里那些穿得体体面

面的有头有脸的神父一样去主持洗礼和葬礼呢？……所有的神父都做很多弥撒，他却什么也捞不上，他这个穷光蛋，三文钱一杯的巧克力，肝加一点牛皮菜，那牛皮菜连山羊都不想吃……却说人家偷了他的东西！……谁会偷他的骨头架子、头发疙瘩、喉结、胳膊肘呢，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偷的……他衣服没一件，床单没一条，除了顶在头上的那根朝圣用的棕枝，再没别的‘首饰’了。棕枝是用来吓唬魔鬼的！……这些就是他可能被偷了的，再就是福音书，洗礼用的圣油，给临终病人涂的圣油，和‘为我们祷告吧’给人拿走了……偷他？偷什么？两张圣母像，一个底座满是蟑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哈哈……跟‘上帝和你们同在’一起滚蛋吧，这被小偷偷走了！……让神圣无比的复活使者，或者让圣羊的圣体，带着上帝的丰碑到你家去吧！还有那个为一万一千个圣女造的圣墓！去吧，让他们给你血肠吃！……去吧，让他们治治你的‘老二’！……去吧，让……！”

“滚开！”我的朋友一边对她们说，一边连推带搡地把她们推开。看见一个受人尊敬——至少看起来受人尊敬——的人被下作不堪的女人侮辱，令人忍无可忍。

赶走她们可真费了事。她们到了楼梯下面还在骂骂咧咧，又在院子里同吉卜赛人甚至还同驴子说了阵粗话。场地打扫干净后，我们就一心一意地考虑同纳萨林攀谈了。我们征得他同意，沿着从大门通向他的房间的那道狭窄的梯子拾级而上，进了他的住处。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那个家的贫穷和寒碜都不过分。在小小的客厅里，除了一张很旧的草垫沙发，两只箱子，放着一本《每日祈祷书》和另两本书的桌子和一个柜子之外，我们再没有看见别的东西；贴着客厅还有一个斗

室，我们姑且称之为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床前有铺着草垫的踏板，床上只有一个软瘪的小枕头，连床单和褥子的影子都没有。墙上有三张宗教画，小台子上有个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两双穿得很旧的靴子排成一条线摆着，另外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大概这就是全部家当。

纳萨林神父客气而冷淡地接待了我们，既没摆出冷冰冰的面孔，也没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似乎我们的造访对他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要不就是他认为对我们只需要表现出有良好教养的起码礼貌就够了。我的朋友和我占据了那张沙发，他面朝着我们在一张小凳上坐了下来。我们好奇而直率地打量着他，他则像见过我们一千次似地瞧着我们。自然，我们提起了盗窃，那是我们可以入手的唯一话题。我们对他说，应当立即向警察报告。他却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不，先生们；我从来不告发……”

“怎么啦！……难道您三番五次被偷，已经习以为常了吗？”

“是的，先生们；许多次了，总是……”

“您说得这么轻松？”

“你们没瞧见我什么都不上锁吗？我不知钥匙为何物。再说，我所有的这一丁点东西，我是说，我过去所有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不值得一锁。”

“可是，神父先生，财产总归是财产。按照堂埃莫赫内斯的估计，对别人来说那点东西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对您来说就不算少了。您瞧，今天您连简单的早点都吃不上，连衬衣也没有了。”

“而且连洗手的肥皂都没有了……稍安毋躁。衬衣，早点

和肥皂，会从某个地方来的。另外，亲爱的先生们，我有我的理想，我深深信仰我的理想，有如信仰我主基督。财产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空洞的字眼儿，是利己主义的产物。什么东西也不是哪个人的。一切属于最需要它的人。”

“如果这种思想成了风气，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我们如何知道谁是最需要的人呢？也许只能拿起刀来争夺需要的优先权了。”

神父微微一笑，宽厚中带着一丝轻蔑。他用下面这段话来反驳我：

“如果您用当前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当然觉得这是荒唐的；然而，应当站在高处看，亲爱的先生，站得高才看得远。在下面，人们被不胜枚举的虚假现象包围着，什么也看不见。总之，因为我不想说服任何人，所以我不再说了，请你们谅解……”

这时，我们看见“傻大婶”硕大无朋的身躯把整个窗户都挡住了，房间里顿时暗了下来。她从窗户外递进来一只盘子，盘里放着半打沙丁鱼，一大块面包，还有一把白镏叉子。神父双手接过盘子，向我们让了一回，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可怜的人儿！整整一个圣日什么东西都未曾下肚。也许是出于对我们的尊重，再就是同情心战胜了她的粗鲁习惯，反正，“傻大婶”送东西的时候，没说一句脏话。神父吃完之后，我们又开始小心翼翼地盘问他。问中套问，弄清了他的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出身于一个穷苦的牧民家庭以及他的学历等等情况。我又壮起胆子试探他那敏感的内心世界。

“纳萨林神父，如果您不觉得我冒昧不恭，我斗胆想向您提两三个小问题。”

“您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答与不答，悉听尊便。如果我问了不该问的，您就请我出去好了，我们就算谈完了。”

“您请讲吧。”

“我是在同一位天主教神父谈话吗？……”

“是的，先生。”

“您是正统派，纯粹的正统派吗？在您的思想或者在您的习惯中，有没有某种使您离经叛道的万古不变的教义呢？”

“没有，先生。”他平静地回答说。这表明他说的是由衷之言。这个问题也没使他感到意外。“我从来没有背离过宗教的教诲。我完完全全信奉基督的教义，我的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责难的。”

“您曾经被您的上司，就是那些负责解释教义和执行神圣教规的上级指责过吗？”

“一次也没有。而且我从没怀疑过我有需要纠正和告诫的地方……”

“另一个问题：您传教吗？”

“不，先生。我极少上讲道台。我小声地、随便地同那些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谈，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

“您的教友们没在您身上发现什么异端邪说的影子吗？”

“没有，先生。我很少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很少同我谈。同我谈话的人对我都很了解，知道在我的思想里没有什么异端邪说。”

“您有传道许可证书吗？”

“有，先生，而且，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收回这张证书。”

“您主持弥撒吗？”

“只要有人请我去。我不习惯到那些一个熟人也没有的教区去主持弥撒。有时我也主持弥撒，在圣卡耶塔诺，有时候也到圣枝祈祷室去主持。但不是每天都有，远非如此。”

“您只靠这个为生吗？”

“是的，先生。”

“您的生活，请别介意，我看非常清苦。”

“相当清苦；但我知足，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我绝对没有享福的奢望。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日子，我就吃；没有什么可吃的日子，我就不吃。”

他说得那么平静，那么天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味道，我的朋友和我都感动了……我们还真感动了哩！不过，没听到的还多着呢。

第四章

我们问个没完没了，他也每问必答，对我们的纠缠不休没表示出一点厌烦，也没流露出一一个被盘问或照现在的说法是被“采访”的人必然要流露出来的怀疑神情。送过沙丁鱼后，埃斯特法妮娅又给他送来一块排骨，像是牛排。排骨不大新鲜了。虽然“巾帼英雄”一再相劝——她故态复萌，又粗言秽语地朝他呵斥开了——，他却不想接受。“巾帼英雄”的呵斥也好，我们彬彬有礼地劝他多吃一点也好，都没有使他让步。母夜叉给他的葡萄酒，他也拒绝了。就着凉水吃下去四分之一块面包，就算吃完午饭了。然后，他感谢上帝使他获得了那

一天的食物。

“明天呢？”我们问他。

“明天我也不会缺的，如果没有，我就等另一天，从来不会连着两天倒大霉的。”

记者再三请他去喝咖啡。然而，他一边向我们承认他喜欢喝，一边却表示不愿接受。于是，我们只好一再用最热情的话坚持邀请他，让他下决心。我们向近在咫尺的咖啡铺要了咖啡，那个在大门口卖酒的独眼女人送来了咖啡。我们在那巴掌大的桌子上喝着咖啡，天南海北地聊着。从他发表的一些见解，我们推断出他是个聪明人。

“请原谅。”我对他说，“我想提个刚想起来的问题。很显然，您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可您家里没有书籍，我很奇怪。如果不是您不喜欢书，那么，准是过去曾经有过，而在您一生中的某个窘迫时期又把书抛弃了。”

“我有过书，没错，先生。我都送了人，只剩下你们在这儿看见的这三本书。说老实话，除了祈祷书之外，不管是什么书，我一本都不感兴趣，因为灵魂和智慧从书本中得到教益不多。至于信仰，我一直是铭记在心的，不管是教义评述还是教义解释，对我都毫无补益。其它的书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可以通过对人的认识，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来补充生来就有的知识，没必要求助于书本，书本也不会有更好的教益和新的思想，它们只会把原有的思想搞乱。我不读书，也不看报。一切我所懂的，我千真万确地知道我懂，我的信念是牢不可破的，感情出自于良心，理性是花，行为是果。你们大概觉得我在卖弄才学吧？那我就不多嘴了。只想再补充一点：对我来说，书本不过是街上的石子，路上的灰尘。每当我经过书店，

看见堆积如山的印刷品——叠得整整齐齐，装订得好好的，街上每天报纸如雪片的时候，我就对那些绞尽脑汁写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的可怜人产生一种怜悯，而且对上当受骗每日强迫自己去读这些东西的芸芸众生尤为怜悯。连篇累牍地写作，出版，被印刷品这个怪物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总有一天会觉得非把过去一笔勾销不可。必须废除的东西之一就是文学作品带来的庸俗的虚荣，有朝一日，图书馆里保存的东西将堆积如山，弄得无法保管和维护。人类创作不胜枚举的诗词，卷帙浩繁的胡编乱造的小说，成千累万的随着时光流逝而终将消失的故事，总有一天，会发生上述情况的。对这杂乱无章的漫长的历史来说，人类的记忆不过是小小的草垛。亲爱的先生们，这样的时代行将来临：现实将包容整个人生，对过去的事人们只记得启示里的永恒真理。其余的一切，都将成为渣滓，成为在智慧和楼房中占据过多空间的垃圾。在这个时代里，”他又以一种使我毫不犹豫地称之为预言家的口吻补充说，“恺撒，或行使统治权的任何其他人，将颁布一项法令说：‘所有公私图书馆里的东西都是废物，除其本身的物质价值之外，毫无用处。根据化学专家的见解，被时间腐烂的纸张是最佳的肥料，于是命令把所有古代的和现代的书籍都堆放在各个村镇口的大片空地上，让附近的农民阶级根据他们应该耕种的土地按份额来领取这些珍贵的肥料。’你们别怀疑，会这样的，纸张将变成巨大的矿藏，就像秘鲁的钦查岛上的鸟粪一样，这种矿藏将被开采出来，掺上其它加速发酵的东西，通过铁路和轮船，从我们欧洲运到从来没有文学、印刷品和类似玩意儿的新国家去。”

对这种妙论，我们报以哈哈大笑。从我的朋友在听神父

说话时满腹狐疑的眼色可以推断出，他准会对神父的精神状态持十分不利的看法。我则更倾向于认为，神父是个独树一帜的幽默大师。我们东拉西扯地聊着，看来这次谈话永远也结束不了。我一会儿觉得神父像个佛教徒，一会儿又觉得他在效仿希腊先哲。

“这一切都说得不错。”我对神父说，“然而，神父，您满可以过得比现在好些。这个家不成其为家，这些家具也不成其为家具，看来您除了穿在身上的再也没有别的衣裳了。干吗您不在您的宗教身份的范围内谋求一种稍稍宽裕一点的生活呢？我这位朋友在上下两院和各部都广有门路，利用我的友好关系，也不难为您搞到一个有薪俸的职务。”

神父不无嘲讽地笑了。他对我们说，他不需要任何受俸的职务，而且他生性桀骜不羁，受不了讲究礼仪的生活的约束。我们又向他建议，为他在马德里的某个教区里搞一个副主教或乡村本堂神父的职位。对此，他回答说，出于对上司的无条件的服从和尊重，如果给他这种位子的话，他或许是会接受的。

“不过，你们放心好了，他们是不会给我的，”他毫无痛苦地肯定说。“有职位也好，没职位也好，你们将见到我永远是一副样子，因为贫穷是我的本色。如果你们允许，我可以告诉你们，不占有，是我的最大愿望。跟其他人做梦发财，在梦里是幸福的一样，我的幸福就是梦见受穷，就是想着贫穷来作乐，当我倒霉的时候，想象着更倒霉。欲壑难填，因为越多越想多，倒过来说，越少越想少。我想，你们对我捉摸不透，或者抱着善意的怜悯来看待我。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不想费劲去说服你们；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我就感谢你们的同情，并且

为我的一无所有激发了你们这种基督徒的感情而庆幸。”

“那您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社会现状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我们有些卖弄地问他，决心加速采访。

“对此我一窍不通，”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我只知道，随着你们所谓的文化的发展，随着所谓进步的传播，随着机器的增加，财富日益积累，穷人的数目就更多，贫穷也就更厉害，更悲惨，更痛苦。我想避免的是：穷人，就是说，我的人，被可诅咒的厌世情绪紧紧抓住。请你们相信，在失去了的一切当中，再没有比失去忍耐更可悲的了。没有忍耐，世界也就完了。但愿再发现一个新的伟大美德的源泉——忍耐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第一个而且是最壮丽的美德——那你们就会看见，转眼间一切都井然有序了。”

“这么说，您是一位忍耐的使徒。”

“我不是使徒，亲爱的先生，我也没这种奢望。”

“您以身作则。”

“我凭我的良心办事，如果我的行动形成某种榜样而且有人愿意效法，那就更好了。”

“您在社会关系方面的信条，照我看来，就是逆来顺受。”

“那是您说的。”

“因为您让人家偷盗，而且不声张。”

“对，先生；我让人家偷盗，而且不声张。”

“因为您不企望改善您的处境，也不要求您的上司给您在宗教范围内找一条赖以谋生的途径。”

“是这样；我不企望，我不要求。”

“您有吃的时候吃，没吃的时候不吃。”

“正是这样……”

“如果把您赶出家门呢？”

“我走。”

“要是没地方住呢？”

“我就在田野里睡。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没人给您吃的呢？”

“田野，田野……”

“据我所见，女人们侮辱您，您闭口不言，忍受。”

“是的，先生；我闭口不言，我忍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气。对我来说，敌人是不存在的。”

“如果别人用行动来折磨你，如果打您的耳光呢？……”

“我耐心忍受。”

“如果指控您犯了莫须有的罪行呢？……”

“我不辩护。我在良心里宣告无罪，指控无损于我。”

“可是，您不知道法律和法庭会保护您不受坏人侵犯吗？”

“我不相信有这等事；我不相信它们会扶弱抑强；不过，即使您所说的这一切都存在，我的法庭还是上帝的法庭，在这个法庭里，要打赢我的官司，不需要盖印章的纸，不需要律师，也不需要引荐书。”

“在这种极端的逆来顺受里，我看到了一种英雄气概。”

“我不明白……我认为这并非长处。”

“因为您向欺凌、饥饿、贫困、迫害、中伤以及包围着我们的形形色色的灾难挑战，不管是来自大自然的，还是来自社会上的。”

“我不是挑战，而是忍受。”

“您不考虑明天吗？”

“从来不。”

“想到明天可能没床睡觉，也没一块面包可以充饥的时候，您不觉得伤心吗？”

“不，先生；我不为这个伤心。”

“您依靠像这位‘傻大婶’一样的看起来像个魔鬼，实际上不是魔鬼的善心人吗？”

“不，先生；她不是魔鬼。”

“您不认为神父的尊严和低三下四地接受施舍是格格不入的吗？”

“不，先生；施舍不会使接受它的人堕落，也不会损伤他的尊严。”

“这么说，有人救济您的时候，您的自尊心并不感到有损吗？”

“不，先生。”

“可以猜想得到，您接受的某些东西又转到了更需要或您认为更需要的人手中去了。”

“有时候。”

“您自己也需要的时候，就独享这些施舍吗？”

“您有什么怀疑呢？”

“受人钱财时不脸红吗？”

“不。干吗非得脸红呢？”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同情您的处境，把我们口袋中的钱放一点……在您的手中？……”

“我将接受。”

他说得那么天真，那么泰然，简直不容我们有所置疑，纵然是玩世不恭或故作谦卑——一种足以自豪的假面具——也无法促使他那样思考，那样表白。是应该结束采访的时候了。

也许我们不适时宜地问了些不该问的问题。我们诚心诚意地庆贺这次愉快的巧遇，感谢堂纳萨里奥发表的见解，同他道别。他一再感谢我们的造访和我们的热情洋溢的谈话，他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我的朋友和我在离开之前各在桌子上放了几枚银币，至于究竟放了多少钱，我们连瞧都没瞧，因为我们无法得知那位安贫乐道的野心家到底需要多少。我们拿出的这点小钱，大概一共也就是两块多吧。

第五章

“这个人是个无耻之徒，”记者对我说，“是个很有才干的犬儒主义者，他为游手好闲找到了哲学依据；他是个巧于寄生而想象力又极为丰富的无赖。”

“朋友，我们别急于下这种可怕的结论。事实将会澄清一切。如果您不见怪，我们可以再到这里来，慢慢观察他的行动。我呢，还不敢对刚刚见到的这个家伙作出判断。我第一眼看见他把他当作阿拉伯人，然而却如您所说，按照他的出身他应该是个摩尔曼加人。”

“如果他不是犬儒主义者，那我肯定他的脑袋有毛病。无端地逆来顺受，超出了基督思想的界限，尤其是处在这个种瓜得瓜的时代。”

“他也是在种豆得豆啊。”

“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这个人毫无特点，没有个性。”

“我吗，我还要等有了更多材料和更透彻地了解他之后再对他下结论。我怀疑，或者说我猜想，这位洪福齐天的纳萨林

可能有很强的个性。”

“这要看如何理解‘个性’了。一个懒虫，一个寄生虫，在某些才能的运用方面也许可以达到天才的地步；放弃其他本领，也可以锻炼和培养另一种本领……怎么说呢……一种我们想像不到的奇妙的精明。这个人是个狂热分子，一个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完全可以说他没有别的缺点，因为他的全部才能都用于培养和发展那种寄生的本事了。您说这件事有多新鲜？这我不怀疑；但还不能使我确信他纯粹是由精神目的支配的。按照您的说法，他是个假装虔诚的信徒，一个穷乡僻壤的神父，一个乐于吃青草喝清水的人，一个佛教徒，一个醉心‘销魂’的人，醉心一无所求的人，醉心‘涅槃’的人或醉心什么的什么人。如果他果然是，那我不放弃我的意见。从保护社会的观点来说，根据正常的政治经济规律，应当把这类家伙视作人类的腐化分子，把他们关进慈善监狱。试问：这个人，以其极端利他主义对他的同类做了什么好事没有？没有。宗教机关帮助慈善机构进行功德无量的善举这我明白。同情心——一个人的美德，是慈善这种公德的最好的帮手。那些中世纪式的善人，对建设国家有什么贡献没有？没有。他们经营的，是一己的私利。就拿极为神圣的施舍来说吧，尽管施舍有方，分配有法，还是有人靠它发了不义之财。社会规律，说是基督教的规律也可以，是让所有的人都劳动，各尽所能。就连监狱里的苦役犯，老人和儿童都得劳动。这位穆斯林曼恰神父倒好，不劳动就解决了生活问题，连不费吹灰之力的弥撒也不去主持。什么也不干，坐享现成地复兴了黄金时代，地地道道的黄金时代。我担心他传道授徒，因为他的学说是潜移默化的，必然对当今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懒虫有不可言喻的诱惑力。总之，对

这么一个主张把神圣的书籍，把圣洁的报纸，把书面传播文化的全部产品，把这把万能钥匙，神奇的源泉……把一切古老的和现代的知识，把希腊的诗歌和印度的《吠陀》^①，把成千累万的故事变成一堆堆肥料的人，还能期待什么呢？荷马^②、莎士比亚、但丁、希罗多德^③、西塞罗^④、塞万提斯、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的著作都将变成集思会智的海鸟粪，去培养大白菜和黄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预言大学将变成牛圈，科学院、科学协会和艺术学校将变成饮料加工厂或者挤奶站！”

但是我的朋友没有以他那令人捧腹的议论说服我，我也没有说服他。至少，对纳萨林的评价应当留待以后来作。为了寻找新的消息来源，我们进了厨房。“傻大婶”正站在一排砂锅和煎锅前面忙碌着，一会儿在这口锅里煎炸，一会儿在那儿拨火。她汗流浹背，白发上满是油烟垢，两只手不知疲倦地干着，右手搬这搬那，左手不停地擦着流出来的鼻涕。看来她是个嗅觉非同一般的女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想对她说什么，抢在我们提问之前说道：

“他是个圣人，请你们相信我，先生们；他是个圣人。不过，因为我不喜欢圣人……唉，我见不到圣人！……如果纳萨林不是神父，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对不起……圣人有什么用呢？对上帝一点用处都没有。过去，圣人好像能创造奇迹，用奇迹把人们喂饱，把石头变成鱼，要不就让尸体复活，把附体

① 《吠陀》是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

② 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盲诗人。

③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0？），希腊历史学家。

④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思想家和演说家。

的魔鬼抓出来。现在呢，在充满智慧的现代，——有了电传的话，铁修的路，还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在世界上跑来跑去。——现在，圣人除了逗街上的小孩子玩以外，还能有什么用呢？……你们见到的这个可怜虫有着鸽子般的心肠，良心跟雪一样洁白，嘴像天使般干净，从来没听他说过粗话，他全身心就跟出生的时候一样，这就是说，他死后将被棕榈裹着埋葬……你们相信这一点吧……不管怎么挑剔，除了把所有的一切给予他人这个罪过之外，你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或比这更小的罪过了……我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他，高兴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生气？他从来没有发过火。比方说，如果你们打他一棍子，他会向你道谢……他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说他是犹太狗崽子，他会笑，就像在夸奖他一样……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圣卡耶塔诺^①派的神父对他连正眼都不瞧，因为他是这么个德性，不求不告，除非弥撒多得主持不过来才给他……因此，他靠当神父挣的东西，我闭着眼睛都数得出来。我，天生就有这份儿本事，我对他说：‘纳萨林神父，您去另找份儿差事吧，哪怕是在葬礼中抬死尸呢……’他呢，还笑哩……我也对他说过，当学校的教师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有耐心，能忍饥挨饿……他呢，又是笑……因为，这倒是……像他口才这么好的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你给他一块软面包或者一块牛排，他都是同样有滋有味地吃下去。你就是给他喂猪的羊杂碎，他也照吃不误，甚至连卷心菜的老根，也不会使他倒胃口的。唉，如果他不是圣人而是凡人，那个该侍候他的女人就得感谢上帝了！……”

① 圣卡耶塔诺(1480—1547)，意大利神父。

“傻大婶”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我们只好打断她的话，看样子她连说六个钟头也不会住口的。下楼之后，我们去同那个吉卜赛老人聊天。他一边猜测我们想问他什么，一边忙不迭地用老行家的意见启发我们。

“先生们，”他摘下帽子对我们说，“上帝保佑你们。如果不见怪，想必你们把钱给了这位幸运的纳萨林了？你们还不如把钱给我们哩，省得我们费劲爬上楼去朝他要，也省得他把钱给了不三不四的人……这种人多着哩，你们明白我的话吗？他们在他没把施舍送给该得到的人之前就抢走了，甚至连圣洁的空气都没给他留下……他是好人，这倒不假，他听了我的话越变越好了。我把他看成天使一般戴王冠的王子，受难节上最圣洁的鸡冠花啊，保佑我吧！……我情愿向他而不愿向教皇陛下忏悔……因为我们一清二楚地看见，天使的圣水是如何滴到他身上的，圣母那普度众生的闪亮的星宿是如何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的……那么，先生们，把你们的奴仆打发走吧……”

我们不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了，暂时也没有必要。走过门厅的时候，一群青面獠牙的面具人正在抢掠那个烧酒摊子，我们不得不从人群中夺路而过。我们踏着稀泥、人身上掉下来的破布条、橘子皮和面具碎块儿走过去，一步一步地走回了上流社会的马德里，走回了我们的马德里。我们觉得它是个很高雅的城镇，尽管它的现代狂欢节粗俗愚蠢，街上到处都有乞丐在令人气恼地胡闹。不用说，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议论那位绝无仅有的、我们还不大清楚的人物，这似乎表明他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光阴荏苒，因为忙于其它事物，记者和我都逐渐把这个阿拉伯神父撂下了，虽然在谈话中时而

还提到他。但从我的朋友谈到神父时的冷言冷语中，我看出，神父没有在他心里留下多少痕迹，或者已经完全被他淡忘了。我却恰恰相反，有些日子里，除纳萨林外什么都不想，我在心里把他拆开，又重新一点点把他拼凑起来，就像孩子把机械玩具拆了又装起来取乐一样。最后到底是我的想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纳萨林呢，还是我终于了解了真正的、现实的纳萨林了呢？我还不能肯定。下面所要叙述的是真实的故事也好，是写书人应急的杜撰也好，还有读者的轻信，难道都是对现实的幻想吗？此外，我还听到一些其他议论，比如：“下面这篇故事是哪个魔鬼写的？是您，是记者，还是‘傻大婶’，或者是那个吉卜赛老人？……”我无法回答，因为如果我试图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谁写的，我也会感到茫然。我不对写作过程负责，但可以对事实的准确性负责。故事作者已藏匿起来了，但带着浓郁生活色彩的史实却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清晰，准确，朴实无华。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三月的夜晚，宁静而凉爽，明月高悬。善良的纳萨林在陋室里深深地陶醉于美妙的遐想之中，他时而倒背着手在房中踱步，时而坐在粗糙的小板凳上憩息，透过污迹斑斑的玻璃观赏天空、月亮和白云，月亮一会儿躲进云层，一会儿又钻出来。已经是夜间十二点了；但他是个看见普天下全部钟表失落而无动于衷的人，既不知道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也对此漠不关心。邻近楼里钟声稀少的时候，他还习惯于去听钟声打几点；钟声多了，他的头脑就既无那份安宁也无那份闲情去计算漫长的数字了。对他来说，夜里只是以瞌睡计时，——他真正感到有睡意也只是很少几次，那天晚上他的身体还没向他传递信息，要他躺到那张通常只在上面休息片刻的床上去。

突然，就在我们这位先生最忘情地沉浸在华光四溢的明月之中的时候，窗户变暗了，一条人影从毗连窗户的回廊里把窗户几乎全部遮住了。再见了，光明；再见了，月亮；再见了，纳萨林神父的甜蜜遐想。

他走近窗户，听见外面在轻轻地敲，好像是在命令又好像

是在请求他打开窗户。“谁呢？……这么晚了！……”又响起了一阵指关节敲窗的声音，就跟敲鼓一样。“从身影看，”纳萨林心里说，“好像是个女人。唉呀！我且打开窗户，看看这位女士是谁，有何贵干？”

窗户打开了。神父听见一个压低了的嗓音，仿佛有个戴面具的女人正在急切地对他呼唤：

“放我进来吧，亲爱的神父，把我藏起来……他们正在追我，只有这儿，对我最安全。”

“可是，太太！……不管怎么说，你是谁，您是谁呢，您怎么啦……？”

“我进来就会告诉您……我一蹦就进来了，您别生气。您，是个大好人，您肯帮我藏起来……直到……让我进来，对，先生；闪开，让我进来。”

话音未落，那个女人敏捷地一跳，进了屋，随即又关上了窗户。

“可是，太太……您明白……”

“纳萨林神父，您别不自在……您是好人，我是坏蛋，正因为我坏，我才对自己说……‘在这要命的时候，除了菩萨心肠的纳萨林之外，再没人会庇护我了。’您还没认出我来吗，您是在故意装傻吧？……他娘的！……我是安达拉呀……您不认识我安达拉吗？……”

“哦，哦……原来是我被盗那天到这儿来过的四位……太太中的一位，那一次您们把我骂得可狠哪。”

“我就是那个把您骂得最凶和对您说得最脏的，因为……西奥娜是我的姑妈……不过现在我要对您说，西奥娜是个比坎德拉斯更贪的小偷，您呢，您是个圣人……我真心实意想对

您这么说，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他娘的！”

“这么说，安达拉……可是我想知道……”

“没事，亲爱的神父，我向您发誓！……我杀了一个人。”

“天哪！”

“人气懵了，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不定一倒霉就这样……我杀死了……也许没有杀死……我狠狠地给了她一下……我也受伤了；是的，神父……可怜可怜我吧……她在我的胳膊上咬了一口，把肉都咬开了……圣母啊！她拿起厨房里的切菜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下，血都流出来了。”

说到这里，她跟麻袋似的摔倒在地，看来昏过去了。神父摸了摸，唤着她的名字：“安达拉，安达拉太太，醒醒吧，如果您醒不来，伤重而死，那您就在心里忏悔吧，憎恶您的罪过，好让上帝欢迎您到他的神圣的怀抱里去。”

这一切几乎是在一片漆黑中进行的，因为月亮早已躲起来了，仿佛想为那不幸的女人逃脱和隐匿助一臂之力。纳萨林试图把她扶起来，这本非难事，因为安达拉骨瘦如柴；然而，刚站起来又从他手中跌倒了。

“要是有点灯就好了，”神父慌忙说，“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您难道没灯吗？”受伤的丑女人终于从昏厥中醒过来了，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

“蜡烛我倒有；可是，用什么来点呢？圣母啊，这里连火柴都没有。”

“我有……在我口袋里找吧，我的右膀子不能动了。”

纳萨林在不幸的女人的身上从下往上摸，好像在摸一只豹子，最后，在假香真臭的衣服里终于有个东西像铃铛似的响

了一下。又翻腾了老半天，才找到了那只沾满污垢的小盒，他正划火柴准备点蜡烛的时候，那女人惊慌地坐了起来，对他说：

“先把窗户板关上。邻居会瞧见我的，他奶奶的！那咱们就糟了……”

窗户板关好后，点上蜡烛，纳萨林才看清了那个不幸的女人的模样。右胳膊被抓咬得跟肉案上的肉一样，肩胛骨上有一条刀伤，血正从里面往外直冒，衬衣和连衣裙的上半截都染红了。神父先把她的披巾除掉，然后连解带撕地把格子布上衣解开。为了让她躺得更舒服点，他把床上唯一的一只枕头搬了过来，然后用最原始的办法开始急救，洗净伤口，用破布拭擦——为此，他只好把附近的几个朋友那天才送给他的一件衬衣撕成布条。

那丑八怪女人呢，这时却不住口地叙说使她受此重创的可悲事件的经过。

“是跟‘小气鬼儿’干的。”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仗是跟‘小气鬼儿’干的，‘小气鬼儿’就是我杀死的那个女人，如果我真的杀死了她的话，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真把她杀死了。操他妈！我抓住她的发髻把她拖倒在地的时候，嗨！用尽全身气力给了她一刀，想把她劈成两半……他娘的！不过现在……我倒希望没闹出人命来……”

“半斤对八两。‘小气鬼儿’……这个太太是谁呢？”

“那天上午跟我一起来这儿的女人中的一个，您明白吗？四个人中最丑的那个，长着两只半死不活的绵羊眼，豁嘴唇，豁耳朵——那是人家扯她的耳坠撕破的，喉咙上满是斑痕。他

娘的！要选丑八怪的话，谁也比不过她了，就是我这德行样儿，跟她站在一起的话，我就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了。操他妈……一切都是因为特里皮塔给她的那张别黑头胸针的纸……事情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特里皮塔是不是正人君子……因为我说他是个臭不要脸的，是个色鬼，就吵开了。她说我是这个，是那个，简直不是对我这样的女人说的话。您瞧，神父，我是个跟那个丑八怪同样凶的母狼，但我不想让别人这么说我，更不想让她这么说我，那个老母狼，瘦得叮咣响，连猫都不理的……”

“住口吧，这张臭嘴，住口，如果你不想让我丢下你这个倒霉样子不管的话。”神父厉声说。“抛掉怨恨吧，可怜虫，想想你在你那些可怕的罪过之外又增加了一条杀人罪吧，你的灵魂没有一点，没有一丁点值得把你从地狱之火里救出来了。”

“这是因为……您瞧，神父……如果我说的是因为我，无名火高三千丈的时候……他娘的！……因为尽管我是个堕落之人，可什么人也有羞耻之心，总希望别人能尊重她……”

“住口吧，我再说一遍……别评这评那了。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吧，让我考虑是应该庇护你呢，还是把你交给法庭。你是怎么从发生在你家，在街上，或在随便哪个地方的这场乱子中逃掉的呢？……你怎么没让人当场抓住呢？你怎么没让人看见就跑到这里来，藏进我家里，又有什么理由让我非救你不可呢？”

“一切我都可以按您的愿望告诉您，不过您得先给我点水，如果没有，就去找，因为我渴得嗓子冒烟了，连地狱也……”

“幸好，水我还有。喝吧，喝完了就说，如果说话不使你虚

弱和昏迷的话。”

“不会的，先生；要是让我说，我会一直说到彻底完蛋那一天的，当我死去的时候，我会一直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您瞧……我用力在她这儿插一刀，又在那儿插一刀，请原谅……要不是把我拉开了，我会把刀整个儿塞进去的……我的指甲把她一半头发揪下来了。这两个手指头，插进了她的一只眼睛里……总的说吧，人们把她从我手里抢过去了，还想抓住我；可是我，象狮子一样抡着胳膊，挣脱了，我扔下刀，夺门而出，到了街上，在他们追上我之前，一气跑到了培尼翁大街。后来，我又踮着脚尖儿倒回去……我听见人声喧嚷……便伏在地上。罗玛和贝琪尼娅在尖声喊叫，赫隆迪娅大婶说：‘是安达拉，是安达拉……’守夜人和其他一些男人说……我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说在这儿，有的说在那儿……又说要找到我，把我送进女牢，送上绞刑架……我都听见了，操他奶奶！我溜了，溜了，贴着墙壁，躲进阴影，一直进了这条‘巾帼英雄街’，谁也没有看见我。这儿所有的人，连一只老鼠也没看见我。我自个儿问自个儿，去找哪个好心人呢？边走边想找个洞钻进去，哪怕钻进阴沟里也行哪。可是，钻不进去，虽然我使劲伸长了身子；钻不进去，主啊！……胳膊又疼，伤口里鲜血直冒！他娘的！我钻进了这座房子的大门角儿，那儿漆黑一片……我朝里面推门，门开了……唉，我喜从天降！运气太好了！……吉卜赛人老是把门开着，您知道吧？……我溜进来，像一阵小风那么轻，我边往里溜边想，要是让吉卜赛人看见，就完了……可是那些该死的家伙没瞅见我。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那条公狗出门去了……我得感谢那条把它勾引出去的母狗！……就这样，先生，我走过院子，我心想：‘现在我能钻到哪儿去呢？’

去求谁把我藏起来呢？’去求‘傻大婶’吗，想都不敢想。求赫苏西塔和‘秃子’吗，更甭提了。要是马屁精们看见我，就更糟了……这时，我心里一动：如果纳萨林神父也不救我，那就谁也不会救我了。于是，我飞快地爬上了回廊。我想起了大斋节那天，由于一时发火对您说过很难听的话，良心上，他娘的！觉得血往上涌，就像从伤口里往外冒一样。不过我又对自己说：‘他是个心地单纯、热心肠的圣人，不会记住那些闲言碎语的，操他奶奶！’于是我跑到了窗户跟前，敲窗户，于是……哎哟，疼死我了……哎哟，哎哟！……亲爱的神父，您这儿有醋吗？”

“没有，孩子；你知道我这里家徒四壁，甚至我的储藏室里也没有任何营养食品和提神饮料。醋吗！你以为这儿是安乐园吗？”

第二章

黎明，可怜的女人伤势恶化了，纳萨里奥（为了表示亲近，我们可以不必一本正经地称他为纳萨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体面地摆脱他那仁慈之心不适时宜地使他陷入的尴尬境地。那个安达拉（为简便起见，人们这么称呼安娜·德·阿拉）处于可怕的衰竭状态，不时昏厥和说胡话。雪上加霜的是，虽然好心的神父明白所有的病势都是因大出血引起的衰竭带来的，但不能马上对症治疗，因为家里没有别的食品，只有一小块儿面包，一块儿干酪和十来个核桃，这些都不适于外伤病人食用。然而，由于没有其它东西，只好勉强吃点面包和核桃，等天亮以后再去寻找更好的食物。神父真想

给她喝点葡萄酒，那是她最喜欢的；但在他那贫寒的家里，从未有过葡萄酒。既然做其它事情已无能为力，他想让可怜的女人躺到那张比地板稍微软和一点的床上去——进来之后，她一直躺在地板上；安达拉徒劳地试了几下，想离开原来的地方，都没成功，因为她的肌肉已经变得跟破布一样软，骨头变得跟铅一样重了。看到她无法移动，善良的纳萨林只好使尽瘦弱的身躯里的力气，俯身去扶那个令人恶心的女人。幸好，安达拉的分量很轻，因为她身上没多少肉（这是处在她那种地位的人的最大不幸），任何稍有力气的男人，抱起她来都只不过等于扛起一个只装了一半的小口袋。

虽然如此，可怜的神父还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而且差点儿就在半路上摔倒了。然而，他终于放下了那只口袋。散了架子的骨头和软弱的身子跌到床上的时候，女人说：

“愿上帝报答您。”

她又说了一通关于特里皮塔，“小气鬼儿”和其他经常打交道的不三不四的人的胡作非为之后，天快亮了。那时，丑女人神志还算清醒，她对恩人说：

“纳萨林先生，如果您没吃的，我想您总不会没有钱吧。”

“除了今天的弥撒费，我一个子儿也没有。那笔钱我还没动用，也没有谁问我要过。”

“那更好……天一亮您就去买半磅肉来，给我弄个砂锅汤。再买小半瓶葡萄酒来……不过，听着，过来。您没有害人之心，做事光明磊落，您就会不自觉地害人。喂，请听我对您说。照我说的去做吧，因为我更有……经验。您别到赫苏萨的哥哥的那个酒店去买葡萄酒，也别到何塞·库佩利多的店里去买，他们都认识您。‘瞧呀，瞧呀，’他们会说：‘纳萨林这个

正派人在买葡萄酒哪，他是滴酒不沾的！’他们就会去散布，别人就会添油加醋，有人就会查问，那么，操他奶奶，他们就会发现我！……他们会怎么说您呢！……您到奥索大街那家酒店去买吧，要不就到阿巴德斯的酒店去买，他们不认识您，再说，那里的人比这儿的人更有良心，就是说，他们不爱多管闲事。”

“你不必教训我。”神父反复说了几遍。“世人的意见对我来说一钱不值。你劝告我也没有用，我不会听你的劝告。你也别那么放心，不幸的安达拉，别以为我这间破屋子是窝藏罪犯用的，也别以为你躲在我身后就平安无事了。我不会告发你；但我也不能——因为我不应该，懂吗？——捉弄追捕你的人，如果他们来追捕你的话；也不能使你免受主的惩罚——毫无疑问，主会比法庭更先惩罚你。我不会把你交给司法机关，只要我在你这里，我会尽力而为的。如果他们没发现你，愿上帝与你同在。”

“那好吧，先生，就这样吧。”丑女人深深叹了口气说：“这不妨碍您到我告诉您的那个地方去买葡萄酒呀，因为那里还不如这里信基督教。如果您的钱不够，到我的外衣口袋里去找吧，那里头可能还有几个硬币。都拿去吧，我现在毫无用处，买葡萄酒的时候顺便给您买盒火柴。”

“给我吗！”神父慌乱地叫道：“你知道我不吸烟！……就是吸烟……留着你的钱吧，可能马上你就用得着。”

“抽烟这个坏习惯，您也许会有有的，他娘的！算了，就算一点坏习惯也没有吧，可这本身就是坏习惯。不过，请别生气……”

“我不生气。我对你说的是，废话和精神空虚，都是你在伤痛上增加的新毛病。集中你的思想吧，不幸的女人；向上帝

和圣母祈求恩典，检查你的良心，反省你干过的许许多多坏事，考虑改正和得到宽恕的可能，只要你带着信心和爱去争取改正和宽恕就行。如果你想的是比躲藏，钱，葡萄酒和火柴更严肃的事情，我会帮助你的……除非火柴是你自己想要……在这种情况下……”

“不，不，先生……我不要……”女人嘟囔说：“是因为……直说吧，您想把钱拿走的话，就拿走吧，不能所有的费用都让您出。”

“我不需要你的钱。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向你要……哎呀！还是去考虑你的灵魂，你的忏悔吧。要记住，你受伤了，我无法给你治病，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让你得坏疽、伤寒或其它什么时疫的。唉，你没更多该受的罪了，也没有比吞蚀你的灵魂更险恶的事了。不幸的安达拉呀，这才是你该考虑的；如果说我们总是难逃死神之手的话，那么此时死神正在对你紧追不舍哪，因为它可能即刻降临，使你措手不及，你明白你会有什么下场的。”

纳萨林说完这番话之后很久，安达拉一言不发。这些劝诫在她心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又过了好大一阵，她又叹开气了，一声又一声，然后，用委屈的声音说，如果该死，除了同意之外也没别的办法。不过，她很可能活下去，只要能吃点东西，喝点儿葡萄酒，在伤口上也抹一点酒。如果真要死的话，她会尽可能忏悔的，为了让整个充满基督精神的灵魂痛痛快快地被死神带走。除此之外，要是亲爱的神父不生气的話，她想对他说，她不相信地狱。特里皮塔看过许多书，每天晚上都买《通信报》。他曾经对她说过，所谓地狱和炼狱，都是胡说。巴尔萨莫也这么对她说过。

“我的孩子，巴尔萨莫是谁呢？”

“他原先做过圣器看守人，以后为当神父学过一些东西，唱诗班的全部诗歌包括悼亡经他都会。后来他成了瞎子，抱着吉他在街上唱歌，唱的那首歌滑稽透了，结尾总是‘爱情香膏①’，于是，从此就得了巴尔萨莫这个名字。”

“那你就在巴尔萨莫先生和我的见解中选择吧。”

“不，不，神父……您懂得更多……他的学问怎么能与您相提并论呢！……他是个堕落分子，比癩痢还糟糕。他跟一个我们管她叫‘骆驼’的女人一块儿过日子，‘骆驼’高高的，腿很长，浑身只剩下了骨头。她得了‘骆驼’这个名字，是因为过去她画画的时候人们管她叫‘山茶花女士’②。”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骆驼’和‘山茶花’，懂吗？去掉你头脑中这个邪恶的人的思想吧，你应该考虑如何拯救你的灵魂，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现在，争取睡一觉吧；我在这里，坐在板凳上，靠着墙，等天亮，马上就会天亮的。”

两个人都沉默了。晨曦透过窗户和那道钉死的门的缝隙钻了进来。又过了一会儿，阳光照亮了那个贫寒的斗室，照出了各样家什的轮廓，恢复了它们的本来色调。天亮的时候，安达拉沉睡过去了；她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她发觉只有她独自一人。她听见房子里有响动，院子里有人来往进出，房客们吵成一片，“傻大婶”在厨房里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她害怕了。也许这些声音在那座房子里是司空见惯的，不幸的女人还是吓得六神无主。满腹狐疑中，她决定就那么紧贴在薄薄的草

① “香膏”的西班牙语读音为“巴尔萨莫”。

② “骆驼”和“山茶花”这两个词在西班牙语中读音相近。

垫上，留心别弄出声响，不翻身，不咳嗽，不大声吸气儿，只要不憋死，不能让任何不小心的行动暴露她躲在神父的家里。恐惧使她难以入睡，但衰竭使她昏沉，她又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了，直到纳萨林摇着她的脑袋把她弄醒，给她葡萄酒喝。唉，她喝得多么着急，多么香甜啊！然后，她在伤口上抹了这种“内服药”。丑陋的女人对这种治疗方法信心百倍，虽然她曾经亲眼见过这种无用的“药品”的疗效。光是那种信心，就使这该下地狱的女人有所好转。危机四伏，孤立无援，使她想出了各种巧妙的预防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只用手势同纳萨林交谈，以免她的一丁点声音传入好管闲事的邻居的耳朵。他们必须说的话，都用挤眉弄眼来代替；的确，要用这么不准确的语言来告诉好心的神父砂锅汤里该放入什么东西，安达拉真急得抓耳挠腮。实在无计可施了，只好说话，她尽量压低嗓门，声音轻得以刚好能被神父听到为度；终于，他们说通了。纳萨林学到了宝贵的烹调知识，女病人喝到了一碗肉汤，汤的内容实在不多，但对她很合适；后来，她又喝了点清汤，体力慢慢恢复了。尽了仁慈款待的义务以后，纳萨林出去了，把受伤的女人锁在家里，只有翻腾的思绪和一只在床底下跑来跑去找面包渣的老鼠陪伴着她。

第三章

②

整整一天，安达拉独处空房，因为神父没有回家。下午，可怜的女人突然产生了罪犯的怀疑和担心。“要是这位好心的先生把我告发了呢！”她想。除了死不认罪之外，她无法再想别

的。“难说，难说呀……因为有些人把他当作圣人，而另一些人把他看作地地道道的无赖，地地道道的……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操他奶奶！他娘的！不过，不，我不相信他会告发我……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发现了我，问他我是不是在这里的话，他会招认的，因为即使是为了救人，他也不会撒谎的。让圣洁见鬼去吧！如果真有冒着浓烟烈火的地狱，那些说真话而让穷人丧命或被投入牢房的人就该下地狱去。”

下午，她听见“傻大婶”靠近窗户说话的声音，顿时吓得浑身跟筛糠一般。从另一个人说话的嗓音和干咳声看，那个跟“傻大婶”说话的人像是“骆驼”。而那个母骆驼又是个满肚子坏水，最爱管闲事和搬弄是非的人！两人叽叽喳喳地聊了好一阵子，埃斯特法妮娅用手肘敲了敲窗户；但因为神父不在，没人回答，两个混帐透顶的女人走了。一天中，还有其他人，包括附近的几个小孩，也来敲过窗户，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应当惊慌，因为那一带的穷苦人经常来看这位穷人的朋友和抚慰者。傍晚，安达拉惊惧交加，如卧针毡，她渴望神父回来，弄清楚她是否能在其间阴暗的小囚室里继续躲藏。她觉得度日如年；终于，他回屋来了。这时，天差不多全黑了，她想抱怨神父迟迟不归，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一看见他，高兴便赶走了烦恼。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到哪儿去了，从哪儿回来，也没必要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对那个受他保护的女人最初提出的几个不适当的问题，纳萨林如此回答。“怎么样？还不错吧？伤口疼得轻点儿了吧？体力恢复了一些吗？”

“是的，老兄，是的……但这担惊受怕真叫我受不了……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人进来抓我，把我投入监牢。我在这儿安

全吗？老实告诉我，像个男子汉别像个圣人那样对我说话。”

“你知道，”神父边摘下斗篷和帽子边回答说，“我不告发你……你在这儿呢，别干任何会被人发现的事……嘘，走廊里有人。”

“今天可爱的修士很悠闲嘛，”“巾帼英雄”说。“怎么样？像我劝你的那样去拍主教的马屁了吗？你不会拍，所以人家什么事也不叫你做。现在怎么样了？今天主持过弥撒了？好极了。就这么干，厚着脸皮到各个教区去，摆出架势来……您瞧就会有多少弥撒给您。喂，神父，我觉得……我觉得从这道窗户里飘出来一种气味儿……就跟那些下贱女人用的香水的气味儿一样……您没闻到吗？这种气味儿可熏人哪！……当然啦，这不稀奇，因为什么样儿的人都来找您，而您也不分贵贱，连救助的是什人也搞不清楚……”

“大概是吧。”纳萨林不动声色地说，“来这儿的人很多，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有气味儿，有些人没有。”

“我还闻到一点葡萄酒味儿……您阁下开始堕落了吗？……因为弥撒上的葡萄酒不是这个味儿。”

“另外一种气味儿，”神父诚实地说，“我不否认。香味儿，或者臭味儿。这种味儿我家里真有。我闻到了，所有有鼻子的人也会闻得到。但葡萄酒味儿我没闻到，真的，一点儿也没闻到，不过这并不是说屋里今天没有过这种气味儿……可能有过；但现在闻不到了，太太，闻不到了。”

“我说是闻得到嘛……不过，不用争了，因为您的鼻孔跟我的鼻孔不是同样透气。”

后来，“傻大婶”送吃的给他，他谢绝了，在对方再三坚持之下，他也只接受了一个甜面包和两段萨拉曼卡肉肠。谈话

就这么结束了，藏在暗处的女人悄悄地松了口气。

“我已经料到了，”觉得“巾帼英雄”走远了，她无可奈何地说，“我衣服上的这种不正经的‘香味儿’会告发我的。要是能穿着衬衣离开这里，我真想把衣服都烧了。我往身上洒这种香水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会给我带来这种灾难。这香水不错，对吗，神父？您不喜欢闻这种味儿吗？”

“我不喜欢。我只喜欢花的香味儿。”

“我也喜欢花香。可是花很贵，我只能看看花园里的花。很久以前，我有个朋友，他给我送过许多花，最名贵的，只是那些花有点脏。”

“是哪里的花呀？”

“街上捡的。这位朋友是个垃圾工，每天早上收拾垃圾。有时候，因为狂欢节或舞会，他扫剧院或大户门前的地，用扫把扫回许许多多的‘骆驼’。”

“山茶花，应该这么念。”

“山茶花，甚至还有玫瑰花。他把这些花小心翼翼地用纸包起来，给我送去。”

“真有意思！……你终于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注意最要紧的，注意洗涤你的灵魂了吗？”

“一切都照您的想法办吧，但我觉得我不会因洗涤灵魂而完蛋的。我有七条命，就跟猫似的。有两次，我躺在医院里，脸上盖着床单，大家都以为我死了，但我又醒了过来，治好了。”

“亲爱的太太，不要因为几次幸运的逃脱就心安理得。死亡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生下来，我们就伴随着死亡，生灾害病，穷困潦倒，无能为力和无尽的苦难，就是死亡对我

们的爱抚。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的形象会吓坏我们。然而死亡的形象始终如一。我肯定地说，你看到一块头骨的时候会害怕的，如果看到一具骷髅，更会害怕……”

“哎呀，是的，吓死人了！”

“可是你害怕得要死的头骨，就在你身上：那儿是你的头……”

“但它不像坟墓里那些头骨那么难看。”

“一样；只不过现在裹着一层皮罢了。”

“这就是说，神父，我就是我的骷髅了？而我的骷髅呢，就是所有这些骨头，就跟我有一回在剧院看见那些串起来当木偶的骨头一样。我跳舞的时候，就是我的骷髅在跳；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我的骷髅在睡；他娘的！我死了的时候，人们会把我的咸津津的骷髅扒出来，扔到地上。”

“一点不错，把它跟垃圾一样扔在地上。”

“我死了的时候，还会知道我死了，还记得我曾经是活着的时候吗？我的灵魂在哪儿呢？是在脑颅里还是在胸膛里？当我跟别人干仗的时候，灵魂就跳到嘴里和两只手里去了吗？”

关于灵魂，纳萨林对她作了最基本的、连愚不可及的人也能听懂的回答。吃了点东西后，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继续低声聊着，忘了注意提防邻居。幸而，邻居对他们漠不关心。显然，巨大的恐惧心理激发了安达拉的想象力，她什么都想知道，表现出一种合乎科学的好奇心。好心的神父的回答，有时使她茅塞顿开，有时使她仍旧茫然不解。她追问她是怎么生出来的，蛋里孵出的小鸡怎么会跟公鸡或母鸡一模一样……十三这个数字为什么倒霉透了，在路上捡到马掌又

为什么会交好运……太阳每天出来,每个钟头始终一样长,每年某个季节的昼夜跟其他年里同一季节的昼夜一样长短,对她来说都是无法解释的……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守护天使藏匿在何处,燕子为什么冬天飞去,夏天飞来,而且能飞回自己的窝?……为什么二这个数目总是带来好运气,而在房间里同时点两支蜡烛则要倒霉……为什么老鼠那么个小不点儿会有那么大的本事,而公牛那么大个儿,用块布就能唬住它?……跳蚤和其它小虫子,也有灵魂吗?……月亮为什么圆了又缺?为什么她在街上碰见一个像某人的人不久,就会碰见某人呢?……心会告诉将要发生的事情和女人怀孕时害口想吃什么,比如说茄子吧,后来生的小孩鼻子上就有一块茄子色的胎记,这也是怪透了的事儿。她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付给神父们几个钱为死者做祷告,炼狱里的精灵就会离开;为什么肥皂能使男人弄出来的玩意儿失去效用;为什么星期二是个倒霉透顶的日子;在那天里什么事也做不好。

纳萨林轻而易举地回答了她的不少问题,但另一些问题却回答得不明不白,对属于愚蠢的迷信一类说法,他则断然拒绝回答,劝导她把头脑中的荒唐想法清除出去。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夜,而这安稳的一夜,使病人恢复了一些体力。几天就这样过去了;安达拉的伤口迅速地好起来,体力也一天比一天强了;善良的纳萨里奥每天一清早就出去主持弥撒,很晚才回到家里,没让任何事情打破这种单调的规律,也没让人发现这个坏女人。这个女人虽然相信她是安全的,但仍然小心提防,没有马虎大意,以免任何蛛丝马迹暴露出来。第三天,她不再躺在闲置着的草垫子上了;但她不敢走出屋子,一觉得有什么响动,就浑身发抖,屏住呼吸。然而运气再不想帮她的忙

了，第五天，一切小心谨慎都变得徒劳无益，声名狼藉的女人眼看就要落入法网。

傍晚时分，埃斯特法妮娅到窗户跟前，呼唤刚进屋的神父，对他说：

“唉，傻瓜，瞒不过去了，一切都让人知道了，您藏在窝里的那个妖精是谁！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进来对您说，免得被邻居们听见。”

第四章

听见这番话，安达拉的脸变得刷白——她一下子觉得已经戴着脚镣，套着手铐，被关进了临狱。“傻大婶”进屋时，安达拉上牙不住地磕下牙。“傻大婶”猛地钻进屋里，说：

“蒙人的蠢话不灵了。废物，你瞧：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从那股气味儿里判断出来的。但我什么也不想说，倒不是为了你，而是不愿牵连神父，他是出自好心和天使般的纯真卷进这场麻烦的。现在，你们可要明白，如果不照我的话去做，你们就完了。”

“‘小气鬼儿’死了吗？”一时间，好奇超过了恐惧，安达拉忍不住问道。

“她没死。医院里在抢救她哩，据说，这一次她还不至于入土。如果她真的死了，你就难逃绞索了。我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吧，快跑。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不出今天晚上，法官就要来了。”

“可是，是谁？……”

“唉，你傻透了！‘骆驼’也有鼻子！……有天晚上她到这扇窗户跟前来过了，用鼻子贴着窗缝闻，就像狗拿耗子的时候一样。她闻来闻去，在大门口就能听见她的喘息声。她和另外几个人发现了你，你逃不掉了。你赶快离开这里，能躲到哪里就躲到哪里去吧。”

“这就走。”安达拉说，边说边披上披肩。

“别披，别披，”“傻大婶”说，把披肩拽了下来。“我把我自己的那一件给你吧，很旧的一件，让你化装得更好一点。我再给你一件旧罩衣。你把带血迹的那件衣裳留在这儿，我把它藏起来……你要明白，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你，丑婆娘，而是为了这位傻神父，他的处境已经很尴尬，别人会不会把他看得跟你一样坏呢。司法机关是条母狗，什么都要刨根究底的。现在，这个老夫子必须照我的话去做；要不，他也要倒霉的，那就只有等天使来救他逃脱牢狱之灾了。”

“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们说说吧。”神父开口问。起初他还镇静自若，后来也沉思起来。

“您嘛，赖，赖，赖到底。这只鸟离开这里，能躲到哪里就躲到哪里去。把她留下的所有痕迹弄得干干净净。我来打扫这间小屋子，洗地板，您呢，亲爱的罪犯纳萨里奥，法庭来人的时候，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说她没到这儿来过，那都是瞎说的。不信就让他们搜，他娘的！让他们搜好了。”

神父没吱声；但诡诈的安达拉起劲地支持埃斯特法妮娅的强有力的理由。

“这事儿不好办，”埃斯特法妮娅又说，“这股该死的气味儿去不掉……我们怎么弄掉这股味儿呢？……唉，你这个坏蛋，大母狼下的崽子，恶鬼！为什么马德里那么多可恶香水你

没抹，却偏偏把这种臭骚味儿带到这里，你这个大笨猪。”

安排好安达拉该干的事后，危急的时候总是快刀斩乱麻的男子汉般的老板娘，毫不耽搁地把衣裳拿来，让那个女罪犯换下血迹斑斑的衣裳，让她改扮后找个更好的藏身之处。

“他们马上就到吗？”她问“傻大婶”，并且决定马上出发。

“我们还有时间把这儿收拾好，”“傻大婶”回答说。“现在他们刚听到告发，至少在十点或十点半以前那些差人还来不了。这是布拉斯·波特拉对我说的，他对法律这一套很熟悉，连什么时候跳蚤盯了检察院的人都知道。我们有时间洗，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的痕迹……弄得一点不剩。您呢，神圣的一窍不通的先生，现在您在这儿帮不了忙，只有添乱。您去溜达一会儿吧。”

“不，我得出去办点儿事，”纳萨里奥边说边戴上帽子。“鲁文先生约我去一下，就是圣卡耶塔诺派的那位神父，他让我在九日祭后去一下。”

“那好极了……我们去弄桶水来……你呢，到处仔细瞧瞧，别拉下一条袜带，一颗钮扣，一把梳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还有纸烟。因为你的原故，这位好心的先生要遇到的麻烦有好瞧的哪……哎呀！怎么搞的，纳萨林，到街上去。我们来收拾。”

神父出去了，两个女人来回搬东搬西。

“好好找找，把草垫子翻过来，看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在那儿。”“傻大婶”说。

另一个说：

“喂，埃斯特法，是我的过错，都是我惹的……神父救了我，我不愿意明天让别人因为我或者这种下贱的香味儿对神

父说三道四……祸是我闯的，我在这儿干吧，让我用的香水那种味儿半点都不剩……我们反正还有时间……你说的是十点吧？……你去干你的事儿去吧，让我一个人干。你看，我会把所有东西都擦得跟银子一样亮……”

“那好吧，我还得给那些养蜂人和那四位比亚比西奥萨来的老爷子弄晚饭吃……我给你提水来，你……”

“你就别费心了。我自己不会把水从街口提回来吗？这儿有只桶。我用披肩把头遮起来，谁会认出是我呢？”

“这倒不假，那你去吧，我也到厨房去了。过半小时我再回来。房门的钥匙挂在门上。”

“我拿钥匙没用。就让它放在那儿吧。一会儿我就会把上帝赐给的水提回来……还有一件事，我想起来了……给我一块钱。”

“你要钱干什么，贱母狗？”

“你有还是没有？给我，借给我吧，你知道我向来是有借有还。我要钱是为了喝一杯，再去买盒火柴。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吗？”

“不是什么时候；你是一贯说假话。滚吧，把这块一看就叫人生气的钱拿去吧，别再唠叨了。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快干吧。我走了。在这儿等着我。”

母夜叉似的“巾帼英雄”出去了，随后，另一个丑女人抓起她朋友给她的那块钱，在厨房里拿了一个瓶子和一只不大的油桶，也出去了。街上漆黑。安达拉在夜雾中穿过圣安娜街，很快就回来了，披肩里鼓囊囊的仍然揣着那两个粗瓷家伙。她像松鼠似的飞快爬上狭窄的楼梯，钻进了屋子。

过了不大一会儿，大概也就是几分钟，安达拉进了挨着厨

房的一间小储藏室，从一个破床垫里扯出一堆玉米皮来，她把
这些玉米皮用床垫布兜着抱进屋子，把它们铺在床底下，然
后，把带回来的一罐子油全泼在上面。她还觉得不够多，又用
刀把她在上面睡过几夜的软乎乎的也是用玉米皮做的床垫上
乱砍一通，在玉米皮上又堆上了玉米皮。为了保险，她又把两
个床垫的包布和随手找到的全部破布放在玉米皮堆上，又把
那张木板凳还有那张老式沙发都放在床上。架好柴堆，她掏
出火柴，嗤的一声！……跟火药似的，他娘的！她打开窗户，让
风吹进来。她在那里又呆了一会儿，观察着自己的杰作，直到
浓烟呛得她喘不过气来才离开。在门外面，她站在最高一级
楼梯上又看了一会儿，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善良的纳萨林的
住宅里浓烟滚滚。她窜下楼梯，很快地溜出大门，边跑边对她
的披肩说：“现在让他们闻味儿去吧……操他妈！”

她沿着拉斯特罗小土岗下去，到了卡内罗街；然后，走进
了米拉·里约街，站在那里朝她刚离开的那个地方看，她觉
得，房顶丛中，“傻大婶”的那幢房子正在坍塌。但是，没看见那
道向她报告她的消毒试验的成果的浓烟之前，她放不下心。如
果烟柱还没起来，说明邻居们正在救火……糟糕，她用眨眼工
夫放的那场小火，随便什么人都是能扑灭的！她忐忑不安地
过了约摸十来分钟，眼睛望着天上，心里想：如果这场火烧得
不大，那么她的壮举不但不能救她，而且还会使她罪上加罪。
她对会发生什么事倒无所谓，即使到监牢中去被关到死也不
怕，但她不愿意别人给可敬的纳萨林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比
如，他跟一个坏女人有没有关系等等……终于，赞美上帝！她
看见一条黑色的烟柱，比犹太的心还要黑的烟柱从房顶升了
起来，夹着巨大的漩涡冲天而去，她仿佛听到烟柱在说话，在

她耳边说：“现在让他们去闻味儿吧！……让‘骆驼’用短腿狗的鼻子去闻吧！……来呀，你们不是想发现蛛丝马迹吗，颠倒黑白的法庭走狗们。现在除了焦糊味儿什么味儿也闻不到了……操他妈！哪个小白脸现在想发现什么的话……就把指甲戳进炭火里去吧……看看……能不能把他熏黑……”

她又走远了一些。站在亚岗苏埃拉街下面，她看见了火光。四周的瓦房顶都映照得红彤彤的。丑女人注视了一会儿，野蛮的自豪感油然而起。“我也许脾气坏，但还有良心。凭良心说，我不愿意让别人把好人说成是坏人，而且是用我的梳子或者用我的衣服上的便宜香水味儿来证明……不，良心是最重要的。特洛伊松鼠啊！……纳萨林，你就放心吧，就算你没了房子，损失也是小小的，你总会找到另一个老鼠窝来住的……”

火势越来越大。安达拉看见人们慌慌张张地朝那儿跑；她听见钟声在响。神志恍惚中，她甚至觉得，是自己在敲钟。铛，铛，铛……

“‘傻大婶’，真是蠢透了！以为能把气味儿洗掉！不行，他奶奶的！用水是洗不掉的，有人曾经说过……‘臭气得用火来洗’，对，操他妈！用火！”

第五章

坏女人离开纳萨林的住处一刻钟光景，那里就变成了一只火炉。狭小的屋里，火焰乱窜，把碰到的一切都吞噬掉。惊慌失措的邻居们赶来了；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头几桶水——

水是救这种小火灾的最根本的法宝——运来，一股烈火和浓烟就从窗户里窜了出来，任何基督教徒也无法靠近。房客们四处乱窜，跑上跑下，不知该干什么；女人们尖声喊叫，男人们恶言咒骂。有一阵，屋里的火像是灭了，或者小了，有几个人壮着胆子从大门口那道小楼梯爬上去，另一些人往靠回廊的那扇窗户里泼了几罐水。如果有一条灌满水的消防水龙，就能把火扑灭；然而，等待消防队员拿着消防水龙赶来这段时间，已足以使火烧掉整座楼房，要是住户们不赶紧逃出来，也会被烧焦的。半小时后，人们看见一股股烟从房瓦中钻出来（那层楼是主层，同时又是顶楼，整个连在一起），显然，火已经悄悄地燃上了屋顶的梁木。水龙呢？嗨，我的上帝！第一根水龙拉到的时候，年久失修的房顶，回廊，院子的北厢房都已经象干透了的柴禾一样烧起来了。那座房子仿佛整个儿是用易燃品修建，用火药装饰起来的；火猛烈地燃烧着，吞噬了楼层；被虫蛀烂了的木头在燃烧，石膏在燃烧，甚至连砖头也在燃烧，因为一切都朽了，糟了，外面还有一层聚积百年的油污。一切都在猛烈地燃烧。大火使天空显得兴高采烈，天空把自己奉献出来，作为焰火的用武之地。

没必要描述缺吃少穿的邻居们惊惶失措的样子了。面对来势凶猛的这场烈火，人们不得不这样想：很快这座楼的四面八方都要烧起来了，连块木头片儿都救不出来。扑灭这场地狱般的大火是不可能的，就是用尽整个世界的水龙带对它喷水也无济于事。十点半时，所有的人都只想抢救自己的衣服和贫寒之家仅有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家具了。一时间，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吉卜赛人的驴子，猫，狗，甚至老鼠——大梁上，上上下下的洞穴里都有老鼠窝——都一下子从回廊拥到

院子，又从院子拥到街上。

不久，街上便堆满了帆布床，箱子，五斗柜和五花八门的家什，仿佛是哀叫苦难和绝望的场面，再加上那噼噼啪啪燃烧正猛的火势，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邻居和帮忙的人只顾小心翼翼地救人抢出东西，救出来的人中有几个是瘫子，瘸子，瞎子。除了其中有一个胡子被烧焦了以外，其他的人都完好地被救了出来。家禽倒的确丢失了很多，死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在混乱中更换了主人。几头驴子一口气奔到埃斯图迪奥斯街才停下来。为了防止火灾蔓延到毗邻的房子上，消防队员们一直干到深夜十二点。事情过去了，被烧的楼房坍塌也无人过问了。

不用说，“傻大婶”刚一闻到焦糊味儿，一心想的就是把她的家具抢救出去，虽然那些家具并不比柴禾值钱，但却是她家中最贵重的东西。在养蜂人和勤快的房客的帮助下，她把东西都弄出去了，在街上堆了一地，仿佛是个杂货摊。她的手脚没停过一刻，恶毒的舌头也没停过一刻，尖刻肮脏的话，对着整个人群，对着那些消防队员和对着大火发泄出来。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她那该诅咒的血液沸腾了，脸变得更红了。

除了部分炊具没法抢救出来以外，其余的什物都堆在街上了，她便在那里守护，防止流氓无赖趁火打劫。这时，纳萨林神父出现在她面前，悠闲自在，我的天，那么优哉游哉，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用天使般的口气对“傻大婶”说：

“‘傻大婶’，这么说，咱们真的是无家可归了？”

“是的，可爱的上帝的羔羊，这场该死的火让我们大家都完蛋了！……亏您还说得那么轻松！……当然啦，您是没什么可损失的，而且上帝又给了您靠贫困为生的恩惠，您就不管有

点东西的人的死活了，我们得把坛坛罐罐都搬出来呀。今天晚上您可以在露天睡觉，跟个骑士似的。您怎么解释这场可怕的火灾呢？您不知道火就是从您家里开始烧起来的吗？就像点着了火药一样……别对我说这道那的，这火不是自己烧起来的。这火是有人放的，没错，先生，是……放火，我们走着瞧吧，我不想说出来。这幢楼的老板该乐了，因为整个楼不值两个钱，但保险公司得赔钱给他，如果不这样，报纸就会对这场火灾说个没完，某人就会感到不自在，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我也不能指名道姓的。”

善良的纳萨里奥耸了耸肩膀，丢掉那么一丁点儿可怜的财产，既不伤心，也不惋惜。他把披肩斜着一系，去帮邻居们归置破烂家什去了。他一直干到深夜，最后，浑身无力，实在干不动了，便接受了住在邻近的马尔多纳达斯区的一位年轻神父的热情邀请。此人是他的朋友，说是到出事地点来看望遭受横祸的他的。“横祸”，是另一位神父这么对他说的。

他在朋友家里一连住了五天。他不追求物质享受，过得心安神泰，安贫守道，别人给他什么就接受什么，从来不开口硬要。他恬淡寡欲，不希望得到任何人间享受，包括那些叫千万人动心的东西；身上的衣服和这位朋友送给他的一本每日祷告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对生活漠不关心早已在他那像钻石一样纯的心灵里根深蒂固，他处于一种超凡入圣的状态，心上从没有那受毁的家，没有安达拉，没有埃斯特法妮娅，也没有同那幢房子有关的任何事情。一天上午，法庭传他去对一件关于某个妓女的案子提供证词，那个妓女名叫安娜·德·阿拉。

“走吧。”他一边套披肩，戴帽子，一边在心里说，他将毫不

犹豫地去履行这项法律责任。“看来是那件事了。那个安达拉怎么了？被抓住了吗？跟我有关的事情我都去如实说明，我不清楚的事就一句也不说，那些事跟我收留这个不幸的女人毫无关系。”

他三言两语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朋友，朋友一听，脸都拉长了，一个劲儿地表示，那件不光彩的事情的后果对他非常不利。纳萨林并不因此感到害怕，径直见法庭代表去了，后者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怀着对作证神职人员身份合适的尊敬听他的证词。不管是生命攸关的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不可能撒谎，这也是他的良心准则；他决心把事情和盘托出，不仅仅是因为出于一个基督教徒和神父的义务，而且因为直言不讳可以使他感到难以言喻的痛快。他毫发不爽地向法官陈述了发生的事情，对所有向他提出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在证词上签了名，显得非常平静。关于安达拉的罪行，他没有参与过，因此，他只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指控，也没有袒护任何人。他还补充说，他对那个坏女人的落脚之处一无所知，她肯定是在火灾当晚就离开了。

法官十分满意地退席了。因为正处在深深的反省过程中，纳萨林没有注意到，法官在他提供证词之后对待他就不如以前那样热情厚道了。法官怀着怜悯，带着轻蔑，也许还带点提防地看着他……即使是发觉了这一点，他也是不会在意的。回到朋友家里，朋友再一次表示了对他庇护过那个混帐女人的悲观态度，坚持认为，不管是别人还是宗教同行，都不会把纳萨里奥看成是个出于慈悲之心而赴汤蹈火的侠士，而会断定他是个庇护罪犯的人，因此，他应当设法避免出现丑闻，或者预先想好一旦败露以后如何明哲保身的法子。说这道那，养尊

处优的神父使纳萨林坐卧不安。纳萨林的朋友是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在马德里人事很熟，每当他去多管闲事的时候，总是帮倒忙。他去拜访了法官，晚上，他得意地向纳萨林说：

“您瞧，伙计，越是好朋友，越该有话直说。您心不在焉，没看到正在包围您的危险……是的，正在包围。那位法官，是个正人君子，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不是疯了。我回答说，不知道，……我没敢反驳他的话，因为如果您深谋远虑，您的行为就更加无法解释。您把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把一个罪犯，把一个……收留到您家里的时候，您在想些什么呢？看在上帝份上，亲爱的纳萨里奥！您知道那几个向法官告发的人是怎么指控您的吗？他们说您跟这个女人及其同类不干不净，有龌龊、暧昧的关系。这叫人多么羞愧难当啊，亲爱的朋友！我心里一清二楚，那是一派胡言。你我彼此都很了解……您不可能那么干……即使您被淫欲乱了性，毫无疑问，也是会去找干净女人的……那还可以嘛！……所以，我一心认定那是造谣中伤！……可是，您知道什么祸事将要降临您的头上吗？造您谣的人败坏您的名声容易；而您要澄清这个讹传就难哪，难极了；谣言可以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得到反响，在所有的人的嘴上传播，但辟谣却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会去宣传。世风日下，人心险恶，人们总是要求释放巴拉巴^①，绞死耶稣……还有件事我得告诉您：他们还想把您牵连进火灾里去。”

“火灾！……我！”纳萨里奥叫了一声，惊奇多于恐惧。

“是的，他们说，就是那个女妖精点着了您的房子，火才蔓延到整座楼。我很清楚，您是无辜的；不过，您得留点神，他们

^① 巴拉巴，囚犯，因作乱被判死刑。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

会把您当成替罪羊抓起来的，让您提供证词，把您牵连进人所不齿的事情中去，提到这种事情都叫人毛骨悚然。”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头发似乎真的因害怕和羞愧而竖起来了；而另一位呢，听了他将大祸临头的预言，依然面不改色。

“最后，我亲爱的纳萨里奥，您知道我们是莫逆之交，肝胆相照，我认为您是个白璧无瑕的、纯洁的和一尘不染的人。可是，您被卷进了一场大是大非，这不仅于您有害，而且也有损于和您亲密无间同处一室的朋友。这不是撵你走，伙计；但我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我母亲很敬重您，对我们的客人被卷入官司很不放心。您别以为就只有我母亲和我两人才知道这件事。昨儿晚上，在主教管区法官先生的妹妹玛诺莉塔的聚谈会上就谈起过这件事。有些人谴责您，另一些人为您辩护。但妈妈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人说长道短，就算说的不对，我们也不能把这位好人留在家里了……’”

第 六 章

“您不必多说了，朋友。”纳萨里奥用惯常的平静语气说。“无论如何，我打算马上就走。我不想叫朋友为难，我也没想过要滥用您和令堂——古道热肠的玛利亚·德·拉·孔科迪亚太太——款待我的盛情。我这就走……您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您问我如何回答那些龌龊的中伤吗？您可以想像得到我会怎样回答的，我的朋友。我的回答是，基督教教导我们要受罪，最好的检验就是平静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种种强加于我

们的痛苦。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他的行装太容易收拾了，因为一切都带在他的身上。五分钟之后，他就同年轻的神父和玛利亚·德·拉·孔科迪亚太太告别，出门到了街上，迈步朝卡拉特拉瓦方向走去，他在那里有两个朋友，或许能留他暂住几天。那是一对年老夫妇，在那里定居已经五十年，做凉鞋、绳子、油橄榄渣、马具、软木鞋跟、白蜡树柄把和一些其它杂货生意。跟他所期望的一样，他们款留了他，把他安顿在院子后头的一间小屋里，在马鞍、马鞭和一捆捆绳子中间给他铺了一张床。他们是贫寒之人，只能以热情来代替排场。

童心未泯的纳萨林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三周，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不顺心的事情，灾难聚集到他的头上，仿佛上帝要让他经受重大考验。不用说，任何教区都不允许由他主持弥撒。到处都对他冷落，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还没有人当面说过不适当的话，但在这儿或那儿的圣器室里，他都听到尖酸刻薄的话。谁也没有对他解释为什么会那样对待他，他也从不要求别人解释。但可怜的神父却无法谋生了，因为他同两个“毛头”（这是他那两位住在卡拉特拉瓦街的朋友的名字）早就谈妥，房租是必须按天缴纳的，可他又无论如何拿不出这笔钱来。后来，他不再去要求教堂和祈祷室让他主持那无望的弥撒了，他把自己关在那间幽暗的小屋子里，思前想后、忍饥挨饿地打发日子。

一天，一个老神父来看他。此人是他的朋友，在副主教府供职。老人对他凄凉的处境起了怜悯之心，下午给他送去了一套替换的衣服。老人对他说，自暴自弃于己无益，倒不如毅然决然地去找教区法官，直言不讳地把他的不幸和原委和盘

托出，争取恢复由于自己一时糊涂和别人恶意中伤而失去的令誉。老神父还补充说，教会已经发出通告，褫夺他的证书，而且，如果他的证词对他不利的话，他还将被召到主教办公室去受罚。接踵而至的打击，使这位外柔内刚而又富有基督教美德的男子汉的勇气为之顿减。他没再接待老神父的造访，幽暗的住所笼罩着忧郁和死一般的沉寂。然而凄然独处却使他恢复了生气勃勃的热情，他决心正视强加给他的逆境，打定主意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正是他心底的宿愿。他在黎明时分离开了幽暗的斗室，朝托莱多门走去，贪婪地欣赏上帝的田野，仰观苍穹，倾听活泼的小鸟在清晨啼鸣，呼吸清新的空气，在树木和草原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翠绿丛中休憩。四、五月天，即使在马德里城内，也是景色宜人。他渐行渐远，去寻找更辽阔的田野，更美丽的景色，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透过大自然的衣裙，他可以尽情地瞻仰上帝。大自然多么美好，人类则多么丑恶！……他在清晨散步的时候，心里更加坚信上帝在对他训谕，命令他抛弃一切尘世杂念，甘守清贫并公然与文明相决裂。对这种生活的渴望是那么不可抗拒，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如此倾心。生活在大自然里，远远离开奢华而堕落的都市，该有多么痛快！他相信，只有这样，才符合在他心里不断萦绕的上帝的启示；只有这样，才能在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净化并去从事永恒的善举，按照他汲汲追求的方式去乐善济世。

回去的时候，天已大亮了。满目凄凉，满心憎恶，形形色色的现实，使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他已经心甘情愿地放弃神职的优厚的物质条件，不再给老实善良的两位“毛头”增添麻烦。或者去乞讨，或者去干活，他将去挣口饭吃。可是，

穿着那身表明他是疯子或坏蛋的神父祭服，怎么去谋事或者行乞呢？想到这里，他对身上那件可怕的极不舒服的黑衣裳感到一阵阵恶心，他情愿把这换成一件最粗糙的外套。有一天，发现他的鞋子已经千疮百孔而又没钱去修理，他灵机一动，觉得最省钱的靴子是赤脚。他打定主意要试一试整天光着脚踩着院子里的鹅卵石和积了雨水的坑凹走来走去的滋味。他对自己的尝试怡然自得；他认为打赤脚和其他事情一样，应当去习惯它，于是每天给自己上这一课，直到完完全全创造出了那双永久性的鞋子为止，这是他所实现的人生理想之一。

一天早晨，天刚破晓他就到托莱多门的郊外去散步。在桥那边约摸一公里处，他坐下来歇息，看见从通往卡拉斑切莱斯那条小路上跑过来一个面目丑陋的汉子，那人身子很瘦，面色黄中泛绿，脸上有好几个伤疤，衣衫褴褛，一副早起赶路人的打扮，大概是个马贩子之类的行商。那汉子用恭敬的口气对纳萨林说——纳萨林在当神父之后和之前都很少有人用这种态度对他说过话：

“先生，难道您不认识我吗？”

“不，先生……我还没有荣幸……”

“我叫帕科·帕多，是外号叫‘瞌睡虫’的那个女人的儿子。”

“久仰久仰……”

“我们住在公墓这边的那座房子里，就在那边……现在安达拉就住在那儿。我们一连几天早晨看见您坐在这块石头上，安达拉说她不好意思来跟您说……她今天求我来……请原谅，您瞧我这副模样儿就来了，请……多包涵。安达拉说她要

把您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因为要不是您，她早就被关进基尼奥内斯街的修女院去了，人家都叫它女牢……我还要对您说……请原谅，我妹妹从马德里运回垃圾、泔水和其它破烂，我们用来喂猪，喂鸡，全家就以此为生。两天前……噢，不，是三天前，她弄回来一顶神父的帽子，那是人家送给她的……那一顶，这么说吧，那顶帽子的主人死了，还崭新的呢，安达拉说要是您想用就尽管拿去，她叫我给您送来……请原谅。”

“傻东西，你说什么？帽子？我要帽子或者房子干什么呢？”神父大声说，“你们把帽子留给需要它的人吧，要不就用来做稻草人，如果你们有庄稼地的话，不管种的是豌豆或其它什么，你们可以用来轰鸟雀……甭说了。非常感谢。还有什么……啊！给我洗衣服，她想得倒周到，”说到这里，他就转身准备走了，“可我没有什麼衣服可洗，再见，谢谢……别人给我这件内衣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自个儿已经在院子里的水坑里洗过了，洗得干干净净。我把它晾在绳子上了，那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绳子……嗯……再见吧……”

回家以后，他整天都在练习赤脚走路。到第五、六天，他赤脚走路已经觉得轻松而惬意了。晚上，他边吃饭——炒牛皮菜，一小块面包和奶酪——边对他的两位知己恩人说，他还不起帐，因为别人不给他任何可以挣两个子儿的活儿干，哪怕是最低贱的活儿。听了 he 这一番高论，男“毛头”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一位神父！上帝保佑我们！……这怎么说呢，让一位神圣的神父……”

“毛头”太太没对客人的打算感到难过。她是个老实疙瘩，

她说，干活不会使人丢脸，上帝为了创造世界还干活呢。她还说，她知道普尔加斯车站一天付给每个搬运煤炭的人五文钱。如果这位老实的神父想脱下祭服去正经地挣钱，她可以设法找到一家厂子，那儿对洗羊肠付大钱儿哩。两个“毛头”深信不幸的神父确实一贫如洗，又见他心地善良，无法自谋生计，便对他说，别为还那笔小帐犯愁，他们是虔诚的教徒，还有点良心，可以向他赠送他们赚来的食品。有两个人吃的，就有三个人吃的，邻居家的猫和狗吃的还比纳萨林神父多呢……不必为欠他们什么情而挂心，看在上帝份上，或者看在所谓“当局者迷”份上，一切都可以原谅，今天奉献的人，明天准会索取。

纳萨里奥向他们致谢，随后又补充说那是他这个无用之人在他们家打扰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两人都劝他别出去冒险，男的真心诚意，热情挽留；女的则含糊其辞，显然她希望他明早就走。

“不，不，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的决定，不管你们多么殷勤地挽留——我非常感谢，但不能领情。”神父这么对他们说。“现在，‘毛头’朋友，你有没有不能用的旧披风？能把它送给我吗？”

“披风？……”

“跟一块宽布差不多的，中间有个洞，头就从那里钻进去。”

“毯子？对，我有。”

“要是您不需要的話，请您让给我。我认为它确实是最舒适，同时也是最保暖、最轻便的衣服了……您还有皮帽子吗？”

“店里有的是新毡帽。”

“不，我要旧的。”

“有旧的。”女“毛头”说。“想想看，你从老家到这儿来娶我时戴的那一顶。那是整整四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我想要这顶毡帽，这顶旧的。”

“那就归您了……不过也许您戴我赶车时戴的那顶兔毛帽子更合适……”

“好的。”

“您要条腰带吗？”

“那更好了。”

“这件呢子坎肩儿呢？要不是袖子上有洞，满可以把它摆进橱窗呢。”

“太感谢了。”

他兴致勃勃地给，他也兴致勃勃地收。后来三个人都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可爱的纳萨林赤着脚，把腰带拴在呢子坎肩外面，再罩上那件披风，戴上兔毛帽，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高高兴兴地向他的实心实意的两位恩人告辞，心花怒放，脚步轻快，心里想着上帝，眼睛看着天上，离开朋友的家朝托莱多门方向走了。走过那道门的时候，他心里觉得是从黑暗的牢房转向幸福而自由的王国，他心里早就想成为这个王国的臣民了。

第三部

第一章

走出城门，他加快了脚步，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离开人烟稠密的城镇，到一个看不到房屋鳞次栉比，听不见居民叫叫嚷嚷的地方去——这么一大早，他们已经在开始喧嚣了，就像出巢的蜂群似的。晨景美不胜收。赶路人的想像力，使天空和大地显得格外迷人。在天地之间，他看见了他幸福的影子，仿佛在镜里看见自己一样。他终于享受到了自由，除上帝之外，他已别无主宰。这一叛逆终于成为事实，颇非易事，因为那的确是真正的叛逆，像羊羔一般温顺的他，假如不是觉得救世主在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在他心里命令他那么去做，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这倒无可怀疑。然而，他的叛逆——他承认确实应该用这个难听的字眼——纯粹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為了逃避上司的严斥、闲人的流言和无理的法律的捉弄……他跟一个听信无耻小人卑鄙诬告的法官没什么可谈的。再见了，扪心自问，他确信自己逃避教会和法官不是因为胆怯，他崇高的心灵从来不知什么叫胆怯；也不是因为任何灾难和痛苦改变了他那宁折不屈的意志，他跟自古以来就有的某些男子汉大

丈夫一样，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与诬陷中体会到一种妙不可言的快意。

他并非逃避苦难，而是为了去自找苦吃；他并非逃避病痛和贫困，而是追随着贫困和艰险前进。不错，他在逃避，逃避跟他的情趣格格不入的世界和生活，而对苦行和悔罪生活的憧憬，则使他神魂颠倒——如果可以把这种心情叫做神魂颠倒的话。为了证实他的行为是可以宽恕而几乎是无罪的，他这么想：从教义方面来说，他的想法和永恒的教义及训诲——这一切他都曾悉心研读，并且了如指掌——无毫发之爽。他不是异端分子，也不能指控他有丝毫的异端邪说，更何况他对别人的指控从来毫不在意。在他的内心深处，装着普天下的宗教裁判所。想到这里，他心满意足，对自己的决定毫不动摇，果断地走进了荒漠——孤寂的田野在他看来就是荒漠。

过桥的时候，几个在那一带行乞的叫化子惊奇而又心怀妒意地看着他，仿佛在说：“这家伙没经我们同意就到我们地盘里来了。他是什么脚色，这倒要看看……”纳萨林笑容可掬地向他们颌首致意，没同他们搭话就继续走路了，他满心希望在太阳变得火辣辣的之前就走得远远的。走哇，走哇，脑子里对刚开始的新生活一遍一遍地琢磨，他颠来倒去地审视这种生活，从可以想像得出的前景看，有些方面好，有些方面坏。跟清理任何自相矛盾的思绪一样，他想理出个清楚的头绪来。

最后，他把一切都归咎于刚正不屈，只剩下一个疑问他还没找到满意的答案：“您干吗不申请加入‘苦行修士’行列呢？”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自个儿对自个儿说：“上帝可以作证，如果在这条路上我碰到一所苦行修士修道院，我一定要求他们收留我，我会欢天喜地地进去的，哪怕他们要让我吃最大的

苦头。因为我所渴望的自由，孤身一人沿着山坡和悬崖峭壁流浪可以得到，被约束到修道院的铁的纪律中同样也可以得到。姑且让我选择前一种生活吧，因为这对我更为合适，而且也是主的意志，主的指示明确而庄严，我不能置若罔闻。”

在去下卡拉班切尔的路上，他觉得有些累了，便坐下来啃硬面包，那是从女“毛头”塞进他背囊里的那个又大又香的面包上掰下来的。一条瘦骨伶仃的狗走到他跟前，摇尾乞怜，表情悲哀。它分享了他的盛宴。几口面包渣儿，使它成了他的朋友，一直陪着他吃完了那顿菲薄的午餐。他又踏上旅途，那条狗跟在后面。还没走进村子，他就觉得渴了，便在第一家小客栈讨水喝。他喝水的时候，三条汉子说笑着从客栈里走了出来，他们带着不大恭敬的好奇心从头到脚地打量他。显然，他身上某种东西暴露出他是个假扮的或匆匆装扮的乞丐，这使他有些手足无措。他对给他水喝的女人说“上帝会报答您的”的时候，三条汉子中的一个走到他跟前对他说：

“纳萨林先生，您那洪钟般的声音让我认出您来了。您装得好像呀。冒昧地问一声儿……请原谅，您穿着这身破衣烂衫要到哪儿去呀？”

“朋友，我去寻找我缺少的东西。”

“祝您健康……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

“对……可是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前几天在那边同您说过话……还给过您……请原谅，一顶神父帽子的那个人。”

“啊，对！……帽子我谢绝了。”

“我们愿意为您效劳。您想见见安达拉吗？”

“不，先生……请你替我告诉她，做个好人，或者尽可能去

做个好人吧。”

“您瞧……您看见那里的三个女人了吗？就在这条路的那一头，她们在采野菜和马齿苋。那个穿红裙子的就是安达拉。”

“祝你好运啊！你忙去吧……哎！请等一会儿，你能指给我一条近路吗？我想穿过这条路上那边去，从塞戈维亚大桥到特鲁希略……”

“打这儿走，沿着这道围墙，您照直走吧……走到坎帕门托，再往前走，往前走……这条小路您不会走错的……可以一直走到布鲁加达斯那片房子。从那儿您可以拐上厄斯特列马杜拉那条大路。”

“多谢了，再见。”

他迈开步子走了，那条狗跟着他，看来它要一直跟着他了。还没走出多远，就听见背后有个女人在喘息着叫他：

“纳萨林先生，堂纳萨里奥！……”

他停下脚步，看见一个穿红裙子的身体瘦弱的女人朝他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她的两条胳膊就跟风车翼似的抡着。

“莫非跑过来的这个就是大难不死的安达拉？”他心里说，站定了。

果然是她，要不是刚才有人提到她，风尘仆仆的纳萨林是很难认出她来的。猛一看，仿佛是个用树枝和破衣裳做的在庄稼地里驱赶麻雀的稻草人，她神话般地活过来了，她跟这些稻草人简直像极了。岁月，能摧毁最坚固之物的岁月，逐渐把她脸上那层胭脂色的外皮揭掉了，露出了患过丹毒的皮肤，有些地方有皱纹，有些地方肿胀。一只眼睛变得比另一只大，两只眼睛都不好看。更难看的还是那个嘴巴，嘴唇似乎长了疮，

红红的牙肉大部分露了出来，满口牙齿参差不齐，残缺不全，不少牙齿蛀了。她的身体没有半点丰满可言，大腿也没有个线条；浑身上下都是棱角，活像一副捆扎起来的骨头架……两只手很脏，脚上那双露出脚指头的鞋子更是脏得没法儿说！然而，最让纳萨林吃惊的却是，瘦小的女人走近他身边的时候，仿佛羞羞答答，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胆怯，这是她身上最异乎寻常的变化。安达拉脸上的羞涩之情使赶路的神父吃了一惊，她见到他那副叫化子装束毫不奇怪，也使他惊疑不定。他的变化并不使她感到意外，似乎她早已预料到了，要不就是他本来就是那个模样。

“先生，”犯过罪的女人对他说，“我不愿意您不同我说句话就走了……您要知道，自从火烧房子那天起我就在这儿了，谁也没瞧见我，我也不怕法庭。”

“那好，愿上帝保佑你。现在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不用，我就想告诉您，‘瞌睡虫’是我的表姐，因此我就躲到这儿来了，他们跟照顾公主似地照顾我。我什么事都帮他们干，我不想再回到叫人恶心的马德里去，在那里好人也要变坏。他奶奶的……”

“早安……再见。”

“请等一等。您别急。告诉我，那些法庭的狗腿子找过您的麻烦吗？男盗女娼的家伙们！我心里觉得他们准是找您的麻烦去了，还有‘骆驼’，那个傻瓜蛋准对法庭添油加醋地编了好些坏话。”

“‘骆驼’也好，法庭也好，不管什么对我都无所谓了。忘了这件事儿吧……愿你平安。”

“等一等……”

“我不能耽搁了，我有急事儿。误入歧途的安达拉呀，我只想告诉你，别忘了在我家我对你的忠告；你要改过自新……”

“我已经改得不能再好了！……我对您发誓，即使我再变得漂亮些——可惜我没那福份了，也不会再上魔鬼的当了。现在，我这个恶心样儿谁见了都怕，没有人会打我的主意了。因此，如果您不生气的话，我想对您说件事儿。”

“什么事呀？”

“我想跟着您去……跟您走遍天涯海角。”

“不行，我的孩子。你将受尽千辛万苦，你将忍饥挨饿……”

“我不怕。请让我跟您在一起吧。”

“你没安好心。你的悔改是骗人的；这只能说明你因缺乏魅力而绝望了，但在内心深处，你还存在着邪念，你身上还藏着老毛病。”

“您不让我跟着您吗？”

“我看透了您……是您放火烧了那间我庇护您的房子。”

“对，而且我不感到后悔。他们不是要追踪我，而那种气味儿又会污损您的清白吗？那就坏气味儿用火除吧。”

“这是我告诉您的，我是希望你用火来清除你身上的污浊。”

“什么火？”

“上帝的爱。”

“跟您在一起……我身上就会燃起这种火。”

“我不信……你不可救药。你留在这儿吧。孤独是灵魂的良师。我会找你的。心里想着上帝，把你的心给他；反省你的

罪过，回忆罪过，唾弃罪过，憎恶罪过。”

“让我跟您去吧……”

“不行。如果有朝一日你变好了，你会找到我的。”

“在哪儿？”

“我会告诉你的。再见。”

不等她再说，他快步走远了。安达拉坐在山冈上，从地上捡起小石块儿扔在不远的地方，她的眼睛没离开那条小路，神父沿着小路越走越远了。神父回头望了两三次，望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已经走得很远了，她已成了绿色原野中的一个小红点儿。

第二章

亡命之人远行的第一天，遇到的事情没什么真正值得一提的，仅仅因为是第一天，也就是说这是他初试基督教徒的冒险生涯，才有必要把这些事记载下来。离开安达拉不久，他听见了隆隆炮声。炮声越响越近，跟焦雷似的，撕裂空气呼啸而来，震得人心里发憷。他朝传来炮声的方向望去，只见一队队士兵来来去去，跟正在打仗似的。他明白他已经走近军队进行实战演习的训练场了。狗严肃地瞧了他一眼，仿佛在说：“我的主人，这是闹着玩的，军队一年到头都这样，开枪放炮，这些人跟在那些人后面跑。而且，如果我们在他们开饭的时候走过去，您就放心吧，准会给我点什么东西的。这些人很开通，是穷人的朋友。”

纳萨林停住脚步，看了一会儿那壮观的游戏，火花闪亮之

后，浓烟腾空，袅袅消散。他继续埋头赶路，不多一会儿，碰见了一个赶着五十来头山羊的牧人。那是个老头儿，一看就是个典型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混血儿，他颇不放心地瞅了赶路人一眼。尽管如此，游方神父还是彬彬有礼地问候了他一句，向他打听离他要找的那条路是不是还很远。

“看来你是干这个行当的新手，”牧人对他说，“从来没见过这方来过。你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阿干达来的吗？我告诉你吧，警察接到了命令，要把所有的叫化子都抓起来，送到马德里的收容院去。当然，很快又会把这些人放出来，因为那儿供不起这么多流浪汉吃饭……上帝保佑你，兄弟。我没什么东西给你。”

“我有面包，”纳萨林说，一边把手伸进背囊，“如果您要的话……”

“什么样儿的，好心人？”老头回答说，一边察看纳萨林拿出来的半个面包。“这是马德里的，是有棱角的那种好面包。”

“咱们匀着吃了吧，我还有一块儿，是‘毛头’嫂子在我出来时给我的。”

“多谢了，好朋友。分给我一半吧。你继续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二十分钟就上莫斯托莱斯大路了。喂，带了好酒了吗？”

“没有，先生；坏酒好酒都没有。”

“奇怪……再见了，乡亲。”

后来，他又碰见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扛着牛皮菜、生菜和洋白菜叶子，都是从菜根上揪下来的，喂猪用。纳萨林拿他的新行当做了个实验，农妇们异常慷慨，刚听见他的头几句话，就给了他两棵卷心生菜和五六个新鲜土豆，土豆是一个农妇从一只袋子里掏出来的。游方神父把要来的东西放进

背囊，心里想，晚上如果能找到一堆炭火，就可以烤土豆了，加上那两棵生菜，准是一顿可口的晚餐。在特鲁希略那条马路上，他看见一辆陷在坑里的双轮马车，三条汉子正在试图把它从坑里推出来。他自告奋勇，使出浑身力气——其实真没多大劲头——帮着推。车子顺利地推出来后，他们给他扔了一枚小硬币在地下。那是他作为叫化子伸手拾起来的第一枚钱币。到此为止，一切都还顺利。他觉得，他在那穷乡僻壤遇见的人，品性和马德里的人大不相同。想到这里，他得出结论：第一天里发生的事情非同寻常，在劫难逃，他将会碰到稀奇古怪的险情，今后还会遭受艰难困苦，忧愁烦恼，以及可怕的疾病伤痛，而那正是他那火热的激情所要寻找的。

沿着灰尘滚滚的马路，他一直走到黄昏才看见了房屋。他不知是不是已经到了莫斯托莱斯镇，也不想知道。看到有人住的房屋就行了。他朝那些房子走过去，想讨个歇处，哪怕是睡在柴堆里，牲口圈里，或者堆什物的棚子里也行。第一座房子很大，好像是个工场，有间破破烂烂的小饭馆或者说是茶水摊紧贴着隔墙。大门口，五六头猪正在稀泥里打滚。稍远一点，赶路人看见一个牲口圈，里头有辆马车，辕杠朝上，一群母鸡正鱼贯而入，一个女人正在水池里洗碗盘，还有一堆葡萄藤和一棵半干枯的树。他毕恭毕敬地走近一个大腹便便、面色红润、衣着一般的老头——老头正从大门里出来，——低声下气地要求老头允许他在院里的一个杓晃里过夜。老头的话（圣洁无上的圣母马利亚呀！）就像从嘴里喷出来的尖刀一样。最委婉的那句话是，他已经因为留小偷在家里过夜而烦透了。堂纳萨里奥没再听更多的话，摘下帽子向他道了扰，走开了。

在水池里洗东西的女人指给他一处房基，房基四周一部

分用土坯墙，一部分用荨麻和黑莓秆围着。从一个缺口钻进去，里边是刚开头的建筑：砖砌的壁柱一米来高，已经看得出建筑轮廓，此时爬满了枯黄的野草。地上，刺菊开得足有巴掌大，连接正后面高墙的两堵墙壁顶上，支着用七大八小的树枝、荆棘、麦草和泥巴凑合成的屋顶，摇摇欲坠，但却并非毫无用处，因为在屋顶下面已有三个乞丐栖身：一男一女，也许是对夫妇，还有个更年轻的男人，拖着一条木头假腿。在那极其简陋的“房间”里，他们已经舒舒服服地住下了，并且燃起了炉火，火上面支着一口砂锅。女丐正揭开锅盖准备翻一翻里面煮的东西，男丐气喘吁吁地在吹火。瘸腿乞丐用刀把一根根树枝砍断，小心翼翼地塞进火里。

纳萨林请求他们允许他在屋里住一宿，他们回答说，那个窝棚是没主儿的，谁愿进就进，愿出就出，不需要通行证。因此，他们不反对新来的人占一块地方，但别指望分享他们的热气腾腾的晚餐，因为他们比发明贫穷的人还要贫穷，只能进，不能出。苦行人急忙解释说，请他们放心，除了借火烤烤土豆外，别无他求。随后，他拿出面包分给他们，三个人毫不难为情地接受了。

“马德里那边怎么样了？”老丐问他。“我们走遍这些村镇之后，也想在圣伊西德罗^①节那几天赶到马德里去。今年那边怎么样？还是那么穷，商业还是那么够呛吗？……我听说萨加斯塔要垮台。现在谁是市长？”

堂纳萨林颇有分寸地回答说，他对生意买卖一窍不通，萨

^① 此处的伊西德罗(Isidro)疑是伊西多罗(Isidoro,一译伊西多尔)之误。伊西多罗(约560—636)系西班牙基督教拉丁教父。

加斯塔是不是当权也同他毫无关系，他了解市长先生，差不多就跟了解特拉皮松达皇帝一样。说完这些，寒暄就宣告结束；三个乞丐就着大砂锅吃了晚饭，没有邀请新到的客人共享；纳萨林烤熟了他的土豆。四个人都想躺下，各自寻找最避风的角落。他们把最差的地方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乞丐，那里几乎已经是屋子外面了；然而，这丝毫无损于他的顽强精神。他找了块石头当枕头，尽可能地把身子裹进毯子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他心里安宁，身体困倦，酣然入梦了。那条狗缩成一团偎在他的身边。

深夜里，狗的哼叫声把他惊醒了，俄顷，狗的哼叫变成了狂吠。纳萨林从坚硬如铁的枕头上抬起头来，看见了一个人影，起初，他没有看清来人是男是女，只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

“别害怕，神父，是我，是安达拉，尽管您没同意，今天下午我还是一直跟着您来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疯了吗？当心点，你要把这几位……先生吵醒了。”

“别，让我把话说完吧。是那该死的狗在叫……可是我，一直是悄没声的。我一直跟着您，看见您进这儿来了……您别生气……我想听您的，不来；可是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身不由己的事儿……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得追随您，直到世界的末日来临，要不，就把我活埋算了……啊！您再睡一觉吧，我在这草丛中躲一会儿，休息休息，我不想睡觉，我睡不着，操他妈！”

“滚开，要不就闭上嘴巴。”善良的神父边说边把隐隐作痛的脑袋搁到石头上。“这几位先生会说什么呀！你听见了吗？他们已经在抱怨你弄出的响动了。”

果然，假腿乞丐——他离这边最近——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什么。狗又向不速的女客下逐客令了。后来，又恢复了宁静，要不是那对老年男女鼾声如雷，真可以说是万籁俱静。黎明，所有的人，包括纳萨林在内，都醒了。他睁眼一看，不见安达拉，不由想到，安达拉的半夜出现也许是个梦。三个衣衫单薄的乞丐和这个新入道的乞丐聊了一阵，两个老年人把他们当年的处境描述得惨不忍闻，纳萨林恻隐之心大发，便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赶车人给他的那枚钱币——给了他们。不一会儿，安达拉进来了，说她在他醒来之前出去了。因为她睡不惯那么硬的床，天亮前就醒了。她到大路上去辨认方向，发现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莫斯托莱斯这个大镇，她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她从老家到这里来过几趟。她接着又说，如果堂纳萨里奥允许，她想去打听一下，贝亚特里斯和法维亚娜两姐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她们是她的朋友，其中一个在马德里同一个屠夫有过来往，后来两人成亲了；屠夫在这个镇子里开了片酒店。神父不认为访友是件坏事，尽管为此她得走遍天涯海角，因为他实在不愿把那么个女人带走。一个钟头后，游方神父正在同一个慷慨地赠送了他一碗奶汤的牧羊人闲谈时，看见他的追随者垂头丧气地来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都只好听她唠叨了一阵，她讲的情况他初时毫不在意。开酒店的屠夫在莫斯托莱斯镇的一个节日里被一条小公牛扎死了，扔下孤苦伶仃的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两姐妹现在住在一个乱哄哄的酒店里，离这儿百十来米。她们一贫如洗，正准备到马德里去糊口谋生（这事对贝亚特里斯来说现在还不难，她年轻，长得一副好模样儿），但那个孩子得了重病，是治不好的斑疹伤寒，很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把她送进天堂。

“上帝的天使！”苦行神父叫了起来，双手交叉成祈祷的样子。“不幸的母亲！”

“我呢，”悔罪女人接着说，“看见那个凄惨劲儿，看见当妈的哭个不停，贝亚特里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女孩子满脸都是红斑……心里直发酸……后来，我一阵心血来潮，仿佛听见有人在我的五脏六腑里大声疾呼，您知道吗？……哎呀！这不会有错……我心里一喜，对自己说：‘我去告诉纳萨林神父，看他是不是愿意去瞧瞧那孩子，把她治好。’”

“不明事理的女人！你在说些什么呀？我是医生吗？”

“医生，倒不是……可是您的药最灵。只要您愿意，堂纳萨里奥，那个孩子就能得救。”

第三章

“我去，”听完安达拉第三次请求，这位阿拉伯曼恰人说，“我去就是了，但只是去对那两个可怜的女人说几句慈悲的宽心话……我的能力只有这些。我的孩子，同情，基督的爱和他人的爱，不是医治身体的药。走吧，对；告诉我怎么走；不过不是去给孩子治病，要治病还得靠科学，如果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只有听凭万能的上帝安排了。”

“您就拿这来胡弄我吗？”安达拉以在“巾帼英雄街”避难时惯用的不顾廉耻的口气反唇相讥。“您别在我面前谦虚了；我认准了您是圣人。去吧，去吧。别对我说这些！……只要您愿意，创造一个奇迹又费您什么事儿呢？”

“别胡说八道了，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妇道人家，不合格的

女教徒。我能创造奇迹？”

“您不创造，谁创造呢？”

“我……你这个榆木疙瘩；我，上帝的末等奴仆，有什么奇迹可言！你从哪儿想起的，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一钱不值的人，上帝怎么会赋予我那种神奇的本领呢？普天之下，只有几个人，少数几个上帝挑选出来的人，他们是天使，不是人，才享有这种本领。不幸的女人呀，你别让我再见着你吧，你的无知，同信仰是两码事儿，它是一种迷信，它让我气得不能再气了。”

的确，他真气坏了，边说边举起棍子做出要打她的样子。这种举动他很少有过，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满脑袋谬误的家伙，尽想邪门歪道的家伙，从身体到灵魂都恶习难改的家伙。难道我是江湖骗子吗？我想骗人吗？……你这笨蛋，别再跟我啰苏什么奇迹了，不然我会认为，要么你是在拿我开玩笑，要么就是你对上帝的十诫一无所知，就跟你坏得一无是处一样。”

安达拉不相信，她认为她的庇护人说的话是谦虚之词；然而，她没有再提起奇迹什么的，只是坚持要带神父去看她的朋友和那个奄奄一息的女孩。

“这个，可以……去看看这个可怜的人，去安慰她，祈求主让她们解脱灾难，我会这么做的……那当然啦！这是我最大的乐趣。走吧。”

不用五分钟就到了；丑女人带着他三步并做两步穿过了杂草丛生、泥浆遍地的小巷子，来到一家简陋的小酒店。店里是泥地；墙上满是裂缝，仿佛是百叶窗叶，风和阳光都从缝里钻进来；蜘蛛网结满了，几乎把屋顶都蒙住；空酒桶、酒瓮、破烂家什，满地都是。在那里纳萨林看见了那处于凄风苦雨中的

一家人：两个女人身上裹着毯子，眼睛因哭泣和失眠而通红，似热似寒，瑟瑟发抖。法维亚娜用头巾齐眉把脑袋紧紧扎住。她皮肤黝黑，未老先衰，干瘦干瘦的，衣裳破破烂烂。贝亚特里斯年轻多了，看样子最多不过二十七八岁，头巾的裹法与众不同，逗人喜爱，衣裳虽已破旧，但仍然看得出她有注意修饰的习惯。她的脸蛋说不上漂亮，但看起来顺眼；她身材匀称，高个儿，亭亭玉立，透出几分高贵气派；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四周涂着浓厚的青黛色，黑中微微透紫。耳垂上，假金银耳环熠熠生辉。两只手保养得很好，像是个城里闺秀。手指上戴着廉价的戒指。

在酒店的暗角处，她们拉了一条绳子，挂在绳子上的帘布，宛如剧院的帷幕。帘子后面，就是卧房了，病女孩的床，也可以说是摇篮，就放在那里。两个女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迎接游方圣人，显然是因为听了安达拉的介绍；她们请他在一条小板凳上落座，敬了他一杯山羊奶和一块面包。为了不使她们感到难堪，他接受了，并和那个马德里女人一起分享。两个邻居老太婆悄悄溜进来看热闹，盘腿坐在地上，惊疑不定地盯着善良的纳萨林。

众人谈开了小女孩的病情，她的病来势很猛。得病那天，天一亮她母亲就觉得要出事儿，因为开门的时候，她看见两只乌鸦在门前飞，三只喜鹊站在房子对面的一根木头上。这已足以使她胆战心惊了。后来，她下地的时候，看见那只还没断奶的小山羊在她面前乱蹦。一切都是不祥之兆。她回家的时候，女儿烧得烫人。堂纳萨里奥问她们是不是请医生来看过了，她们说已经看过了。镇里的主治医生堂桑达利奥已经来过三次。第三次来时说，只有上帝创造奇迹才能拯救那个孩子。她们还

请过一位女走方郎中，那个郎中曾经治好过不少怪病，她给女孩贴了一张用半夜子时抓的四脚蛇尾巴熬的膏药……膏药贴了以后，小孩起初好像有点起色，但很快她们又绝望了。女郎中非常伤心地对她们说，四脚蛇膏药没起作用，是因为那天晚上是下弦月，如果是上弦月，就会十拿九稳，药到病除。

纳萨林严肃地，几乎是愤怒地责备她们不该愚蠢地相信那些骗人的鬼话。他劝导她们，除了科学之外，什么也别相信，当然，应该相信上帝超过相信科学和其它万事万物。她们对好心的神父表现了狂热的虔诚，跪着哭求神父去看看那个女孩子，把她治好。

“可是，我的孩子们哪，你们怎么能让我去治好她呢？你们别发疯了。母爱蒙蔽了你们的眼睛。我不懂得医病。如果上帝要让你们失去这个孩子，上帝知道怎么做的。你们就听天由命吧。如果上帝决定把她给你们留下，只要你们祈求上帝就行了，当然我也会去求上帝这么做的。”

她们又三番五次地恳求神父去看看女孩，于是纳萨林就到帘子后面在孩子的床边坐下，默默地观察了她好久好久。小卡门的脸色一片死灰，嘴唇差不多变成了黑色，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皮肤热得烫手，浑身没有一点知觉，软绵绵的，恐怕难逃一死了。两个女人——孩子的母亲和姨妈，又放声大哭起来，泪水直流，跟着进去的邻居们也陪着大哭。在女人们的嚎哭声中，法维亚娜对神父说：

“要是上帝想创造奇迹，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我们知道您，神父，您是法力无边的天使，您身穿这件衣裳，赤脚走路，伸手乞讨，是为了效法我主耶稣。它也是赤脚无鞋，除了别人施舍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吃。我说，现在的时代跟当时是一模

一样的，主当时做的事情，您现在为什么不做了呢？千真万确，如果您想救活我们的孩子，您就能救活的，这如同白昼一样明显。我认准了，把我的命运交给您了，大慈大悲的神父。”

纳萨林一边缩回双手不让她们亲吻，一边以平静而坚决的语气对她们说：

“亲爱的女士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个不走运的罪人，我绝非完美无缺，你们看见我穿的这件破衣烂衫，那是因为我喜欢贫困，因为我相信这样是为上帝效劳。我不是为了自吹自擂，不是因为我感觉打赤脚比那些穿袜子、穿靴子的人更了不起，也并非为了装出这副穷得叮当响的样子，来说明我就比那些发了财的人更好。我不懂医术；我不会创造奇迹，我头脑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创造奇迹的念头：上帝是唯一能在他意愿下更改他赋予大自然的规律的人，不会通过我来创造奇迹。”

“您能，您能，您能！”所有在场的女人都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了……你们这样会让我生气的，别再说了！你们休想让我拿我所没有的神奇的力量来欺骗世界，也休想让我用我所没有的本事来盗取名声。我是个无名小卒，我不是圣人，甚至连好人都不是……”

“您是圣人，您是好人。”

“嗨呀！你们快别这么瞎说了，要不我就马上离开你们家了……你们严重地冒犯了我主耶稣。难道我这个上帝的可怜的奴仆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吗？就是跟上帝挑选出来的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我也不配同他们相提并论，上帝赋予了这些人以创造奇迹、感化异教徒的本领。不，不，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心地单纯；但是我不愿助长你们心中那将被现实打得粉碎的

幻想。如果上帝已经决定让这个孩子死去，那是因为她死了更好，就像让你们理应遭受随之而来的痛苦一样。你们坚强地接受天意吧，当然这并不妨碍你们带着信仰和爱去祈祷，去热烈地乞求主和圣母保佑这个孩子的安康。从我这方面来说呢，你们知道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

“什么呀，先生，什么呀？……请您快点做吧。”

“我只能够乞求上帝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的健康、美好的生命还给她，并且把我的健康，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他愿怎么拿去就怎么拿去；为了报答我们向上帝乞求的恩惠，乞求他把可能降世的一切灾难，一切祸事，一切惩罚和痛苦都降到我的头上……乞求他把最可怕的贫穷，最凄惨的瞎眼，最恶心的麻风病都降到我的身上……一切，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来承担，只求他把生命还给这个幼嫩而纯洁的孩子，让你们如愿以偿。”

他说得那么热忱，那么自信而坚决，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女人们突然感到一阵异常的兴奋，失声喊了起来。神父的热忱感染了她们，犹如火星落到一大堆火药上，她们痛哭流涕，虔诚地频频把双手交叉贴在胸前，恳求的哀叫声，悲痛的叹息声，响成一片，不绝于耳。这时，这位游方神父一言不发，神情严肃，伸手按住女孩的前额，仿佛在测量煎熬着她的热度，很久，很久，对捶胸顿足的女人们的喊叫声听而不闻。然后，他起身告别，并答应说还要回来。他打听镇里的教堂在什么地方，安达拉自告奋勇为他带路，到教堂去了。他一人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那个丑女人留在教堂外边。

第四章

黄昏，堂纳萨里奥走出教堂的时候，最先碰到的是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她们是去找他的。“孩子的病情没有加重。”她们对他说。“看来还稍微好了一点……她的眼睛睁开了一会儿，望着我们……且看今天晚上的情况吧。”

两个女人还说给他做了点简单的晚餐。为了不让她们觉得他自视清高和不近人情，神父接受了。他们又聚在酒店里边。法维亚娜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因为她看见中午时孩子的病略微有些好转，可是，下午病又加重了。纳萨林吩咐她继续给孩子喂医生开的药。

天花板上吊着的油灯发出惨淡的光，他们共进晚餐，作客的神父节食到了极点，只吃了半个煮鸡蛋，一小碗用面包渣做的糊糊。葡萄酒呢，他连瞧都没瞧一下。虽然她们用麦秸和几条毯子为他铺了一张软绵绵的床，但他坚持不在那里过夜，他想方设法谢绝了那几个人的再三挽留，决意带着他的狗去头天晚上留宿的那个宽敞的屋子睡觉。神父告退之前，他们又闲聊了一阵，最终还是谈到小女孩的病，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病，恢复的希望很是渺茫。

“她，”法维亚娜指着贝亚特里斯说，“也病着哩。”

“看来不像嘛。”纳萨林说，直到这时，他才比较留心地瞧了瞧她。

“那是，”安达拉说，“该死的神经方面的毛病。从马德里回来她就变成这样了；但从她脸上看不出来，对吧？她一天比

一天更水灵了……她的毛病都是被那个小伙子吓的，他可把她吓惨了。”

“你住嘴，傻瓜。”

“我又没说……”

“她得的，”法维亚娜说，“是心病，这么说吧，是妖术害的，因为，纳萨林神父，您要知道，在村镇里有鬼魂，有些人只要斜着眼睛看你一眼，就会让你生灾害病。”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别再迷信了，现在我再对你们说一遍。”

“我的病，”贝亚特里斯微微有些发窘地说，“是三个月前就没有食欲了，一点都没有，嘴里一颗麦粒儿都咽不进去。至于是不是中了邪，我自己也不知道。吃不下饭也就睡不着觉了；每天晚上我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夜到天明，胃里好像塞着块硬东西，跟最大的花岗岩拱心石似的。”

“后来，”法维亚娜接着说，“她的病发作了，很厉害，厉害极了，纳萨林先生，我们几个人都按不住她。她大喊大叫，满嘴吐泡沫，后来又狂呼乱叫着跑出去了，说的那些事儿都叫人脸红。”

“你别说蠢话了。”安达拉满有把握地说。“这是魔鬼钻进身体去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得过这种病，后来用一种什么……药粉给治好了，那种药叫做什么……‘大玩笑’……我也说不清。”

“是魔鬼也好，不是魔鬼也好，”贝亚特里斯说，“我得的那种病想都想不出来，神父先生，发作的时候，如果我妈还活着，我都敢把她宰了，还会把一个活生生的小孩或者一条人腿吃下去，要不就用牙齿把小孩和人腿撕碎……后来，那个难受

劲儿哪，真巴不得一下子死掉！有时候，我一门心思想死，想出各种各样自杀的方式。后来，我对万事万物的厌恶更叫人受不了。我一走近教堂，就觉得毛发直竖。进去吗？宁可死掉……看见一个穿黑衣裳的神父，看见笼子里的一只乌鸦，看见一个驼背人或者一条领着猪崽的母猪，我就害怕得要命。听见钟声呢？简直要叫我发疯。”

“这个嘛，”纳萨林说，“既不是巫术，也不是什么魔鬼；这是一种常见的、被医生研究得很透彻的病，叫做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对极了；医生就是这么说的。莫名其妙的就发作了，又不知不觉地止住了。吃药吗？我的上帝呀，什么药我都吃过！礼拜五泡的接骨木，黑奶牛的血清，拌着洋葱捣碎的蚂蚁！还有，在脖子上挂过的十字架，小牌牌，死人的大牙都不知道吃下去有多少了！”

“您的病已经治好了吧？”纳萨林问她，又瞧了她几眼。

“没有，没治好。三天前又感到腻歪了，烦得要命；但比以前轻一些了。病在慢慢好转。”

“我同情您。这种病一定非常难受。怎么治呢？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想象，那就应当试着通过想象来医治。”

“怎么治？先生。”

“要设法深信不疑，那些个反常现象是幻觉。您不是说神圣的教堂让您厌恶吗？那么就战胜这种厌恶，走进教堂去，虔诚地祈求主让您的病情减轻。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那样您的身体里就再没有魔鬼了，我们姑且把神经系统中产生的这些奇怪感觉叫做魔鬼吧。您要相信，那些现象并不意味着您的内脏受了伤或者得了病。您要战胜忧郁，保持心情舒畅，散散步，尽量多吃东西，别胡思乱想，设法睡觉，那您就全好了。

哎呀，女士们，天不早了，我得去休息了。”

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把他一直送到住处——那间空棚子，用草和石头尽可能给他铺好床才回去。

“说来您也不会相信，神父。”告辞的时候，贝亚特里斯对他说。“您说的关于我得的这种病的话，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如果是魔鬼的话，那就是魔鬼；如果不是魔鬼，那就是神经……我相信您，胜过相信天下最高明的医生……那么……晚安。”

纳萨林作了长时间的祈祷，然后，一觉睡到天亮。在简陋粗糙的房顶上做窝的鸟儿悦耳的啼鸣，把他从梦中唤醒，一会儿，安达拉和她的女友来了，向他报告好消息。孩子好些了！那天晚上过得很平稳，从拂晓开始，病势减轻，眼睛也明亮多了，这些都是病情好转的信号。

“如果这还不算奇迹，就请上帝来看看吧！”

“不是奇迹。”纳萨林严肃地对她们说。“上帝同情这位不幸的母亲。也许，就是我们没有祷告，上帝也会这么做的。”三个人一起到酒店去了，看见法维亚娜欣喜若狂。她伸开双臂去搂神父，甚至还想去吻他，他坚决阻止了。看来有希望，但还不能肯定孩子会好。可能有反复，那么，可怜的母亲该如何悲痛呢！总之，不管结果如何，如果她们没有别的吩咐，吃过那极为简单的早餐神父就要走了。三个女人的盛情挽留都无济于事。那里已经无事可做了；他觉得自己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他必须走了，去走完他的旅程，实现他的神圣理想。

告别的场面是动人的，虽然他再三劝那个马德里丑女人别跟着他去，但她以特有的粗鲁的方式说，她偏要去，跟着他

走到世界的尽头也心甘情愿，因为这是她内心的无比强烈的要求，她的意志无法抗拒这个使命。于是，两人走了，一群小孩和当地的几个老太婆围着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为了躲开使他感到不自在的前呼后拥，纳萨林离开大路，走进大道左边的田野，朝着远远可见的一片树林一直走去。

送行人都回去后，安达拉对他说，“您知道吗？昨儿晚上贝亚特里斯说，要是孩子的病好了，她也要跟我一样。”

“干什么？”

“您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让她别琢磨这种事了。我不希望任何人跟着我。我一个人更好。”

“她愿意。她说是为了悔罪。”

“如果是忏悔在召唤她，那么现在接受召唤正是良机；不过，她要悔罪也不必跟着我走。让她放弃她的所有财产，在我看来她这么做并不是作出很大牺牲，然后，出去乞讨……但一个人去。每个人都按照他的良心的启示去做，每个人都孤孤单单地去做。”

“可我说，我们愿意带她一块儿走……”

“谁让你这么多嘴多舌的？……”

“我是多嘴多舌了，是的，先生，因为我喜欢贝亚特里斯，我知道这种生活对她有好处。流浪有助于她赶走那个正在吞噬她灵魂的东西，就是那个叫平托或者叫大个子平托的坏男人，我记不清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了。不过，我认识他：样子挺漂亮，老婆死了，这个地方长着一撮毛。这个人把她的感情一口口吸干了，把魔鬼塞进了她的身体。他欺骗她，今天视她一钱不值，明天又把她哄得团团转，您瞧，这就是她为什么那么

歇斯底里的原因。出来讨饭对她合适,是的,先生,对她合适,可以把头脑中的坏东西清除干净,如果她的身体里没有魔鬼,那么在她的脑袋里肯定有无数魔鬼。这一切都是从一次打胎开始的;仔细算来,应该是两次……”

“多嘴的女人,你给我讲这些无聊的故事干什么呀?”纳萨林生气地说。“我跟贝亚特里斯,跟平托,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呀?”

“您应当拯救她,要是她不跟我们一同去忏悔,洗涤她的灵魂,那么她就还会去干坏事,跟身体有关的事,操他奶奶!她差一点儿就走了!女孩子生病的时候,她已经把衣裳装进箱子准备去马德里了。她把塞维叫她去的那封信给我看过……”

“别给我讲故事了!”

“就讲完了……塞维告诉她,让她马上去,说那里……这个……”

“把嘴闭上!……贝亚特里斯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不;这个,不行;让她别听那个骗子的话……让她别吞魔鬼向她投去的诱饵,那里面裹的是异想天开的虚荣……告诉她别去,那里等待她的将是罪过,堕落,恶习,和可耻的毁灭,那时就悔之晚矣。”

“要是我们不回莫斯托莱斯去,亲爱的神父,这些话我怎么告诉她呢?”

第五章

“你可以回去一趟,我在这儿等你。”

“我说的话她不相信。最好您亲自去，好好同她谈谈，她就一定不会堕落了。她信任您，您对她的病只说了那么三言两语，她就觉得轻松多了，不再发火了。如果您认为合适，我们这就回去吧。”

“等等，让我想一想。”

“我们还可以顺便看看，那个女孩子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我觉得她应该还活着。”

“那我们回去吧，先生……看看到底怎么样了。”

“不；你去吧，告诉你的朋友……总之，我明天再决定吧。”

用那天他们讨到的一点钱凑合着吃了晚饭，他们在一个院子里找了个地方睡觉。天刚亮，纳萨林就沿着从莫斯托莱斯来的那条路继续往前走，安达拉对他说：

“可是，您知道我们这是朝哪儿走吗？”

“朝哪儿？”

“朝我家那个村子，操他奶奶！”

“别再在我面前说脏话了。如果你再重犯一次，我就不让你跟着我了。嗯，你说我们这是在朝哪儿走呢？”

“波尔沃朗卡，就是我家那个村子，先生；我呢，说老实话，我不愿再回家乡去，那里有我的亲戚，他们当中有几个还有财有势哩，我的妹妹嫁给了那个检查站站长。您别以为波尔沃朗卡是个小地方，那儿有些人富着哪，有的人有六对……骡马。”

“我明白你回到家乡会脸红。”游方神父反唇相讥。“如果你是正派人，到任何地方去都不会脸红。那么，我们可以不朝那里走，我们可以朝这边走，这无损于我们的目标。”

他们走了整整一天，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只是那条从卡拉班切尔就跟着纳萨林的狗，开小差了。也许，那条狗在波尔沃朗卡也有体面的亲戚；也许，它不愿意离开它的故乡，傍晚时分，它像个不满的仆人似的不辞而别了，独自朝比利亚和科特方向走了，去寻找更好的归宿。在旷野中一棵白蜡树下露宿一夜之后，两个赶路人又看见了莫斯托莱斯，是安达拉领的路，堂纳萨里奥还蒙在鼓里。

“啊呀！我们这不又回到你的朋友们的镇上来了吗？听着，孩子，我不进去。你去吧，看看那个孩子怎么样了，顺便把我的意思告诉可怜的贝亚特里斯，让她别理会恶习的诱惑，如果她想行乞，过穷苦的日子，一点也用不着我……去吧，孩子，去吧。那架旧水车，这里看得到，水车就在那两棵枯树中间，我在那儿等你。别耽搁。”

他慢慢走到水车跟前，喝了点水，休息了一会儿。安达拉一溜小跑离开他之后还不到两个钟头，就回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跟着她，两人走近了的时候，他认出来了，是贝亚特里斯。镇里的几个小孩跟在她们后头。还没走到叫化子跟前，两个女人和那几个孩子就狂喜地大声喊叫：

“您知道吗？……孩子的病好了！神圣的纳萨林万岁！万岁！……孩子的病好了……全好了。说话了，吃东西了，看来完全好了。”

“孩子们，别疯疯癫癫的。告诉我好消息，用不着这么大喊大叫。”

“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安达拉大声喊道，还加上蹦跳。

“我们想让天上的鸟儿，水中的鱼儿，还有石头堆里的四脚蛇都知道。”贝亚特里斯兴高采烈地说，眼里闪着光芒。

“真是奇迹，他娘的！”

“安静点！”

“不是奇迹，纳萨林神父；但您是个大好人，您向主要求什么，他都会给您。”

“你们别对我说奇迹呀什么的，也别叫我神圣，那会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会逃到你们永远再也见不到我的地方去。”

小孩子们也在喊叫，欢快的喧闹声响成一片。

“如果先生到镇子里去，人们会把您抬着走。大家都以为孩子已经没救了，但您只是用手摸了摸她的前额，她就活过来了。”

“啊呀，你们胡说些什么！我真庆幸我没有到镇里去！总之，我们赞美主的无比慈悲……现在法维亚娜该多高兴啊！”

“先生，她高兴得疯了。她说如果不是您到了她家，孩子就死了。这我也相信。您知道镇里的老太太们在干什么吗？她们挤到我家去，要求我让她们在上帝派来的好心人坐过的那条小板凳上坐一坐。”

“简直是胡说八道！多么幼稚！多么无知！”

这时，堂纳萨里奥才发现贝亚特里斯光着脚，穿一条黑裙子，胸前系着一条短头巾，背上背着一个口袋，一条头巾把整个脑袋都裹住了。

“你要去旅行吗？”他问。用“你”相称，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村里人说话时都是这个样。

“她要跟我们一起走。”安达拉坦然地说。“您明白，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您知道，到那里去，跟塞维去，再就是跟我们走。”

“那么就让她一个人去开始她的善行吧。要不就你们两个一起走，我自个儿走。”

“不，绝对不行。”莫斯托莱斯来的女人说。“您一个人走不合适。这一带有许多坏人。带着我们一块儿走，您丝毫不必担心，我们知道怎样保护您。”

“不，我本来就不担心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可是，我们妨碍您什么呢？先生……”波尔沃朗卡村那个女人说，微带娇嗔。“如果我们身体里再附着魔鬼，谁来帮我们把魔鬼赶走呢？谁又来教给我们关于灵魂，关于美德，关于慈悲和贫困的那些美好东西呢？让她跟我两个人走！我们两人都是失过足的！您瞧！……唉，人家全心全意地爱戴您，没有一点坏心，全是为了学好，您却这么来报答人家！……我们是不好，可是如果您把我们扔下不管，我们又会怎么样呢？”

贝亚特里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头巾擦眼泪。善良的纳萨林想了好一阵，边想边用棍子在地上乱划，终于，他对她们说：

“如果你们保证学好，保证听我的，那就跟我走吧。”

同莫斯托莱斯的孩子们道别的时候，他们把那天化到的少数零钱分给了他们。三位乞丐沿着大道右边的那条小路开始了他们的行程，说是到纳瓦尔卡内罗去。白天又闷又热；晚上狂风大作，他们朝西走；一阵令人心惊胆战的电闪之后，雷声轰鸣，倾盆大雨使他们迷失了方向。幸而，他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旧茅屋，进去躲避这阵暴风雨。安达拉搜集了一堆干柴和树叶。贝亚特里斯是个细心的女人，带有火柴。篝火点着了，三个人围上去烘烤衣裳。他们决定在那里过夜，因为不可能找到更舒适更安全的地方了。纳萨林讲了关于教义的

第一课，这些内容，两个女人一无所知或者早都忘得一千二净了。半个多钟头里，两个女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娓娓而谈，没讲一句应景的废话，对她们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原罪，原罪带来的一切可悲的后果，一直讲到上帝慈悲无边地决定拯救世界，把人类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这些基本知识，游方神父讲得浅显易懂，有时候，用举例的方式，把问题给她们讲得更透彻。两个女人听得目瞪口呆，尤其是贝亚特里斯，听得一字不拉，一切都轻而易举地领会了，并且铭记在心。然后，他们作了念珠祈祷和连祷，两个女人又背诵了几句她们的导师希望她们马上就记住的话。

第二天，三个人跪着做完祈祷后又出发了，运气颇佳：走在前面向沿途村落和住户乞讨的两个女人，要到一大把零钱和不少蔬菜、面包以及其它东西。纳萨林想，他们那种赎罪太轻松了，因为自打他离开马德里，接二连三碰到的都是好事。没有一个人对他恶言相加，他没碰到过任何麻烦；只要他讨，几乎总能要到东西，他还没有尝到过忍受饥渴的滋味。而且，他享受到了宝贵的自由，心里感到快乐，身体也强健了。自他登程以来，连牙痛也没有过，再说，不必再为鞋子和衣裳操心，也不必因帽子的新旧或者仪表的整洁与否而不安了，这是何等的快乐！因为离开马德里之后很久没有刮脸，他的胡子已经长得很长了，黑胡子变得花白了，尖尖的，很优美。因为在田野里风吹日晒，他的脸色变成了古铜色，红光满面。神父的模样完全消失了，他已经没有那副神父派头，显出了典型的阿拉伯人的俊美的相貌。

瓜达拉马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新近下了暴雨，河水猛涨。但没有费多大劲他们就在上游找到一个可以涉河而过的

地方。过河后，他们沿着一片不再那么荒凉和贫瘠的田野往前走，不时看见住房，小村落，精耕细作的土地，更多的是树木和小森林。下午时分，他们远远看见了一片高大的白色房屋，房屋四周是葱郁的树林，一座造型美观的塔楼矗立在群屋之中，塔楼是红砖砌成的，仿佛是修道院的钟楼。走得更近一些，他们看见左前方有座低矮而寒伧的房子，颜色跟泥土似的，房顶上也有个小小的尖塔，这座房子看来是座村镇教堂。贝亚特里斯对他们路过的那一带的地理很熟，她对另两个人说：

“这新的地方叫新塞维亚，居民不多，那几座林荫中有个尖塔的大白房子，是一座别墅或称田庄，叫做科雷哈。别墅的主人现在正住在那里，他叫什么堂彼德罗·德·贝尔蒙特，有钱，高贵，还不太老，是个好猎手，出色的骑手，是整个新卡斯蒂利亚这一带脾气最坏的人。有人说，他是个坏透了的人，所有的魔鬼都在摆布他；他终日借酒浇愁，喝醉了的时候，见谁就揍谁，蛮横到了极点……他力大无穷，有一天，他打猎的时候，因为有个人经过他旁边没有下马，他就把那个人连人带马举了起来，扔到悬崖下面去了……有个小孩，因为吓跑了他要打的几只野兔，就被他打了无数棍子，人们把小孩弄出科雷哈别墅的时候，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在新塞维亚镇，所有的人都怕他，一看见他，大家都赶紧飞跑着逃开，边跑边在胸前划十字，因为有一回，这并不是说笑话，不知道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这位堂彼德罗到镇子里去了，正是弥撒刚散的时候，他啪啪地在殴打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大半人都推倒在地……总之，先生，我认为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别走近那个地方，因为那个人经常在这一带打猎，他很可能看到我们，对我们喊：谁在那儿了！”

“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纳萨林说。“你对这个恶人的描绘，使我更想朝那儿走，而不是后退。”

第六章

“先生，咱们别没事儿找事儿了。”安达拉说。“如果这个野蛮透顶的人给我们一棍子，那咱们就完了。”

边说边走，他们到了一条笔直的小路跟前，小路两旁各有一行杨树，看来是别墅的入口，三个叫化子先后踏上小径。两条狮子般凶猛的狗，狂叫着扑到他们身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们发动了攻击。多大的嘴巴，多尖的牙齿啊！纳萨林被咬伤了一条腿；贝亚特里斯被咬伤了一只手；另一个呢，裙子被撕成了碎片，三个人用棍子勇敢地自卫着，然而，如果不是从灌木林里出来的那个守门人及时制止，两条恶狗早就把三个人置于死地了。

安达拉破口大骂，而从她嘴里倾泻出来的对那座房子和房子里的魔鬼般的狗的诅咒，也并不过分。纳萨林和贝亚特里斯没发怨声。那个可恶的守门人，不但不对恶狗给他们造成的伤害表示同情，反而对三个叫化子恶语相加：

“从这儿滚开吧，流氓，懒虫，小偷！感谢上帝吧，幸亏主人没有看见你们；要是让他看见了，我的天哪，你们就再也不想伸出鼻子来闻科雷哈了。”

两个女人胆战心惊地把纳萨林拖着走开了，看起来，纳萨林对什么事都不发怵。在一片浓荫盖地的榆树林里，有条小溪淙淙流过，她们坐下来喘口气，并用小溪里的水为善良的神

父洗伤口，然后，又用有先见之明的贝亚特里斯带在身上的布条把伤口裹住。从下午直到深夜祈祷的时候，她们始终谈的是遇到的这场危险。来自莫斯托莱斯镇的女人又讲了一些贝尔蒙特先生横行霸道的事。她说，他是个恶名远扬的鳏夫，老婆是他自己杀死的。他的家庭，是马德里的贵族，家里人都不理他，把他关在那座乡间住宅里，就像关在苦役犯监狱里似的。他们派了很多能干的仆人，有些人侍候他，给他干家务活儿，另一些人则密切地监视他，如果他一旦逃跑，就赶紧去向 he 家里的人报告。这使得纳萨林想见一见那个十恶不赦的人的愿望益发强烈了。三人商量好就在那片浓密的榆树林里过夜，在那里作祈祷，吃晚饭。吃过“饭”之后，纳萨林说，不管会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到科雷哈别墅去一趟，这是他心里的唯一欲望。他有预感，在那里他会遇到很多的痛苦，或者，起码要受到惩罚、轻视和羞辱。

“要知道，我的孩子们，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的！如果我们面前不出现苦难，不出现莫大的灾难、可怕的饥饿、邪恶的人和凶猛的野兽，这种生活就太舒服了，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如果不来过这种生活，就傻到家了。你们是怎样想的呢？以为我们会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吗？你们再三地要跟着我走，可是当出现锻炼的机会的时候，你们又想打退堂鼓了！这么说来，你们没有丝毫必要跟着我了；我认真地对你们说，如果你们没有勇气去走充满危险的崎岖小路，只想走平平坦坦的、鲜花盛开的大道，那你们就该向后转，让我一个人走。”

两个女人试图用想到的一切理由去说服他，其中有些理由不无实际意义，比如：当灾祸降到她们头上的时候，应当正视并忍受；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鲁莽地去自讨苦吃，都是不妥

当的。她们以其粗浅的方式，三番五次地说明这一点，但是，一直说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有把他说服。

“正是因为住在科雷哈的那位先生有狠心肠的名声，”他对她们说，“正是因为他对卑贱者残忍，对软弱者凶狠，我才想去敲他的门，同他谈谈。这样，我才能亲自看一看，舆论是不是公道。舆论，亲爱的女士们，有时候是大错特错的。再说，就算这位先生……果然坏，你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堂彼德罗·德·贝尔蒙特。”

“就算这位堂彼德罗是个恶棍，我也要让他看在上帝份上施舍点什么，走着瞧吧，看这个恶棍会不会发善心，施舍给我。如果他不，对他和对他的灵魂来说，都更加糟糕。”

他不想再听两个女人的道理了，见她们吓白了脸，浑身发抖，便吩咐她们就在那里等他，他一个人去，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怕，义无反顾，最坏也不过是死，或者大不了被狗咬几口就是了。他抬腿就走，她们大喊起来：

“您别去，您别去呀，这个野蛮人会宰了您的！……唉，亲爱的纳萨林先生，我们再也见不到您了！……回来吧，快退回来吧，那两条狗和好几条大汉已经出来了，有一个好像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他带着猎枪哪！……上帝呀，无比圣洁的圣母呀，救救我们吧！”

堂纳萨里奥径直朝别墅的大门走去，他毅然决然地穿过那条林荫道，一个人也没有碰见。他已经走近那座楼房了，只见两个男人朝他走来，他听见了狗的叫声，但那些狗是猎犬，不是头一天那两头凶猛的大狗。纳萨林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近那两个男人。他留神一看，那两人好像是站在那里等他。他也瞧着他们，心里想，一切都靠上帝安排了，步子依然轻快而安

详。走到那两个人跟前，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们的模样，就听见一个傲慢而愤怒的声音对他吼道：

“您往哪儿走呀，鬼头鬼脑的家伙？混帐东西！这是到我家去的路。”

纳萨林稳稳当当地站在堂彼德罗·德·贝尔蒙特面前——这么对他说话的人不可能是别人，用自信而谦恭，但谦恭里并无怯懦的口气说道：

“先生，我是来求您做件好事的，看在上帝份上。我很清楚这是只通您家的路，因为我相信在这块基督的土地上的所有的房子里都住着好心人，所以我才不请而至。如果这冒犯了您，请您原谅。”

说完这段话，纳萨林才得以尽情地观察科雷哈别墅的这个傲慢而又年迈的主人堂彼德罗·德·贝尔蒙特的模样。他的身材很高，简直可以称做巨人，长得一表人才，约摸有七十来岁，像他这样俊逸的老头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他的脸庞晒黑了；鼻子稍微有点大，曲线分明；两道浓眉底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拳曲的白胡子下端尖尖的；前额宽阔，说明他是个性情豪爽的人，高傲自负，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甘服从于他人。听他说了头几句话，纳萨林就看出他脾气粗暴，举止洒脱而专横。最奇怪的是，当纳萨林对他说完那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摘下帽子用谦恭的口气向他告别的时候，堂彼德罗目不转睛地打量起他来，好奇之心溢于言表。

“过来。”他对纳萨林说。“我没有给那些到我家来的懒虫和流浪汉一顿好打之外的东西的习惯。过来，我叫你过来。”

纳萨林迟疑了一下，因为就是胆量最大的人，也不可能不在那双凶光四射的眼睛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面前晕眩。堂

彼德罗穿一身讲究的薄衣服，像在上流社会久经沙场的人一样潇洒随便，足上登一双乡下人穿的靴子，头上呢，一顶深色轻便帽一直歪戴到左耳朵上。猎枪背在背后，精美的带子里装着子弹。

“现在，”纳萨林心里想，“这位善心的先生要摘下猎枪，一枪托把我的肠子捣出来了，要不就会用枪筒在我的脑袋上来一下，把我的脑袋砸开。上帝保佑我吧。”

然而，贝尔蒙特先生还在瞧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跟随他的那个也背着猎枪的人则看着他们两个。

“帕斯库亚尔，”绅士对他的仆人说，“你觉得这家伙如何？”

帕斯库亚尔显然是出于尊重而没有回答，堂彼德罗发出一声震耳的大笑，把脸凑近纳萨林的脸又说：

“你是摩尔人……帕斯库亚尔，他是摩尔人，对吧？”

“先生，我是基督教徒。”叫化子反驳说。

“信教的基督教徒……再瞧瞧吧！……但这并不排除你是纯种阿拉伯人。嗨！我对我见过的人记得清楚着哩。你是阿拉伯人，而且是东方的，是诗一般的、崇高的东方的。我长着眼睛嘛！……我一看见你就认出来了！……跟我来吧。”

说完，他就领着叫化子并肩朝家里走去，仆人跟在后面。

“先生，”纳萨林反驳说，“我是基督教徒。”

“这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想欺骗我吗？告诉你吧，我当过外交官，而且是领事，先在贝鲁特，后来在耶路撒冷。我在东方呆了十五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代。那才是真正的国家。”

纳萨林认为还是不反驳他为妙，便由他领着走，想看个水

落石出。他们走进一个很深的院子，听见了头一天那两只狗的叫声……从那洪亮的犬声里他听出是它们。尔后，他们穿过了第二道大门，进了一个更大的院子，那里有两只绵羊和两头荷兰奶牛正在啃院里的茂密的青草。大院子后面，是个小院子，中央有口水井。一圈圈稀奇古怪的围墙，使纳萨林觉得那座房子是个要塞或者城堡。他也看见了那座曾经从远处隐隐看到过的塔楼，原来是个巨大的鸽子房，鸽房四周，无数对美丽的鸽子正在绕房飞翔。

绅士取下猎枪，把它交给了仆人，命令他走开，然后在一条石凳上落了座。

叫化子和贝尔蒙特交谈的头几句话，奇怪得难以想象。

“告诉我：要是现在我把你推到这口井里，你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呢，先生？如果井里有水的话，我就淹死；如果没水呢，我就摔死。”

“你怎么想呢？我会把你推下去吗？……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你一定在镇子里听说过，我坏透了。”

“因为我一向实话实说，先生，的确，我要告诉你，我听到的关于你的议论不怎么好。但我相信，您古怪的脾气并不排除您有颗高尚的心，有一种正直的基督教徒的精神，热爱和害怕上帝。”

绅士聚精会神地听着，纳萨林心乱如麻，无所适从。

第七章

突然，贝尔蒙特开始训斥仆人，问他们是不是把啃玫瑰的

山羊放跑了。他骂仆人是懒鬼，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土包子，倒霉鬼，威胁说要剥掉他们的皮，割掉他们的耳朵，要不就把他们劈成两半。纳萨林愤怒了，但强忍着。“他对自己家里的奴仆尚且如此，”他想，“对我这个陌路穷人又当怎样呢？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动过我一根毫毛。”绅士回到他身边时，尽管狂风暴雨已经过去，还继续发泄了一阵怒气，就跟火山爆发喷射岩浆以后还要喷吐一些渣滓和热气似的。

“这个无赖真叫人忍无可忍。他是在故意小题大做，叫我受不了。可惜现在不是封建时代，不能痛痛快快地把看着不顺眼的人都挂到树上吊死！”

“先生，”纳萨林开口说，决心不计后果，给这位不可一世的绅士上一堂讲解基督教精神的课，“您愿对我随心所欲地作各种估计，可以认为我在以下犯上；但我骨鲠在喉，必须告诉您，您对仆人的这种方式有违基督教义和社会公德，是野蛮的。您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至于我，我将衣不蔽体地、一贫如洗地离开您的家，跟进您家时一样。奴仆也是人，不是牲口，跟您一样，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也像古往今来的任何封建主一样，有人格，有自尊心，或者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所以直言相告，因为这是我的良心上的责任。现在，请允许我告辞了。”

绅士又一次仔仔细细打量了他一番：衣着，手，赤脚，十分匀称的脸，映入他眼帘的这一切，以及他耳朵听到的纯正的都市语言，都跟叫化子的外表不符。这使他吃了一惊，如坠五里雾中。

“你是货真价实的摩尔人，还是乔装打扮的叫化子？”他对纳萨林说。“你怎么懂得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学会了把事情说得这么透彻的？”

不等回答，他就站了起来，厉声命令叫化子跟他走。

“跟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要考查考查你。”

他把纳萨林带到一间宽敞的大厅，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核桃木沙发和桌子，四周是柜子和书架。他示意纳萨林坐下，自己也落了座；旋即又站起来，来回走动，神经质地躁动不安，亏得伟大的纳萨林久经锻炼，要不早就吓坏了。

“我有个想法……啊，美妙的想法！……如果是真的……不过，不，不可能。不错，是的……如果不是，就让魔鬼把我抓走好了。什么奇迹都会出现……混帐！一开始我就怀疑……我不是个任人蒙骗的人……啊，东方！多么伟大！……只有在东方才有精神生活！……”

他反反复复地唠叨这几句话，走过来，又走过去，毫不理会神父，却又不时停下脚步，惊奇又带几分迟疑地盯着他看。堂纳萨里奥心乱如麻，他一会儿认定这位科雷哈别墅的主人是上帝降给尘世的奇人，一会儿又认为他是个残酷无比的暴君，正在酝酿把客人处以极刑，现在却又耍弄他，跟猫吃掉老鼠之前先要玩弄一番似的。

“要是我自堕锐气，”他想，“那我的死就是平淡而愚蠢的。努力去抗争呢，如果这个狂暴的巨人真要用野蛮方式对待我，那么在他下手之前我一定要让他听听福音的真谛。”

“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兄弟，”他说，并站了起来，逐渐采用他通常对待坏人的那种冷静而有礼的语调，“请原谅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基督让我这样做；我必须遵从他的训示。我看见歌利亚^①就在我的面前。不管他如何威力无穷，我正带

① 歌利亚，《旧约全书》中的非利士勇士，为大卫所杀。

8. 着我的武器一直朝他走去。劝诫犯错误的人，是我的天职；对象的狂傲不会使我胆寒；我的卑微的外表，并不意味我对我所信奉的宗教无知，也不意味我对我可以向需要的人讲授的教义无知。我无所畏惧，如果有人硬要用死亡来报答我送给他的基督真谛，那我将欢欢喜喜地去迎接死神。在此之前，我必须告诉您，您正在犯着不可饶恕的罪行，您的专横跋扈，严重地冒犯了上帝，如果您不改弦更张，您的门第将对您毫无用处，您的虚幻的荣誉和财富也将对您毫无用处。这些无用的负担，您越想背在身上，就把您埋得越深。愤怒是一种严重的灾祸，它是促使您犯下更多罪行的诱饵，它使您失去战胜邪念所需要的冷静。暴怒早已卖给了魔王撒旦，撒旦知道，制服那些轻易发怒的人是很容易的。请您熄灭雷霆之怒吧，对卑贱的人应当更有礼貌和更有人情味儿一些。我不知道您是否爱上帝；但不爱他人的人，是不可能具备这种伟大的爱的，因为爱树之根是扎在我们的土地上的，这种根就是对同类的爱，如果根枯萎了，我们怎么可能指望树上开花结果呢？您听我说话所表现出来的惊讶之情，证明您不习惯于听这种真理，更不用说这种真理是出自一个衣衫褴褛、赤脚无鞋的不幸的人之口了。因此，基督的声音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进去吧，什么也别怕，谁也别怕，因此我进来了，面对面地站在您这条巨龙之前。如果您高兴，就请张开您的血盆大口，伸出您的锐利的爪子，把我吞下去吧；但直到我呼出最后一口气，我也要对你说，改弦更张吧，是基督派遣我到这里来召唤您相信真理的，如果您不立即听从召唤，就向您宣告上帝的判决。”

他说话时科雷哈别墅的主人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全神贯注地听，甚至面露敬意。纳萨林深感意外。此人倒不一定是

在神父面前自惭形秽，而是这番高论居然从这个衣不蔽体的人的嘴里说出来，使他惊呆了。

“这件事情容后再谈……”他平静地对纳萨林说。“我有个想法……有个使我震惊的想法……你要知道，很久以来，失去记忆力是我一生中遭到的最大惩罚，也是使我暴怒的缘由……”

蓦地，他在前额上拍了一巴掌，说：“想起来了。欧雷卡，欧雷卡！”他几乎是一步跳到邻近的一间屋子里，莫名其妙地把好心的叫化子一个人丢在那里。贝尔蒙特出去时敞着房门，使叫化子得以见到屋里的情形。那是一间藏书室，贝尔蒙特在一张宽大的桌子上翻着纸堆。他一会儿飞快地浏览一张张巨大的、看来是来自外国的报纸，一会儿又翻开一本本杂志，最后又从书架上拿出几个卷宗，聚精会神地查阅。查了将近一个钟头。纳萨林看见，有几个仆人到书房去，领受主人的指示，主人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善。终于，仆人们和主人都从另一道通往那座大楼内部的门出去了。可爱的神父孤身一人，更加从容不迫地把自己所在的房间观察了一遍：墙上有几幅古画，画的是宗教传说，相当上乘，一幅是圣约翰在希罗底^①面前痛斥希律，一幅是希律的女儿莎乐美翩翩起舞，一幅是莎乐美手捧圣约翰的人头。另一面墙上，是使徒们的画像，迎面主墙上，是教皇庇护九世的巨幅画像。主啊，他依然对那座房子和它的主人捉摸不透，对他所见到的一切也都捉摸不透。正在担心要被遗弃在那孤寂的大厅里时，有个仆人进来叫他。

① 希罗底，《新约全书》故事中的人物。她先嫁给叔父希律·腓力，生女儿莎乐美。后又嫁给希律·腓力的兄弟希律。

“他们叫我干什么呢？”他跟着仆人穿过一个个厅堂，一条条走廊。“上帝保佑我，如果他们把我打入地牢，水牢，或者割断我的脖子，那就让死神照我毕生的愿望把我带走吧。”

然而，他被带去的地方却是个宽敞、明快而干净的餐厅，餐桌已经摆好了，桌上有马德里的各种名贵瓷器和酒杯，餐具只按宾主放了两副。贝尔蒙特先生身穿黑色礼服，头发和胡子都梳得齐齐整整，衬衣露出挺刮的前胸和雪白的领子。他示意纳萨林落座。

“先生，”叫化子手足无措地嗫嚅道，“我这副穷困潦倒的模样能坐到这么华贵的桌子上来吗？”

“请您坐下，我已经说过一遍了，别强迫我说第二遍。”绅士又说，话虽有点刺耳，口气还是平和的。

假客气和真谦卑是格格不入的，堂纳萨里奥终于就座。再三拒绝，也许会被认为不是甘守清贫，而是不识抬举。

“好的，我坐，先生，我受之有愧地接受您给我的荣幸。您让一个陌路穷人坐在您的桌子上，这个穷人昨天曾经惨遭过这家的狗咬。因为您的这一善举，我收回刚才对您讲的话中的一部分。能够这么行事处世的人，不可能是基督的敌人。”

“基督的敌人！您在说什么呀？”巨人大声对答，天真溢于言表。“上帝跟我可好呢！”

“好吧……，我接受您的盛情邀请，亲爱的先生，也请您允许我不改变节俭的习惯。别给我倒葡萄酒；我从来不尝，也没有喝过任何白酒。”

“您随意自用吧。我不强迫客人超越他的界限，使他们为难。所有的东西都会端到你的面前，您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可以只尝一点儿，也可以猛吃猛喝，要不就空着肚子，请随意

吧……作为这种让步的奖赏，亲爱的先生，我，我也要请您允许我……”

“不必客气，请吩咐吧。”

“请允许我请教您……”

“请教什么？”

“关于宗教和社会的一些问题。”

“不揣浅陋。也许我不能准确地回答您的问题，显然，您是希望我能精确地……”

“啊！您一开始就隐瞒您的学识，就跟隐瞒您的身份一样，那我们就没法再谈了。”

“我什么也没有隐瞒；我就是您所看见的这么个人；至于我的学识，当然我可以说，要比我过的这种日子和穿的破衣烂衫丰厚一些，但也不足以在您这位学识渊博的人面前炫耀。”

“不谈这个。我孤陋寡闻；但在东西方的游历中以及社会交往中也学到了一点，社交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图书馆和最好的讲坛，根据我的观察，以及我从书本上得到的一些浅见——我特别注意宗教事务，我非常珍惜某些见解，我认为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不过首先……我在急不可待地请教……您对人类当前的良心状况是怎么看的？”

第八章

“这个问题切中要害！”纳萨林心里说。“但问题是纷繁复杂的，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是说，欧洲和美洲宗教信仰的现状。”

“我认为，亲爱的先生，天主教影响日渐扩大，到下个世纪，异教教会就将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中，现在统治教会的无与伦比的教皇的智慧、天使般的仁慈和无懈可击的待人接物起了不小的作用……”

“教皇利奥十三世，”贝尔蒙特先生颇有风度地说，“为他的健康干杯。”

“不。请原谅。即使是为了教皇的健康，我也不喝酒，因为不管是教皇还是我们的救世主基督都一定不喜欢改变我的生活准则……可以断定，人类已经对科学理论感到厌倦，他们觉醒了，并且已经有人又幸福地转向精神生活。不可能别有他途。在我们的起源和归宿问题上，科学解决不了任何根本问题，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奇妙应用，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机械发展了，人类更加不幸；穷人和忍饥挨饿的人更多了；贫富更悬殊了。一切都在呼吁回到被抛弃了的、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上去，而真理的源泉就是宗教思想，天主教理想，它们的存在和永久性都已得到充分验证。”

“一点不错。”巨人表示赞同，一边说一边大嚼特嚼，而那位客人则只是略微尝尝那些琳琅满目、鲜美可口的佳肴。“我高兴地看到，英雄之见略同。”

“世界形势如此，”纳萨林接着说，胆子也壮了一些，“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宗教黄金时代的先兆已经出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在迎着我们走来，它向我们宣布，沙漠已经到了尽头，肥沃的土地近在咫尺，山谷清幽，谷地肥美。”

“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您也不会反对我这个说法的：人类在沙漠里已经走够了，因为迟迟未达思之若渴的目标，人类将急不可耐，会干出种种蠢事来。用高压或者用安

抚使社会平静的摩西何在？”

“啊，摩西！……我不知道。”

“这个摩西，我们能在哲学中找到吗？”

“不能，肯定不能；哲学，无非是一种概念和文字游戏，游戏的后面是空空荡荡。哲学家们吹的是使人类在坎坷的道路上窒息和丧气的那股干燥的风。”

“我们能在政治上找到这位摩西吗？”

“不能，因为政治已经日薄西山，完成了它的使命，关于自由、权利等等被人称之为政治问题的问題，早已得到了解决，但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发现新的人间天堂。权利争取到了千千万万，人民却跟过去一样食不果腹。政治进步得多而又多，面包则少而又少。技术大大发展，工作却日益减少，失业劳动力成千累万。我们别指望政治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它能给予的都给予了。在公开场合和在家庭内部进行的政治争论，使我们大家都头昏脑胀，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让政治家们都见鬼去吧，他们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利益；言之无物的演说，滑稽可笑方案，还有那些对所谓从赤贫到中产阶级、从中产阶级到显贵、从显贵到伟人的灾难性的颂扬，都叫人听厌了。”

“好，很好。您把这个意思讲得精辟之极，使我茅塞顿开。我们能在强权集团中找到这位摩西吗？他会是个独裁者，军人恺撒？……”

“我不对您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我们的才智，至少我的才智，无法看得这么高远。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我们面前的沙漠剩得不多了，当然，对我们来说距离还是很大的。”

“我认为，这位带领我们走到沙漠尽头的摩西只能来自宗

教系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一位扭转乾坤的人，一位基督教的天才，一位不比方济各^①逊色，也许比他更伟大的人，会从天而降，赶在绝望把人类拖入灭顶之灾之前，把人类引到苦海的岸边，这您信不信？”

“我觉得这么想是最符合逻辑的。”纳萨林说。“而且，要么就是我糊涂透顶，要么这位扭转乾坤的救世主就是教皇。”

“您这样认为吗？”

“是的，先生……这是一时心血来潮，是根据历史哲学的一个想法，但愿上帝保佑我不是在把教条主义的东西当作真理对您讲。”

“当然不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想得一模一样。准是位教皇。这位教皇将是个什么样的教皇呢？您准知道！”

“如果我们的才智看得这么远，就会犯狂妄之罪了。当前的教皇，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世风日下啊！”

“糟得不能再糟了。”

“人类正在受苦受难。它在寻求拯救。”

“这种拯救非宗教信仰莫属。”

“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具有这种上天赋予的才能的人，应当引导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跟其它任何道路上一样，瞎子应当让别人牵着手走。需要的是榜样，而不是陈词滥调。光是传布基督的教义还不够，还要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在人模仿神的可能的范围内，效法基督的一生。为了使宗教信仰不再像目前那样缓缓浸润，维护宗教信仰的人们应当抛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取巧作法（这些作法简直跟山洪一

^① 方济各（约1182—1226），意大利人，方济各会的创始人。

样)，倡导并实践其根本真理。您不这样认为吗？要体现谦卑的益处，就必须作个谦卑的人；要赞美贫穷是最大的幸福，就应该作个穷人，而且像个穷人。这就是我的信条……不，我说错了，这就是我对永恒的信条的特殊解释。医治社会动荡和穷富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的药方是什么呢？就是贫穷，就是抛弃一切物质财富。在所有这些夸大其辞的政治进步中，医治世风日下的不合理现象的药方是什么呢？就是放弃抗争。要像基督毫不自卫地听凭敌人处置一样，我们也应该听凭坏人处置自己。在灾难临头时绝对听天由命，必然会逢凶化吉。就像驯服最终会化为力量一样，热爱贫穷就会使所有的人得到安慰，在大自然的财富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我的见解，是我的世界观，也是我对基督教原则的绝对信赖。在精神方面是这样，在物质方面也是这样。我不满足于拯救我自己；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得到拯救。希望仇恨、残暴、饥饿和不合理从世界上消失；希望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希望不再有纷争、战争和政治。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您觉得我这是在学识渊博的人面前信口雌黄，我也仍然要固执己见，即使是错了，我也要坚持我的错误；这是在坚持我的真理，不错，我相信是这样的，我把真理记在我的脑海里，而上帝的光辉则在我内心照耀。”

堂彼德罗一字不漏地听完了这篇洋洋洒洒的讲话，他眯着眼睛，一只手抚摸着酒杯，杯子里的酒只喝了不到一半。然后，他轻声嘀咕说：“真理，全是真理……认识到这个真理多么幸福！……实践这个真理就更加幸福了！……”

纳萨林念完了谢食经，堂彼德罗还在闭着眼睛叨念：“贫穷……多美好！……可惜，我不能，我不能……多么甜蜜！……”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沿路乞讨……美妙极了……我不能，我不能。”

离开餐桌的时候，巨人说话的口气和姿势，跟上午判若两人，再没有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了。他跟受过良好教养的人一样笑容满面，变成了另一个人，嘴边始终漾着笑意，明亮的眼睛使他显得年轻了许多。

“请吧，神父，您大概想休息了。您或许有睡午觉的习惯……”

“不，先生；我只在晚上睡觉。整天我都立而不卧。”

“我可不行。我起得很早。这个时候就需要睡一小会儿。您也休息一会儿吧。请，请随我来。”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纳萨林还是被带到离餐厅不远的一间房间里去了，屋里陈设着豪华的家具。

“嗯，先生……嗯，”贝尔蒙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您歇会儿吧，歇歇，您需要歇会儿了。这种清苦的流浪生活，这种自愿抛弃享受的禁欲生活，摩顶放踵、缺衣少食的生活，需要休整休整了。不要太不珍惜身体了，亲爱的朋友。啊，我钦佩您，尊敬而且仰慕您，而我又无力效法您！抛弃高官厚禄，隐姓埋名，放弃优裕的生活，放弃财富，放弃……！”

“我没有抛弃这一切，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过。”

“什么？算了吧，先生，别跟我再装模作样了，免得我出言不敬。”

“您想说什么呀？”

“您呀，您装扮成基督教徒，装扮成耶稣的货真价实的弟子，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我认识您，我荣幸地知道我在同谁谈话。”

“那我谁呀，贝尔蒙特先生？如果您知道就请说吧。”

“掩饰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先生！您……”

科雷哈别墅的主人喘了口气，把手按在客人的肩膀上，亲切而礼貌地对他说：

“请原谅我说出您的本来面目。我是在同尊敬的亚美尼亚主教大人说话，两年前他沿路乞讨走遍了整个欧洲大地……”

“我……亚美尼亚主教！”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一切全知道！……说得更明确一点，您原本是亚美尼亚教会的主教，后来皈依拉丁教会，承认了我们伟大的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权威。”

“先生，先生，看在至高无上的圣母份上！”

“您沿路乞讨，走遍欧洲各国，足上无鞋，衣不蔽体，只靠众人的施舍为生，您这是在还愿，为了把您的羊群归入基督的浩瀚的羊群……没错，否认是没有用的，一口咬定您就是乔装打扮的叫化子也没用，当然我尊重您的乔装打扮！博大精深的您，领受了按这种方式还愿的训示，暂时抛弃了显赫声威和锦衣玉食的条件。我并不是第一个认出您的人！在匈牙利就有人认出您来了，在匈牙利，传说您创造了奇迹！在法国巴伦西亚——德尔菲纳多的首府——也被认出来了……我手头就有资料，讲述这位杰出的总主教，描绘他的相貌、衣着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神！……我看见您朝我家里走来的时候我就在猜了。后来，我找到了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就是他呀！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先生，亲爱的先生，我请求您听我解释……”

迷了心窍的巨人不容他插嘴，把纳萨林的声音和说的话

淹没在自己滔滔不绝的话里。

“我们似曾相识。我在东方住了许多年，您在我跟前装得再像也没用！既然您这么坚持，那我就要不客气地直说了……您是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

“以我主耶稣的受难和归天起誓！……”

“地地道道的阿拉伯人。我对您的身世了若指掌。您出生在一个无比美好的国度，据说那里曾经是人间天堂，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在阿尔德赫西拉地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耶稣保佑我！”

“我知道，我全知道！您的阿拉伯名字是埃斯鲁-埃斯德拉斯。”

“啊呀呀！”

“加尔默罗山^①的方济各会会士们为您作了洗礼，教育您，教您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后来您到了亚美尼亚，亚拉腊山就在那里，我去游览过……挪亚方舟就是在那里靠岸的……”

“贞洁的圣母啊！”

“您在那里加入亚美尼亚教，因为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出类拔萃，后来登上了主教的宝座。您当主教后，试图并实现了将您那无依无靠的宗教投入天主教大家庭的不朽业绩。我不再麻烦您了，尊敬的先生。现在请您上床去歇息吧，不能总是艰苦，节欲和受罪。时不时地也需要为舒适作出点牺牲。主教大人，既然您目下在寒舍作客，我就以好客的神圣规矩，请您

^① 加尔默罗山在巴勒斯坦。

去安睡片刻。”

巨人不容他作任何解释，也没等他回话，就笑着离开了屋子。就剩下了善良的纳萨林一个人了，他脑袋嗡嗡作响，仿佛刚才听了很长时间的炮声。他疑窦丛生，不知道自己是睡是醒，也弄不清他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是真是幻。

第九章

“耶稣啊，耶稣！”心地单纯的神父在心里大声疾呼。“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哪？这种说话不容分辩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让我回答，也不让我解释！……他相信自己说的话吗？……他说我是亚美尼亚主教，我的名字叫埃斯德拉斯……耶稣啊，敬爱的圣母马利亚呀，让我快点离开这儿吧，这个人的脑袋就像一个大鸟笼，里面装满了金翅雀，八哥，云雀，喜鹊和鸚鵡，叽叽喳喳，全都在叫！……我担心会传染给我。赞美神圣的怜悯之心吧！……主创造的事物多么莫测高深，创造的人真是千奇百怪！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还有更美好或者更奇怪的事情需要见识……他想让我躺在这张金碧辉煌、铺着锦缎的床上！……以圣父的名义说！……我原以为会在这里受到嘲弄、羞辱，说不定还会丢掉小命……结果却碰见这个狡猾的巨人，请我和他同桌吃饭，称我为主教，又把我带进这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来睡午觉！这个人到底是好心还是歹意呢……？”

可怜的闪米特神父满腹狐疑，心神不定；他试图弄个水落石出，但始终捉摸不透。他还没给堂彼德罗·德·贝尔蒙特的

为人作出结论，这位绅士已经睡醒午觉回来了。见到他进来，纳萨林毅然决然地迎上前去，不等他开口说话，就抓住他的衣裳下摆颇有些激动地说：

“请到这儿来，亲爱的先生；因为您没有让我插话，我没能告诉您，我不是阿拉伯人，不是主教，更不是总主教，我不叫埃斯德拉斯，也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而是米格图拉人。我的名字是纳萨里奥·萨哈林。您在我身上见到的东西，都不是装模作样，我安于穷困，并不是抛弃了……”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我理解您为什么要一再掩饰……”

“不是抛弃，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抛弃高官厚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高官厚禄，我也不稀罕，也……”

“好像我要出卖您的秘密似的，天哪！您坚持扮演您的角色，这倒很好，而且……”

“不！您所说的一切都是信口开河，是梦，是胡言乱语。我投身这种悔罪生活，是出于内心的一种热切的渴望，这种生活从我还是孩提的时代起就召唤着我。我是个神父，虽然我未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就脱掉了神父的祭服到处流浪，但我相信自己是最纯洁、最正统的教徒里的一员，我遵守并崇拜宗教规定的一切。我之所以更向往自由而不愿受禁锢，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更辛苦，更屈辱，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利益抛弃得更彻底。我对舆论不屑一顾，我向饥寒挑战；屈辱和牺牲使我欢欣鼓舞。这就是我辞别科雷哈别墅的主人时想说的话，我非常感激您的仁慈，我将永远为您祈祷。”

“应该道谢的是我，不仅因为阁下赏光……”

“说到这里去了！”

“……屈尊光临寒舍，而且因为您答应为我祈祷，祈求上帝保佑我，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请相信我。”

“这我相信……可是请别称我为阁下。”

“那好吧，为了尊重您的谦卑，我就不讲礼节了。”绅士回答说。他已经认准了的事情，就是把他活活剥皮，他也不会改口的。“您做得对，埋名隐姓，以防不测……”

“我说，先生！……算了吧，请允许我告辞了。我乞求上帝纠改您的偏执，偏执是高傲不逊的一种形式，高傲不逊的苦果是暴躁，暴躁的结果就是信口开河。您看，骄傲自大带来的害处有多少。我离开这个高尚的家之前要说的最后几句话，就是请求您改掉这一个以及其它的罪过。要多想想永恒，您不该带着满脑袋的享乐和对物欲的陶醉去叩永恒之门。因为您过的这种生活，亲爱的先生，对晚年健康是不错的，但不会永世长存。”

“这我懂，这我懂。”堂彼德罗忧郁地微笑着说。他陪着纳萨林穿过第一个院子。“可是，出类拔萃的先生，您想怎么样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您那种顽强的毅力的……唉！到了一定年龄，骨头就僵硬了，无法自我节制和陶冶性情了。相信我说的这句话吧：当可怜的身体已经不久于人世，拒绝给它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就太残酷了。我是软弱的——这我承认——，有时候我考虑过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一个梨，但很快就后悔了，心里说：‘可怜的身体呀，你可没有多少日子了！……’这里面也多少有点怜悯之心的问题，嗯？这么说吧，厨房里的小帮工喜欢吃好菜，喝好酒。我除了给他吃、给他喝以外还能怎么样呢？……您喜欢批评吗？那就批评好了……这一切都是无辜的。老人，跟孩子一样，需要玩具。唉！我年轻几岁的

时候，迷的是其它东西……比如说，漂亮姑娘……这一点，现在我倒是彻底戒了……，不，不，何止是戒了呢？彻底禁绝。这是伤身之剑哪……我现在只犯一些小小的罪过，吃，喝，抽烟，跟仆人吵架……总之，先生，我不再耽误您了。请为我向上帝祷告吧。对我们这些非良善之辈的人来说，有像您这样尽善尽美的为大家祈祷的并以自己的令人望尘莫及的美德去争取拯救自身和他人的人，真是我们的福气。”

“拯救自己不行，不可能拯救自己。”

“既为他人也为自己作的一切事情都是有用的。我明白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虔诚的神父，祝您的苦行达到您盼望的完美境界，愿上帝给您力量，继续您那神圣而值得颂扬的事业……再见了，再见……”

“再见吧，亲爱的先生……请留步。”到了最外边那个院子时，纳萨林说。“这会儿我想起来了，我把我的口袋忘在水井旁边了。”

“啊，很快就会给您送来。”贝尔蒙特打断了他的话。“我叫人把口袋拿去装一些吃的东西去了，相信我的话好了，不饿也带一些干粮。虽然您只喜欢吃野草和硬面包，但带点细粮也没坏处，比如说以备生病之需……”

巨人想吻他的手，但堂纳萨里奥竭尽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在房子对面那块空地上，两人依依惜别。堂彼德罗看见那几条狗正在地里溜达，便立即命人去把狗拴起来，并示意纳萨林暂且留步。

“我已经知道了，”他说，“而且深感不安。昨天，因为这个无赖不小心让狗把您和跟您同路的两位圣女咬伤了。”

“这两个女人不是什么圣女，而是完全和圣女背道而驰的

女人。”

“噢……好像欧洲报界没谈起过她们似的！……其中之一，是位王后，后来出家到图林当了修女；另一个呢，是位赤脚苦行修女。”

“唉，真是信口雌黄！……”

“可报纸就是这么说的！总之，我尊重您的秘密……再见。狗已经被拴住了。”

“再见……但愿我主照亮您的心。”纳萨林说。他已经不想再争辩了，唯一的想法是快点离开。

口袋里塞满了食品，沉甸甸的。一来因为口袋沉，二来因为他走得急，回到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等他的那片杨树林的时候，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两个女人早就等急了，为他的迟迟不归正担惊受怕哩，一见他从远处走来，便兴高采烈地跑去迎接他。她们原来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或者以为他至少也会头破血流地从科雷哈别墅出来。见他平安无事而且面带喜色，她们欣喜若狂。善良的神父对她们说的头几句话，就使她们放心了，他有许多话要对她们讲，而那只鼓囊囊、沉甸甸的口袋，则使她们又惊又疑。在杨树林里，纳萨林碰见了一个素昧生平的老太婆——波洛尼娅太太，她是贝亚特里斯的同乡，住在新塞维亚镇。她是下地种萝卜去的，这会儿回来，见到了她的朋友贝亚特里斯，便停下脚步同她聊天。

“嘿，这位堂彼德罗，这位先生，可真是个怪人！”安达拉从他身上解下口袋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神父一屁股坐在地下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他身上有些地方像坏透了的人，恶习积重难返的人；也有些地方像绝顶好人，彬彬有礼，有骑士风度。他学识渊博，情趣高雅，但脾气很坏，坚持错误顽固

到了极点。”

“这个长得很帅的大个子老头，”波洛尼亚喘息着说，“疯疯癫癫的，比山羊还疯。听说他在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国家里住了很长时间，回来以后，就研究宗教的什么‘里(理)论’，这就把他的脑袋搞胡涂了。”

“我看也是。这位堂彼德罗先生有点不大正常。真可惜！愿上帝帮他恢复理智吧！”

“他跟贝尔蒙特家族所有的人都闹翻了，侄子堂兄弟什么的，都不理他了，所以他才呆在这里不出去。这个人浪吃海喝，见一个姑娘就搞一个，不过，坏心眼倒没有。听人说，当别人跟他谈关于天主教，异教或者其他偶像人物的时候，恐怕他便糊涂了，因为他颠三倒四地看《圣经》把人都看懵了。”

“不幸的人！……孩子们，你们能相信吗？他请我跟他同桌吃饭——那张餐桌气派极了，餐具足以跟红衣主教的媲美。多少道菜啊，真是好吃极了！……后来，他又再三让我到一张铺着织锦缎床垫的床上去睡午觉……真见鬼！……”

“我们都以为他准会敲断您的骨头的！”

“听我说吧……他一口咬定我是主教，甚而至于还说我是总主教，说我出生在阿耳黑西亚……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说我叫埃斯德拉斯……说你们两个是圣洁的修女……我怎么否认和告诉他实际情况都无济于事。”

“大家都知道那个老东西过得不错。”安达拉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包熟肉，眉飞色舞地说。“鲜红的酱舌头……又一条舌头……火腿……耶稣啊，这么多好东西！这是什么？跟车轮一样大的糖饼。味道好极了！……还有包子：一个，两个，三个；还有大香肠，灌肠。”

“收起来，都收起来。”纳萨林对她说。

“这就收起来，等该吃饭的时候我们再品尝吧。”

“不，孩子，这不能品尝。”

“不能品尝吗？”

“不能，因为这是给穷苦人的。”

“可是，先生，还有谁比我们更穷呢？”

“我们不是穷人，是富人，因为我们拥有基督教的随遇而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财源。”

“您说得很对。”贝亚特里斯一边说一边帮着把那些食品装进口袋。

“我们现在有这么些东西，今天我们就什么都不缺了，我们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堂纳萨里奥说。“我们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送给更需要的人。”

“新塞维亚的穷人要多少有多少。”波洛尼娅太太说。“你们有多少东西都可以在那儿分光。这一带再没有比那个村子更破烂、更穷困的地方了。”

“真是这样吗？那么，既然这个贪婪的富翁桌上吃不完的东西已经落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那个村子去吧。波洛尼娅太太，请您把我们领到那里，把最缺衣少食的人家指给我们。”

“可是，难道你们真的要进塞维亚村去吗？这两个女人对我说她们不想走近那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那里正在闹天花。”

“那我就太高兴了！……我是说，我不高兴。能够同人间的灾难搏斗并最后取胜，我大感欣慰。”

“塞维亚并不严重，这几天只有四个人得天花。最严重的地方是维亚曼蒂利亚村，离塞维亚村还有两里路。”

“可怕的传染病……是天花吗？”

“是的，先生，可怕极了，因为没有人去救护病人，健康的人都吓得逃开了。”

“安达拉，贝亚特里斯……”纳萨林边说边站了起来，“走吧。我们一分钟也别耽误了。”

“到维亚曼蒂利亚去吗？”

“主在召唤我们。那里需要我们。怎么啦，害怕了吗？谁害怕，谁不愿去，留下来好了。”

“走！谁害怕了？”

他们立即上了路。路上，纳萨林绘声绘色地、从头到尾地对她们叙述了拜访科雷哈别墅的主人堂彼德罗·德·贝尔蒙特的闻所未闻的经过。

第四部

第一章

按照波洛尼娅太太的指点，他们把科雷哈别墅的食品分给了塞维亚村几户最穷苦的人家。做完这个善举后没呆多久，他们随即上路了。纳萨林在赶到瘟疫肆虐最盛的地方之前甚至对面包连看都不愿看一眼。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亲爱的孩子们。”他对她俩说。“你们应当明白，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舒舒服服地坐享现成的。恰恰相反，我们是追着痛苦走，并且把安慰带给他人。既然在痛苦中走，免不了要牺牲点什么。我们寻求的不是享受和欢乐，而是贫困和悲伤。主降给了我们一场瘟疫，我们就该走进瘟疫的中心，就像无畏者跳进惊涛骇浪里去救援不幸的遇难者一样。如果我们送了命，上帝会让我们死得其所。如果没有送命，那我们就会把一两个不幸的人拯救到岸上的。直到现在，上帝总是有意安排让我们的苦行遇到好事儿。我们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我们睡得跟帝王一样，谁也没有打过我们，也没有对我们横加辱骂。我们总是一帆风顺，好像有一队天使在护卫着我们，他们把人间所有的好事儿都赐给了我们。

你们要知道，这一切不该再继续下去了。除非世界换个模样，要不我们就准会很快碰到灾难，碰到不幸，碰到饥饿，并且遭受恶魔般的人们的虐待。”

这番劝导，使两个女人心悦诚服，尤其是贝亚特里斯，她比另一个更容易充满初出茅庐的苦行修女的热情。因为行路匆忙，傍晚时分，疲劳迫使他们在—座小山顶上坐了下来。从山顶上，遥遥可见两个村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两个村落中间，是一块块精耕细作的良田，绿色的小树林星罗棋布。景色很美，尤其在那样一个时刻，晚霞给整个田野涂上了一层静谧的柔和色彩。破旧的房顶上，袅袅炊烟缭绕；宁静之中，不时传来声声畜鸣。不大一会儿，两个村子里都响起了晚祈祷的钟声。炊烟，畜鸣，幽谷，暮钟，落日，汇集成了一种神秘的和声，它在对着心灵述说，心灵却又捉摸不定到底说的是什么。面对这美不胜收的景致，三个苦行人默默地呆了好一阵。筋疲力尽的贝亚特里斯本来是躺在纳萨林脚下的，这时她支起身子，对纳萨林说：

“先生，请告诉我，在这黄昏时刻，这钟声，这声音……请告诉我……到底是欢乐还是悲伤？”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同你一样，不知道到底是喜还是悲。我想在我们心中这两种感情——欢乐和悲伤——兼而有之，难解难分。”

“我认为是悲伤。”贝亚特里斯肯定地说。

“我却认为是欢乐……”安达拉说，“因为歇息的时候是高兴的。现在，白天当黑夜了。”

“我仍然认为是悲喜参半。”纳萨林说。“这种声音，这种恬静，反映了我们的心情。说悲伤，那是因为又少了一天，少一

天也就是说离死又近了一步；说喜悦，因为又完成了一天的义务，回到家中，又见到了另一些感到亲热的人。悲，是因为黑夜本身就带着一丝淡淡的悲哀，那就是对过去这一天的绝望；喜，是因为凡是黑夜都是希望，是另一天，明天的保障，因为明天已经从东方一步步走过来了。”

两个女人呼出一口长气，不作声了。

“从这一点上，”阿拉伯曼恰人接着说，“你们应当看到死亡的余辉是什么样子。余辉之后，就是永恒的明天。死亡也是既喜又悲的。喜，是因为我们解脱了生命桎梏的锁链；悲，是因为我们留恋我们的肉体，就象留恋忠实的伙伴一样。离开肉体，我们会感到伤心。”

他们又赶了一程路，然后再停下来歇息。夜幕笼罩了一切，夜空如洗，繁星点点，一片宁静。

“我想，”心醉神迷了很久的贝亚特里斯开口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见过天，或者说，这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它，随心所欲地看到它。天这么亮，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

“对。”纳萨林说。“天空美不胜收，仿佛永远是崭新的，始终像刚刚从造物主的手里创造出来。”

“这一切真是伟大极了！”安达拉说。“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过天空……神父，请告诉我，当我们死去并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能贴近看到这一切吗？”

“你肯定你能进入天国吗？这谈何容易！天国，无所谓近也无所谓远……”

“一切都是无限的。”贝亚特里斯满有把握地说。“无限，就是说到哪个地方都没个完。”

“这个无限，”安达拉说，“就是我弄不明白的东西。”

“弃恶从善，你们就可以弄明白了。在尘世上，有两样东西——这就是爱和死——，通过它们，我们能明白什么是无限。要爱上帝和他人，心中要怀有过渡到另一种生活的感情，无限，对你们来说就不是那么不可捉摸的了。不过，这对你们那可怜的理解力来说，太深奥了。你们首先应当学会更容易理解的东西。先欣赏欣赏上帝的杰作，再告诉我，面对创造这个奇迹的上帝，难道我们不该自卑自贱去把我们的全部行动、全部思想奉献给他吗？向天上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希望在此居住下去的尘世是多么的不尽人意。要知道，在你们出生之前，现在你们看见的上天就已经存在了千千万万年，而且在你们死后它还要存在千千万万年。我们在人世间只能存在短暂的一瞬。唾弃这短暂的一瞬而希望升入无穷无尽的千千万万年，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两个女人长长地叹息着，思考着神父对她们讲的这番话。随后，双方谈话更加相投。安达拉虽然承认背囊里的食品应当分给其他穷苦人，但依然在不停地品尝。

“为了做个好人，为了达到按我们通常所称的完美境界——其实这种境界也是相对的，”纳萨林说，“应当从最浅显的事情入手。在进攻严重的恶习之前，让我们先去进攻轻微的恶习。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我觉得你很馋，但嘴馋这种毛病不是很难克服的，只要你稍微下点决心就行。”

“不错，我很馋。我知道我的短处。说实话，我是想知道这些香味扑鼻的食品到底是什么滋味儿。”

“那你就先尝尝，然后再告诉我们是什么滋味吧。她和我不吃也会心满意足的。”

来自莫斯托莱斯的女人对一切属于隐忍和感化的东西都

觉得满意，因为神父从其神圣的炭火中拨起的火花，已经在她的精神里点燃了神秘的火焰。她曾经想过要达到绝对不吃任何东西的荒唐境界；因为不可能做到，她就心甘情愿地只吃最难下咽的东西。

他们在一个客店歇脚。听说他们要去维亚曼蒂利亚村，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几个疯子，因为在维亚曼蒂利亚村，除了病人之外，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向马德里要求的救护人员尚未到达，那里现在只有悲痛、饥饿和死亡。他们在一个牲口棚里安置了歇处，和鸡、羊为伍。听见他们的祈祷声，鸡、羊都睁开了眼睛。他们跟牧人似地拿人们施舍的面包渣将就着把晚餐对付过去了。安达拉又尝了点贝尔蒙特的东西，没敢多吃，但就是在睡着了以后还在舔嘴咂舌呢。相反，贝亚特里斯则没有合眼，她觉得她那单薄的身体有得病的预兆，但这种感觉是新鲜的，是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种新鲜的感觉就是，难受掺和着一种冲动的惶恐，又颇有点惬意。就是说，那种难受在某种程度上是痛快的，还掺着一种惬意的惊慌。这是因为她觉得……觉得有一种因感到不舒服而产生的快感，她有某种大喜临头的预感。胸口堵得慌，但浑身皮肤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忽东忽西的颤栗，一阵阵涌上心头，变成了五光十色的景象，似梦非梦。“这是老毛病又犯了。”她心里说。“但这回不像是群魔乱舞，而像是天使降临。如果毛病让人这么好受，而且每次发病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太好了！”黎明，她觉得冷，便裹紧了披肩，伸开了双腿，躺下了。不想睡，只想休息一下。她意识到她是醒着的，但却看见了些什么！不过，以前她在这种状况下看见的都是些可怕的东西，现在看到的则是些美好的东西，只是她无法解释，也判定不了到底是否是真的看见了这些

东西。真是前所未闻的希罕事！她竭力抑制住扑向眼前情景的盲目冲动。是上帝，是天使，是某位圣徒的灵魂呢，还是一种想化成人形而又无法化成的极其纯洁的精神呢？

堂纳萨里奥醒来之后，她未对他提起，因为在头一天的谈话中，她听他说过，他不相信幻觉，还说过，在把病痛中的幻像当成真事之前，应当多反躬自问几遍。洗手洗脸之后，她从那种心荡神驰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了。三个人吃了面包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核桃当早点之后，又欢天喜地地向那个人间地狱出发了。到达那个村子的时候，还不到九点钟，踏进村里那条独一无二、坑坑洼洼、污秽不堪、铺满坚利的碎石块儿的街道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死寂和荒凉。走到广场，一路上才碰见三两个人，这些人用怀疑的眼光瞅着他们。教堂对面，在一座像是村公所的四合院的门口，他们看见了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老人上前说了这么一段干巴巴的欢迎辞：

“唉！好心的人哪，如果你们是为偷劫或者乞讨而来，就请你们顺着原路回去吧，这里除了贫穷和死亡之外，一无所有了。我是村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在这里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我，神父和一个从别的地方给我派来的医生，因为我们自己那位医生死了。居民总共只有二十来个，病人和今天刚死的人不包括在内。今天的死人还没有掩埋掉哪。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赶紧走吧，这里不是流浪汉呆的地方。”

纳萨林回答说，他们不是为求救而来，是为解救而来，请村长先生把最无依无靠的病人指示给他们，他们将按照我主基督的吩咐，最细致最周到地去帮助病人。

“燃眉之急是，”村长说，“把现在的七具男、女尸体埋掉。”

“已经是九具了。”正从邻近的一户人家出来的神父接口说。“卡西亚娜大婶已经故去，剪毛工的女儿眼看也要咽气。我现在马上去吃一点东西，一会儿就来。”

无需过多请求，村长就满足了纳萨林和他的随行者的善良意愿，三个人马上就投入了行动。然而，那两个女人，哎呀，面对惨不忍睹的情景，脓疮恶血，衣不蔽体的场面，她们胆怯了。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她们那天真的苦行热情的想象力，就像第一次被带上残酷的战场看见鲜血横流的小孩子一样。她们身上新近产生的善心，不足以产生对付这眼前的一切的劲头，她们只好从自尊心中去寻找力量。头几个时辰，她们缩手缩脚，心惊胆战，肠胃直翻，精神恍惚。纳萨林只好像眼看就要吃败仗的绝望的武士那样又怒又有说服力地激励她们。终于（上帝保佑！）那两个女人慢慢进入了火海，到了下午，她们变成了另一种人，信念战胜了恶心，慈悲战胜了恐惧。

第二章

纳萨林似乎在阴惨惨的尸坑冒出来的恶臭中，在病人龇牙咧嘴的表情和污秽凄惨的环境面前如鱼得水，而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这两个不幸的女人则做不到。不，她们不能胜任这种可以立即把她们变成英雄的工作。过去，从那位理想的神父身上，她们只看到了美好和令人称颂的东西；现在，却看到了充满痛苦的真实的另一面。贝亚特里斯以其粗俗的语言对此一针见血地道破：“到天国去，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到底从什么地方、从哪条道路去呢？”安达拉则只是木头人似地干

活。她好像机器一样来来去去，几乎是下意识地干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儿，手脚都在自发地动。要是在过去，如果判决她在干这种活儿和处死之间任选一种的话，她宁可被绞死一千回也绝不干这种活儿。她像转动灵活的洋娃娃似的，善良的神父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感觉麻木，只想呕吐。

贝亚特里斯则在自觉地干着。从导师的思想和谈话中似乎体会到了些什么，她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以此克服了她油然而生的反感。她的性格比安达拉更为软弱，皮肤也更为细嫩，身体和精神素质都比安达拉更脆弱，兴趣也相对高雅一些。然而，和这种劣势相反，她具有战胜胆怯和承担那种艰巨任务的精神力量。怀着刚刚萌生的信念，她充满了活力，就像微弱的火被用力一吹变得旺盛起来一样。她懂得从心理的一个侧面去寻求依托，而另一个女人的这扇心扉则是紧锁着的；她懂得从内心的赞许和从善的欢乐里去寻求安慰，而另一个女人则只能从自尊心里去寻求安慰，得到的安慰当然无法补偿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有了这种差别，到了晚上，来自波尔沃朗卡的那个女人虽然没有甩手不干，但因为感到腻歪而干不动了，而来自莫斯托莱斯的女人呢，则是愉快地干不动了，就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受伤的战士一样。

阿拉伯曼恰人则斗志不减。他不知疲倦地到了忘我的地步，搬运病人，为病人擦洗身子，喂药，而且眼看着几个病人在自己怀里死去，听着另外的病人胡言乱语，等等，整整忙了一天，晚上还不愿休息，一心想着把那十二个死者送进坟墓。他向村长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说只要派给他两个助手就行了，要是只能找到一个助手，那么加上两个女人也能对付了。村民代表对他的凌云豪气和难得的虔诚赞叹不已，允许他愿意怎

么干就怎么干，并让他随意使用公墓，仿佛是让客人在弹子球房里随意打球或者在音乐厅里随意弹奏乐器似的。

在一个看起来呆头呆脑的闷声不响的老头子——后来知道，他是个猪倌——和想在这所既可怕又有效的学校里加速锻炼的贝亚特里斯的协助下，纳萨林开始从各家各户搬运尸体。因为没有担架，他只好拖着死尸走。他把尸体一具具摆在地上，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女悔罪者和老猪倌两人挖坑，村长来来去去几头跑，随时帮上一把，还要像搞村镇建设时那样，催促干活的人别偷懒，要一丝不苟。他们把尸体放在坑底，用土盖严。安达拉和她的女同伴轮流躺下三个钟头。这是她们的头领纳萨林的安排，以避免这两个已经有了些经验的女人耗尽体力。

掩埋完了尸体，英勇的纳萨林只吃了一点村长给他的面包，喝了几口水，就又钻进那些奇臭难闻的人家去照顾病人了。如果病人能听得见说话，就对他们说些安慰话。他替病人洗擦，喂水。从半夜开始，安达拉照看三个小姐妹，她们的母亲被同样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堂纳萨里奥照看着一个神志极端错乱的老太婆和一个小伙子。据说小伙子原来长得十分英俊，但现在脸上满布可怕的疮痂，英俊已荡然无存。

又一个黎明降临到悲惨的世界。新的一天使两个女人的情绪更加适应，也更加增强了自信心。两个人都觉得她们在那场值得颂扬的行动中度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日子是随着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相应变长的。她们不再觉得那些鬼怪般的面目是那样可怕了，也不再害怕传染了，她们的神经和肠胃对恶臭的反应也不那么强烈了。医生对三个人的善心和热情作了公正的评价，他对村长说，那个摩尔人和他的两个女同

伴，是降临到维亚曼蒂利亚村的天使。中午之前，教堂里的钟声响了，报告全村的喜事即将到来。慈善机关和卫生单位从马德里派来的救护人员就要到了。来得真是时候！然而，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感激派来了一个官方救护队，一名医生、两名实习生和一名“有关”监察人员，他们还带来了无数用来给人们和物品消毒的药物。纳萨林在听到卫生代表团光临的消息的同时，得知在维亚曼塔村天花同样严重蔓延，政府未能派任何救护人员前往。他当机立断，作出了最实际的决定，仿佛他是个懂得以闪电般速度把麾下军队调到最有利的地带的伟大的战略家。他立即呼唤他那支小部队集合，右翼部队和左翼部队马上靠拢过来了，“将军”对她们下了这道命令：

“立即出发。”

“到哪儿去？”

“维亚曼塔。这里不需要我们了。另一个村子还没有派一名援军去呢。”

“出发。前进。”

在下午两点之前，三个人沿着猪倌指给他们的一条羊肠小道走进了荒草萋萋的田野。从科雷哈别墅带出来的食品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安达拉又不愿从维亚曼蒂利亚村带走食品。两个女人在一条小河沟里洗了个澡，堂纳萨里奥在离她们较远的地方也洗了洗。洗干净身上的污垢之后，精神顿时振奋起来，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在路上，他们只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他们和从维亚曼蒂利亚村逃出来的几户人家的小孩子不期而遇。这些小孩子现在正栖身在一座小山顶上的几间破草房里，他们随家人搬到这个地方之后，习惯用石头打过路人取乐。这天下午，纳萨林和他的随行成了这种取乐的牺牲品。

纳萨林的头上挨了一下，一个女人的胳膊被一块石头击中，另一个女人企图还击，也向孩子们扔石头，但却被她的导师制止了：

“别扔，别扔呀。就是为了自卫，我们也不能伤人或者杀人呀。让我们赶紧向前走吧，离开这群无辜的小魔鬼！”

他们果然又继续向前走，但仍然没有能在天黑之前赶到维亚曼塔。他们没有食品，也没有钱去买。走在头里的安达拉伸手向碰到的每个人乞讨，但那些人都是些最穷最苦的人，什么也拿不出来。他们的确饿了，需要给肚子里填点什么东西。来自波尔沃朗卡的女人唉声叹气，而来自莫斯托莱斯的男人却强打精神，纳萨林则给她们加油打气，向她们肯定说天黑前准能在某个地方找到点吃的。终于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看见一群男女正在地里干活儿，他们帮助拉着犁围着那块土地转了一圈。人们给了他们几小块面包，一小把豌豆和角豆，还给了他们二分钱硬币。他们简直觉得一下子发了大财。当晚，他们露宿了一夜，因为贝亚特里斯说，在进入另一个疾病流行的村子之前，他们应该好好地换换空气。他们捡了一堆干树枝，生起了篝火，把那点豆子和安达拉在地里摘采的小蓟菜、菊苣、马齿苋一起煮熟了。三个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晚饭。作完晚祈祷，导师给两名女弟子讲解了方济各的生平和天使教团的成立经过，然后下令睡觉。天刚破晓，三个人就进入了维亚曼塔村。

六天的艰苦奋斗，真是一言难尽！六天来，贝亚特里斯觉得跟换了个人似的，充满了不怕艰险、沉着果敢和踏踏实实的精神；安达拉觉得通过勤奋劳动，她身上的懒惰习气已经一扫而空。贝亚特里斯，出于无私的信念和沸腾的热情产生的信

心，确认自己能够战胜这场灾祸而毫不犹豫；安达拉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按其多次验证的经验，她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像带着晋升的雄心投入战斗的士兵似的。在那六天里，纳萨林简直是位基督教英雄，他的身体的耐力奇迹般地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并驾齐驱。和离开维亚曼蒂利亚村一样，政府派来的救护人员来到之后，他们又离开了维亚曼塔。三人对自己的善举心满意足，内心分外恬静，深信自己立了大功。他们口头总结了这两场战斗，难免自我陶醉地回顾了每个人护理过的病人，掩埋过的尸体。感人的事情成千上万，如果有人把这一切写出来，会是篇传世佳作。然而，肯定谁也不会去写这些东西，只有在上帝的档案里，才会留下关于这些难忘的壮举的记载。至于他们叙述自己的业绩时流露出来的骄傲——这种正当的自夸，上帝是肯定会宽恕的，因为所有的英雄，理所当然地都应该有自己的故事——哪怕这种故事只能自个儿在家里讲讲而已。

他们朝着一个村子走去，不知道是门特里达村还是弗雷斯诺村，因为在纳萨林的讲述中，对这个地方说得含含糊糊。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个景色宜人、比较富庶的地方，村子周围都是良田沃土。在离村子不远的一道高岗上，他们发现了一座古堡的废墟。三个人进去转了一遍，各人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准备休整几天，因为纳萨林第一个感到需要休息一番了。上帝不希望他们过份疲劳，敦促他们养精蓄锐，以便迎接新的更艰苦的战斗。于是，头领下令在这座封建王朝的古堡的废墟里驻扎下来，适当恢复一下消耗殆尽的体力。那个地方的确佳景天成，从高冈上俯视，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肥沃良田，佩拉莱斯河从这片土地上蜿蜒流过，果园葱翠欲滴，

葡萄园整整齐齐。到高冈上去，得爬一道笔直的陡坡；然而，居高临下时，眼前又是多么幽静、多么洁净无尘啊！他们觉得一下子同大自然贴近了许多，自由自在，俨然成了雄鹰，主宰着一切。他们在废墟中找好安身的地方之后，他们下山到村里去行乞。第一天他们满载而归：贝亚特里斯要到了几枚大硬币；纳萨林讨来了一些生菜、洋白菜和土豆；安达拉要了两只小砂锅和一个打水的罐子。

“这儿真不错。”安达拉说。“先生，我们干吗不在这儿住下去呢？”

“我们的使命不是享受清闲和舒适，”纳萨林回答说，“而是颠沛流离，节衣缩食。现在我们先歇息，但很快我们又将去玩命了。”

“上帝才知道人家是不是让我们住在这儿呢。”贝亚特里斯说。“穷人不管在哪里都没有固定的房子，跟蜗牛一样，总是把房子背在身上。”

“我嘛，如果人家允许，我将在这面山坡上开一块荒地，”安达拉说，“种点土豆，洋葱和洋白菜，以供家人使用。”

“我们，”纳萨林声明，“既不需要田产，也不需要任何房屋和家畜，因为什么都不应该是我们的，克己的结果是，一切都会通过施舍落到我们手里。”

第三天，安达拉先到河里去洗了几件衣裳，她回到古堡后，贝亚特里斯下去打水。这本来是件平淡无奇的小事，在这篇真实故事中却不能不提一下，因为打水这件小事，引出了其它一些无疑是重要而又严重的事件。

第三章

傍晚，贝亚特里斯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爬的时候，心乱如麻，双腿发软，不得不搁下顶在头上的瓦罐来喘气。在河边那片浓密的杨树林里，在村里的水井边上，发生了什么事了呢？原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种事情虽然不值一提，但是对贝亚特里斯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在她个人的生活里，这有如山洪，雪崩，地震或者天火。噢，原来她看见了平托！

平托是她的情人和灾星，他夺走了她的贞操，也燃起了她的希望，他在她心里激起了对幸福的憧憬，也激起了如火如荼的恨。在她虽然无法忘掉却已经把他在思想中置于次要地位之后，在她已经通过苦行和令人称颂的两场善举之战治愈了心灵上的严重创伤之后，这个人却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要搞掉她的全部基督教信念，再次把她推下深渊。该死的平托！她怎么会想起在那时下山到井边去呢！

这是她在半山坡上休息时所想到的。她记得，当时的情景宛然在目：她已经把打满水的瓦罐顶在头上正要往回走时，在离水井两步远的地方，他突然出现了。他叫了她一声，她伸手抓住罐子，摇摇晃晃地差点儿倒了下去。她的脑袋嗡地一下木了，跟个站着的死人似的，迈不开步，说不出话。

“不要脸的，我早知道你在这一带了。”他对她说。他的双手插在那件既像短外套又像罩衫的上衣的口袋里，表情傲慢，声音严厉，显出愤怒和轻蔑的样子。“昨天我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和那个像摩尔人的流浪汉和一个比女巫还丑的女人到村

里去……你过的是什麼日子呀，疯子？你跟什麼样的骚货在一起呀？我早就说过你会堕落，有朝一日你得跟流落街头的女人一样……看来我说对了。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你这个蠢猪，从莫斯托莱斯逃出来了，跟着这个据说是传教士的家伙。他像念祈祷书时一样用手划十字就能把魔鬼驱赶出来，然后又把它们驱赶回去。”

“平托，平托，看在上帝面上！”终于，她又能张口说话了。“让我安静点吧。我跟你，跟尘世之事都到此为止了。请你别再对我说什么了，我要走了。”

“稍等一会儿……哪怕是为了长点见识呢。我们还算不算个朋友呢？听我说，我永远爱你。贝亚特里斯，你就是像现在这样光着脚，和炼狱里的幽灵似的，我也爱你。还是老规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准你跟这个幽灵相好……你愿意跟我回莫斯托莱斯去吗？”

“不，无论如何也不了。”

“再好好想想吧，贝亚特里斯；我要让你掂量掂量这件事儿。你瞧，你这样做真叫我受不了。我爱你，但你也知道我脾气很大。这就是我的规矩。现在我跟波特拉和奥蒂斯兄弟俩一起到这个村子来为马德里的屠宰场收购牲口，明天晚上我们就得回去。在路卡斯大叔的小店里——你知道这个店铺在哪里吗？明天我在那里等你，我要跟你单独在一起，让我们好好谈谈我们的事情……来吧，贝亚特里斯。”

“我不去，你别等我。”

“我告诉你，让你来。你知道我是说得到就做得到的，说干什么……就要干什么；就是说，我说出什么就知道该干什么。”

“别等我了，曼努埃尔。”

“我要你来……我要你还这笔债，贝亚特里斯，别固执了，挽回挽回你的名誉吧，你的名誉已经像丢在路上的破鞋了。来吧，让我们谈谈。你不来？那么夜里我就跟我的朋友们到古堡去，我知道你住在那里，我们乱刀砍死那个传教士和那个‘女信徒’，捣毁在天堂深渊里的这个地狱王朝……嗨！任凭上帝发落吧。你走你的路去吧。”

两人就谈了这些。可怜的姑娘胆战心惊地朝回走去，她觉得平托的脚步就在身后，越想越怕。夜色中，她似乎看见了他那凶狠的模样儿，英俊漂亮——这倒不假，满脸杀气，恐惧把她震慑了，就跟过去快活把她震慑了一样。在半山坡上歇了口气，她稍稍镇定了一点；但那个汉子的蛮横命令和他那不可磨灭的形象，都无法从脑海里抹掉。他身板笔直，衣裳扎得紧紧的，跟斗牛士似的，俊美的脸庞透出几分忧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两眼炯炯发光，嘴角那颗痣上长了一撮卷毛，跟帽缨似的。

爬上古堡后，贝亚特里斯的第一个念头是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好心的纳萨林。但一阵神秘的、不知从何而起的思绪，又使她闭口不提。她知道不讲出那件事是错误的，心里说：“等吃晚饭的时候告诉他们。”然而，吃过晚饭后，当她要启齿的时候，又觉得舌头被锁住了似的。那是谨慎，是来自本能极深处的一种防范，不幸的女人无法在诚实里找到与这种心理抗衡的力量。

真怪！甚至对纳萨林神父，谈这事儿竟也欲说不能。那你来到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古堡主塔楼的一角，经受住了数百年的狂风暴雨和时间的磨蚀，依旧傲然挺立。从远处看，这个塔楼的角活像是块庞然巨兽的牙床骨。粗糙的石板，只剩

下了骨架，但依然牢牢地互相挤挨着，排列得整整齐齐，从一侧看去，这些石板层层相迭，远处看去，颇象牙床，沿着这些石板拾级而上，不难爬到最高处。在最高的地方，有个相当大的洞口，足可供一个人歇卧，是监视天空和地面的最佳瞭望塔。纳萨林攀登到了那里，在最外边的几块石板上躺下，头冲着里面，双脚就悬在外边。圆月当空，溶溶月光之下，他那清晰的身影，头，双手，双脚，配在一起，宛如一尊陶瓷像，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这个时候，这种姿势，使阿拉伯人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飘逸。人们也许会把他视为神圣的先哲，他在高空追寻清静，尘世上的喧嚣和虚荣，都到不了那里。看来，不抢占到仙鹤的窝，不够到塔楼顶端，他是不会有安全感的。两个女人抬头一看，只见他在众星簇拥下，一派超然神情。他也许在祈祷，也许正在让他的思想在辽阔无垠的天空翱翔，寻找着真谛。

这时，贝亚特里斯正在瞧着大地，她不是用身体上的两只眼睛瞧，而是用灵魂的两只眼睛在瞧。她的导师正在观赏苍穹，听凭思绪在天空漫游，占据着不比群星更少的地盘。这时，她正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斗争。她情愿被派去照料普天下的麻风病人或最脏最臭的病人，也不愿忍受这场内心斗争的煎熬和因此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村子里，有个强有力的诱惑力在召唤她，她觉得有某种力量在怂恿她服从平托的要求。把一切告诉堂纳萨里奥是稳妥、正确和符合基督精神的，但如果这样她就不能前往，如果不辞而别去赴约，那就永远也无法得到宽恕，她的心灵在悔罪的日日夜夜里已经取得的功德将前功尽弃！可如果不去，那么平托就会实现他那可怕的威胁。就这样，赴约的念头和良心的谴责同时在折磨着她。要是良心胜

利了，她不去赴约，那就会使三个人全部丧命。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真是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美德也帮不了她的忙，因为如果她抑制住了那个正在像魔鬼喷吐的毒焰炙烧着全身的荒唐念头，继续做一个好人，一个正派的人，那么，平托就会上来，把三个人的脑袋通通砍掉。如果她下山去，永远沦落，她将有何颜面再见善良的纳萨林，请求他宽恕呢？不，不能，太难为情了！不，不能再去见他了。如果去了，她将永远忍受那个魔鬼的为所欲为，忍受他的反复无常……不，不能。对将要重新去过屈辱日子的恐惧，使她下了决心。感谢上帝！无疑，她求助的基督和圣母听见了她的话，启示她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把一切告诉导师，承担平托的报复将产生的后果。

阿拉伯人从他的瞭望塔上下来了，贝亚特里斯径直朝他走去，鼓足勇气要把内心的矛盾和盘托出，但她又一次觉得嘴被锁住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吃晚饭的时候，她竭力战胜不想吃东西，表面装得若无其事，心里责骂自己是普天下最坏、最堕落的女人。做祈祷的时候，她觉得念天主经——那是最引人入胜的经文——都很吃力。她觉得自己病恹恹的身体上有好几个地方又在隐隐作痛了，已被赶跑的魔鬼的余孽在身体里又复活了……她隐隐约约地觉得想撕碎点什么东西，继而又觉得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涌上心头。她不得不动员全部毅力——或者说是她还能使唤的那点毅力，忍住了没有乱蹦乱跳，没有心急火燎地跑出去，没有像野兽一样嗥叫，没有从悬崖峭壁上往下跳，去摔个粉身碎骨。很幸运，她没有走向极端，她乞求圣母马利亚和其他她虔诚地信仰的诸神来拯救她，她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让她的疯病爆发出来。躺下睡觉的时候，她觉得安静了一些，但直想大哭一场。

在那个宽敞的地方，他们的“房间”到处都是，就是说，有许许多多避风的、互不相通的洞穴，两个女人在一个“房间”里躺下了，心地善良的纳萨林到相隔好几堵厚墙的另一“房间”就寝，不大一会儿就酣然入梦。莫斯托莱斯女人则难以成眠，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悲伤地长吁短叹，痛苦地大喊大叫，仿佛在自言自语。这时，安达拉也醒过来了，问她是怎么回事。两人争论了几句，终于，好奇心激发了信任感，贝亚特里斯把事情的经过对她的同伴说了，并把她的各种想法告诉了她。

“不要紧，都说出来吧，让堂纳萨林从头到尾都了解一下吧。”安达拉说。“你瞧，要是凶狠的平托爬上来，会宰了我们的。他干得出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一钱不值的穷人，谁会保护我们呢？让我们这位圣人出出主意吧……跟他在一起，甭担心。你瞧着吧，他能拿出一个妙法儿来，你再也不要干坏事儿了，我们三个人会平安无事的。”

她们一直谈到天明，在极度困倦之中，两个人都睡着了。等她们醒来，纳萨林已经攀上了他的瞭望塔看日出有一个多钟头了。

安达拉对她的同伴说：

“喊他吧，他下来你就告诉他。”

这时，贝亚特里斯觉得心情为之一振，阻止她把不幸告诉她的导师的屏障消失了，她觉得原先被错误念头束缚住了的话，都可以说出来了，便不等纳萨林下来就大声喊道：

“先生，先生呀，下来，我有话对您说。”

“我这就来。”神父沿着石板跳跃而下，一边对她说。“别着急，姑娘，有的是时间。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

“我还没有告诉你，你怎么就知道了？”

“这无关紧要。嗨！我来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孩子，感谢上帝，你到底要说出来了。你昨天出了点事儿。”

“可是，先生，你怎知道的呢？”贝亚特里斯惊奇地问。

“我心中有数。”

“难道是猜出来的吗？您连没有看见、没有听说过的事情都知道吗？”

“有时候，是这样……这要看我没见到过的事情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了。”

“可是，您的确能猜到吗？……”

“这不是猜……我……知道……”

第四章

“昨天晚上，您在房间里听见安达拉和我说的话了吗？”

“没有，傻姑娘。在我的‘房间’里什么也听不见。再说，我睡得很香。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祈祷的时候，我发觉你念错了经文，心不在焉，而你过去是从来不走神儿的，也从来没念错过经文。后来，我观察到你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恐惧……我明白了，你下去打水的时候，在村子里碰到了不痛快的事儿。你的脸色，几乎把你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全部说出来了。后来……你的面部表情把这说得更加清清楚楚……你一度心乱如麻。感情的风暴或者说斗争，是无法掩饰的：它的痕迹历历在目，犹如在自然界里飓风留下的疮痍。你挣扎过……魔鬼用那被地狱的烟垢熏黑了的手指触到了你的心，然后又触遍了你那可怜的身体。天使们想保护你。你没有给天

使们展开战斗的足够的地方。你犹豫不决，在决定把地方给魔鬼和天使之前犹豫了很久，终于……”

贝亚特里斯伤心地失声痛哭起来。

“哭吧，哭吧，哭过之后才能感到痛快，这就标志着天使们已经打了胜仗。就今天而言，你是胜利者。好好武装武装你的头脑吧，免得下次再这么着急。魔鬼还会给你下别的圈套。坚强起来吧，那样就不会堕入魔鬼的圈套了。”

贝亚特里斯鼓足勇气把碰见平托的经过和由此产生的复杂感情告诉了纳萨林。她流着眼泪叹息着，说出了一切，并说此时她的良心保证将来再不会干那事儿了，连想都不会再去想了；说可怕的犹豫再不会去折磨她了，再不会让魔鬼的手或者手指头碰到她了。安达拉就跟在所有其他场合一样，忍不住不时插上几句。她一本正经地说：

“既然她连这么可怕的诱惑都摆脱了，那么我们就准能避开这个坏蛋的屠刀。很明显，跟我叫安娜一样，平托今天夜里会跟他的屠夫们一同到这儿来，把我们三个人的脑袋都砍下来的。”

“是的。”贝亚特里斯接着说。“我们逃走就没事儿了。我们可以悄悄地沿着山的这一面溜下去，这一面山坡上长满了矮圣栎树，谁也不会看见我们。然后，我们就逃到那座山上去，天黑的时候我们离这里就有三、四十里远了，叫那个二流子去找吧！”

“那个二流子是说干什么就干得出来的。那个家伙和跟他一起来的人都心狠手毒。我们快走吧，先生。”

“先生，赶紧走吧。”

“逃走……逃走！你们疯了吗？”等两个女人惊魂稍定，纳

萨林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我们逃走，我逃走！逃什么呢？罪犯才逃，无辜的人是不逃的。小偷才逃跑，一无所有、把什么东西都给了需要它的人的人是不逃的。为什么要逃跑呢？是因为一个狂妄而绝望的汉子说过他要来杀我们吗？让他早点来吧。我很清楚，因为我们穷困潦倒，人间的公道是不会保护我们的。但天上的公道，永恒的公道——它在天上地下都铁面无私，对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一视同仁——能让我们得不到庇护吗？因为一个乡巴佬威胁我们，你们就浑身发抖，这说明你们对天上的公道，对万能的上帝的庇护还没有深刻的信念。难道你们不知道弱者即是强者；正大光明的穷人才是真正的富翁吗？不，我的孩子们，我们不该逃走，也不该把我们良心里的堡垒拱手相让，它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事情逼到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该害怕迫害、欺侮、牺牲和死亡。让这个想砍下我们脑袋的小暴君来好了。除了宰杀毫无抵抗能力的、与世无争的人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干了吗？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的孩子们，不要说来的是受了这个魔鬼的挑拨的不幸的人，就是魔王本人亲自带着一大群最坏最凶的魔鬼前来，我也不怕，更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不要发抖，我们今晚就在这里等待刺客先生们光临吧，他们是犹太王希律派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演屠杀无辜人的惨剧的。”

“不过，”安达拉说，她的自尊心和好斗的本能因导师的一番话而振作起来了，“我们做好准备，搞点武器，并没有坏处。叫化子们，自卫吧！我，就是用这把削土豆皮的刀子，也要拼上一拼，叫这帮流氓瞧瞧，我的脑袋不是那么好砍的。”

“我只有这把剪刀，砍也砍不动，扎也扎不进。”贝亚特里斯说。

纳萨林呢，依然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剪刀，匕首，也不需要准头很好的猎枪和威力无比的大炮，因为我们有对付一切敌人的更好、更有力的武器。你们放心吧，今天一天一切照常。如果需要打水，就让安达拉去，贝亚特里斯，你呢，就呆在这里好了。你们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什么也别害怕，心情舒畅，天良安宁。”

这番话使两个女人都镇静了。贝亚特里斯从头天下午就开始发作的神经痉挛也好了。早饭后，她们做了好几件事：一个缝补衣服，另一个准备做饭，在附近的山上捡干柴。下午，安达拉下山去了，在教堂里呆了一阵之后，把全村都转了个遍，挨门乞讨，收获不少。一家人给了她好些硬面包，另一家人给了她一个鸡蛋，在好几个地方要到了钱币和蔬菜。后来，她到井边去打了水，夜幕四合之时回到了古堡。她没有碰到任何麻烦事儿，同她谈话的几个人中，有一个人的话使她感到不安。这个人是谁呢？我们这就可以知道了。

前两次，她和贝亚特里斯随纳萨林到教堂去的时候，都看见过一个奇丑无比、怪模怪样的可笑的侏儒。他也是个叫化子。他们在街上乞讨的时候，总是和他不期而遇。他在富豪之家和贫家小户进进出出就像自己家里一样，所到之处，都是人们嘲笑捉弄的目标。人们把面包渣儿撒给他，看着面包渣儿在他大脑袋上跳跳蹦蹦取乐；扔给他奇形怪状的衣裤，让他当场穿起来；不是施舍钱或者烟卷儿给他，而是让他吃各式各样最肮脏的东西。村里的小孩子们一见到他就拿他消遣个没完。可怜的人只有到教堂里去才能躲避一会儿这些使他难以招架的玩笑。他总是在作早弥撒或者做念珠祈祷的时候到教堂去，攀住一只长凳子站着，要不就攀住圣水器。第一次看见他，给

人的印象是活像个自个儿行走的脑袋，胡须底下只看得见移动着的两只小脚板。从一件跟遮石鸡笼的盖布差不多的破旧的绿色短褂两边，伸出两根小得难以令人置信的胳膊。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头比普通人的头还要大一点，丑陋无比，鼻子像只大铜号，两只耳朵犹如一双草鞋，头上只有几根枯草似的头发，下巴上的胡子倒有一大把，两只老鼠眼这只瞧着那只，因为两只眼睛都斜得可怕。他的声音跟小孩似的，说话又粗鲁又肮脏。人们管他叫乌霍，不知这是他的名字呢还是姓，要么就既是名又是姓。

进教堂之前没有听说过大自然阴差阳错造就的这个可悲的怪物的人，看见离地面半尺高的地方有个大脑袋在动，准会吓个半死，以为那是个从精灵图上逃出来的魔鬼。贝亚特里斯第一次看见他就是这样，她吓得尖声惊叫，教堂里的五六个修女闻声而出。安达拉则哈哈大笑，加入小孩的行列去逗他。从那次起，他们就成了朋友，每次见面都互相问候：

“怎么样？……”

“不如你……家里，好吗？”

他的模样不像个好东西，但可怜的乌霍是个好人，确切地说，是个好侏儒或者好怪物。一天下午，他给了贝亚特里斯两个橙子——那一带很少见到的水果——，给了安达拉三个草莓和一把豌豆——众人捉弄他之后给了他许多豌豆。他还对她们说过，如果是收获葡萄的季节他会给她们许许多多葡萄，要多少有多少。说乌霍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在集市的日子他经常和许多赶集的人见面是多余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村子的组成部分，就跟教堂塔尖的风向标，村公所挂的村徽或者水井出水口上的怪物雕刻似的。没有小丑不成节目，没有

乌霍，村子也就不成其为村子了。那天下午，他在教堂里同安达拉打过招呼后，对她说：

“你的伙伴呢？”

“她在家里。”

“她的模样儿可真俊，奶奶的！……听说她……喂，你们得当心点，你们住在古堡里的几个人最好离开这儿，村子里有几个屠夫，奶奶的！他们认识你们，他们说，你，是长得丑的那个（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说你原先就是个妓女。说另一个，是长得俊的那一个，跟曼努埃尔，就是村里卖醋的那个老太婆的侄子，有过那么回事儿，大家管曼努埃尔叫平托。他们说，你和她，还有另一个，就是那个长得像摩尔人的人，你们结成一伙儿偷东西……我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但他们是这么说的。我想说，你们这样会出事的。奶奶的！我看你，跟我倒挺合适。让他们俩走吧，让他们……就这么办吧，安达拉；我喜欢你……这里没人听见，我说我喜欢你，安达拉……那天，就是我给你鸡蛋的那天，你还记得吗？我本来想说：‘安达拉，我喜欢你’，可是没有敢说，奶奶的！你还要个鸡蛋吗？要点油渣儿吗？……”

安达拉没等他说完就逃到街上去了。在教堂里说那种事儿！该死的侏儒！然而，平托的险恶用心和村里人以为他们是伙小偷的舆论，却使她感到不安和惊慌。乌霍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当着至高无上的主和其它神像的面向她表白爱情，使她忍俊不禁。见鬼去吧，这个不正经的矮鬼！这个畸形的男人！好像她是个跟他一样的丑八怪似的！我喜欢你！……哈哈！……见鬼去吧，你这个丑八怪！

上坡往古堡走去的时候，她忘记了乌霍的粗鲁的表白，一

路担惊受怕惦念着面临的危险；但到了凉爽而宽广的山上，看到同伴的亲切目光，她不再害怕了。她想起了乌霍向她表白时的表情，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她说，在神圣的教堂里，她遇到了一个求爱的人，并说这个人就是那个侏儒时，堂纳萨里奥和贝亚特里斯也笑了。他们一边谈论着这些事情，一边愉快地度过了做祈祷和晚饭前的时光。晚饭时很有意思，谁也不愿吃那个鸡蛋。他们商量好用它来抽签。结果贝亚特里斯中签，虽然是命运的安排，她仍然不肯独占，最后，还是纳萨林把鸡蛋分成了相等的三份。

夜深了，月光如昼，把山顶照得通明。“摩尔人”爬上他的瞭望塔，从那里，看地下比看天空更清楚。两个女人也如法炮制，从一个射击孔里探出身子，不安而警惕地朝下张望。纳萨林站在酷似牙床骨的那堵墙的顶端，试图用轻松甚至戏谑的话来使两个女人消除恐惧。他像一只神秘的鸟儿，一边在高空翱翔，一边仍然不忘它的雏儿。山的四周，一片沉寂，不时传来一种模模糊糊的声音，既像抚摸断壁残墙的微风的低鸣，又像栖身于野草或岩缝中的夜间活动的小野兽的响动。

虽然悔罪团体的首领神态自若，他还是决定三人都彻夜不眠，免得屠夫们把他们从梦中惊醒。十二点之前，平安无事。十二点时，他们觉得山下出现了人声，犬吠……不错，有人上山。不过，上山的人离那里还远。后来，声音消失了，那些人似乎回去了。半个钟头后，声音又大了起来，已经可以分辨清楚了，是三四个人在说话，他们已经开始爬坡了。

堂纳萨里奥从他的塔楼下来，以便就近观察。三个人分头瞭望，不久就发觉山谷一片模糊，升起的浓雾越来越厚，下面的一切都看不清了。月光洒在浓雾上，结成了奶色的屏障。人

声离得更近了。

不到一刻钟光景，雾越来越浓，扩展得越来越广，冉冉上升，把三分之一山头裹在它的厚纱中。人声渐渐远了。又过了半个钟头，雾气笼罩了半边山顶，只有山尖还露在外面。三个人站在山顶上，仿佛觉得自己正乘坐一艘大船在一片棉絮海洋里飘荡。人声听不见了。

第五章

纳萨林命令两个女人去睡觉，自己来守夜，一直祈祷到天明。因为浓雾弥漫，他未能欣赏天亮时的美景。直到八点，山谷依然裹在浓雾中。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从自己的洞府中出来的时候，盛赞上帝及时派出了援兵救了他们。毫无疑问，凶恶的刽子手们企图上来，但白色的浓雾遮住了他们的来路。纳萨林让她们不要用仇恨的语言来责骂任何人，就是对自己的仇敌也不要这样；他教导她们说，首要的是宽恕别人的过错，爱伤害我们的人，心中不留任何怨恨的感情。平托那一伙是不是坏人，谁也不知道，让他们到最高法官那儿去弄明白吧。你们俩不该评判他们，就是看见他们举刀要杀死自己，也不要脏话去骂他们。

“……最后，我亲爱的孩子们，我觉得疲劳迫使我们进行的这次休整已经拖得太长了。明天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苦行了，今天是我们在这幢废墟逗留的最后一天，我们待会儿出去在河岸左边一带转一遍，一直走到从这里可以看见的那几个村子去。”

话音刚落，他们听见有个人上山来了，那个人在愉快地唱着歌。他们朝下面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但两个女人听出那个声音是熟悉的，可是想不起是谁的声音了。终于，他们在乱草丛中看见了一颗高兴得乱晃的脑袋，那个人正在朝山上爬。

“是那个乌霍，我的情人！”安达拉笑着喊了一声。“全世界最矮的人来了……乌霍，小宝贝儿，亲爱的侏儒，奶奶的！你把你的身子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看见你的脑袋。”

爬到顶上以后，可怜的怪物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把双腿一圈，那看不见的身子坐了下去，头颅高高仰起。因为没有脖子，他的胡子差不多戳着那两个极小的奶头。他头上戴着一顶士兵帽，身上披着那块石鸡笼绿罩布。坐着，比他站着矮不了多少。

“你想吃点什么东西吗？滑稽的小乌霍？”安达拉问他。“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不干什么，就是告诉你，我喜欢你，奶奶的！”

“我呢，更喜欢你哩，小怪物，小蜗牛。你累了吧？要点面包吗？”

“不，我带着哪。这个给你，是新鲜的鸡蛋面包……拿着吧。你好，贝亚特里斯太太，纳萨林大叔，上帝保佑你们……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还是走吧……昨儿晚上平托和另外几个人出了村子，要爬上来，但那场大雾把他们吓住了。他们不会再来了，奶奶的！……今天一早儿他们就赶着牛走了……一帮浑小子，奶奶的！响第一遍弥撒钟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不过你们别以为你们平安无事了，奶奶的！传说有小偷……胡说八道！我喜欢你，安达拉……你们得躲开警察，他们说如果抓到你们，

就要把你们跟通缉犯和罪犯一样关起来，奶奶的！”

纳萨林对他说，他们并不是什么罪犯，如果警察把他们抓起来，马上就会弄明白的，因此他们用不着逃走，但仍然只呆在不妨碍任何人的地方。侏儒对纳萨林的辩白没怎么用心去听，他拉着安达拉的裙子把她扯到一边去说：

“让那个摩尔人跟那个摩尔娘们儿一块走吧，你呢，丑姑娘，你就留在这儿。因为你丑，他们是不会抓你的，我喜欢你……安达拉，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吗？奶奶的！反正，你丑，你是公娼，我喜欢你……这是我头一回喜欢一个姑娘……从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奶奶的！”

安达拉爆发出一阵笑声，另两个人跟过来了。可怜的乌霍撒腿就跑，边跑边说：

“滚吧，滚开吧，要不，有你们好瞧的……小偷，警察……”

“小矮人儿喜欢我。让他说完吧……他是我的心上人，对吧？我当然要留在这儿，跟你，跟我心爱的乌龟，跟我的小丑八怪在一起。你再说一遍你喜欢我吧。我喜欢……”

“是的，我喜欢你。”看到贝亚特里斯嘲弄地瞧着他的样子，乌霍咬牙切齿地说。“我就是喜欢你，奶奶的！”

安达拉大声嚷嚷着送他。乌霍跑了。他怒气冲冲地捶打着自己的脑壳，下山去了，好像是滚着下去似的，再没看一眼古堡里的三位居民。一个钟头之后，三个人从背向村子的那面下山去了，沿着佩拉莱斯河左岸朝下游走，走过佩拉莱斯河跟阿贝切河汇合处不远就碰见一群农夫在挖葡萄根。纳萨林上前向农夫们建议说，他们愿意帮忙干活儿，换取一点儿施舍。就是什么也不给，只要准许，他们也照样干。那群农夫看来日子混得不错，心地也还善良，给了纳萨林一把锄头，又把另一把

锄头递给了贝亚特里斯，还给了安达拉一把用来敲碎土块儿的大木槌。一个农夫从地上拿起猎枪，在近处的灌木丛中放了几枪，打到了三只兔子，他把一只兔子送给了三位悔罪苦行人。

“先生，”纳萨林对他说，“这块葡萄地将给您带来个丰收年。”

休息的时候，一个女人跟贝亚特里斯攀谈起来，问纳萨林是不是她的丈夫。听她回答说不是，——这两个女人谁也没有结过婚——，那个女人便在她的脸上和胸部来来回回地看了好几遍。随后，那个女人又问他们是不是吉卜赛人，是不是走庄串镇要把戏的人……去年带着一只软骨上锁着链子的狗熊和一只会放手枪的猴子在那一带呆过的是不是他们？都不是。于是，那个女人又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是属于基督教还是什么教派？贝亚特里斯回答说，他们自认为是坚定不移的基督教徒，并说除此之外无可奉告。另一个女人，脸色冷若冰霜，她怀疑这几个陌生的流浪者用毒眼伤害了她抱在怀里的那个瘦得皮包骨的昏昏沉沉的小女孩。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来历不明。终于，那个拿猎枪的男人把纳萨林叫了过去，对他说：

“好人哪，拿着这个钱和这只小兔子走吧，那个乌弗拉西娅疑神疑鬼，说是你们对她的女孩子使了巫术。”

对如此冷酷的逐客令，三个人没表示任何异议，一声不响，逆来顺受地走了。

“让我们默默地忍受屈辱吧，我的孩子们，问心无愧就是我们的安慰。”

又走了一会儿，他们看见几个男人在清理一个水坑，或者

说一口水井。那是个蓄水池，前几天那场暴雨使蓄水池里塞满了稀泥、树根草根和从附近的下水道冲来的脏东西。纳萨林自告奋勇说愿意帮助他们干，那几个人同意了。他们让纳萨林下去，污水一直没到了他的膝盖。安达拉跟着也跳了进去，污泥浊水没过了她的半条腿。他们用传过来的桶，一桶一桶地、慢慢地把混着臭东西的漆黑的稀泥掏干净了，其他人也在用铁铤帮着往外掏。突然，贝亚特里斯尖叫着跳了起来，原来一条几尺长的大蛇缠住了她的一只脚。谢天谢地，不是毒蛇。人们捧腹大笑，互相打趣，把那条蛇打死了。一个半钟头的劳动，蓄水池终于清理干净，三位苦行人用其艰苦的劳动换来了一枚大硬币和一枚小硬币。

他们到河里去洗腿上的脏东西，等他们洗得干干净净地返回来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突然被两个奇怪的男人拦住了。两人满面菜色，衣裤都碎成了条条。他们从茂密的灌木丛里跳了出来，用变了音儿的嗓门儿喝令他们站住。其中一个晃了晃手中的大刀，张口就喝令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包括钱，首饰和食品。另一个，可能是个可怕的幽默家，他对三个人说，他们是两名化了装的警察，受政府派遣前来捉拿相遇的小偷，把赃物截下来。勇敢的安达拉试图抗议，但纳萨林吩咐把一切都交出去：面包，钱币，兔子。这还没算完，两个坏蛋又把三人浑身上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贝亚特里斯的剪刀和安达拉的梳子都被搜走了。玩笑并没有结束。一句威严的强盗暗语叫两条汉子撤退之后，他们又向三人扔石块儿把纳萨林的脑袋砸了一道小口子，淌了不少血。他们只好又回到河边去，两个女人帮纳萨林洗干净，用两条手绢儿——其中一条是白的——裹住伤口，然后又用贝亚特里斯经常裹着的那块大头巾

缠在外面。这样一来，狂热的苦行主义者的阿拉伯人形象就什么都不缺了。贝亚特里斯把纳萨林的帽子戴在头上。现在，加把劲儿走回古堡去吧。

“我看哪，”安达拉说，“恶运开始了。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不坏。人们给我们吃的，爱我们，送东西给我们，在莫斯托莱斯我们创造了个小小的奇迹，在维亚曼塔我们的所作所为就跟圣人一样。人们对我们的很满意，歌颂我们。但现在，倒霉的事情已经开始了，我过去经常遇到的事情就要来了，跟买彩票一样。”

“闭上你的嘴巴，多嘴多舌的女人。”纳萨林说。长途跋涉和太阳灼烤，使他已经精疲力尽，他一屁股坐在几棵圣栎树的树荫下。“莫把神的安排和赌钱混为一谈。赌钱是碰运气。如果主把灾祸降给我们，他会知道是为什么的。我们嘴里不能流露丝毫抱怨，我们一时半刻也不能怀疑我主的怜悯。”

贝亚特里斯靠着纳萨林坐了下来，安达拉在地上捡圣栎树子。三个人都没作声，脸色阴沉而悲戚。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野苍蝇在圣栎树丛中嗡嗡作响。安达拉一会儿走开，一会儿回来。贝亚特里斯打破了沉寂，开口对她的导师说：

“先生，我突然有个想法，想法……”

“是预感吗？”

“这个……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大难临头，会遭受折磨。”

“我也这么想。”

“如果上帝愿意，那也只好如此。”

“我们将遭受折磨，不错，但我比你们更惨。”

“我们难道不惨吗？这话不对。不，我们同样命运，如果大难马上临头，我们都会很悲惨。”

“不，你们让我受更大的罪吧。”

“您真的这么想的吗？是猜测的吧？”

“不是猜的。主在我心里这么说过，我能辨别他的声音。这是千真万确的，贝亚特里斯，我们将备受折磨，就像现在是白天，不会有错的。”

四周又恢复了沉寂。安达拉弯着腰在地上捡圣栎树子，用裙子兜着，越走越远了。

第 六 章

看到善良的纳萨林沉默不语，若有所思，贝亚特里斯心里油然燃起了对指导她们的这位圣人的爱。这位圣人总是以其镇静作为榜样来激励她们，有时也用乐观的话来为她们鼓劲。有几次，贝亚特里斯心里已经燃起过同样的火焰，但从来没有这一次如此炽烈。随后，她深深地反躬自问，认为不该把她的心境比作焚烧和毁灭的贪婪的火焰，而应该比作是一道神奇地从巉岩上涌流下来的清泉，泉水把一切都淹没了。在她心里奔流着的是一条河，但流出时却变成了这么几句话：

“先生，当这次大难降临的时候，请您相信我是会用我心中全部的爱去爱您的，不带一点杂念地爱您，就像爱天使一样。如果我受折磨能让您幸免，我愿忍受一切折磨，一切能想像得到的最可怕的折磨。”

“我的孩子，你爱我就像爱一个比你懂得略多、教会你原来不懂的东西的老师一样，而我爱你，爱你们两个，却像牧人爱他的绵羊一样。如果你们走迷了路，我就去寻找你们。”

“答应我吧，先生，”激动的贝亚特里斯又补充说，“永远同样爱我们。请向我发誓，我们永远不分离。”

“我不能发誓。就是发了誓，我又怎么能满足你的要求呢？从我的愿望来说，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但如果别人要把我们分开呢？”

“别人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不！有些人主宰着心灵之下的整个世界。不久之前不是来了两个罪犯抢劫了我们吗？另外一些人也可能会用暴力来将我们分开。”

“这办不到。安达拉和我都不能答应。”

“你们没有想到你们会软弱、会胆怯的。”

“我们胆怯！先生，请别这么说。”

“再说，你们的义务是服从，是尊重一切人，听凭上帝的安排。”

这时安达拉走到跟前，让他们看了看她兜着的圣栎树子又走开了。又过了一会儿，贝亚特里斯觉得浑身无力。仿佛是虔诚敬爱产生的痉挛使她酥软了。她合上了眼皮。

“先生，”她对纳萨林说，“昨天夜里我们没有睡觉，现在我困了。”

“那你就睡一会儿吧，今天夜里我们很可能睡不成。”

贝亚特里斯自然而然地把头枕在纳萨林的肩膀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仿佛孩子睡在母亲的怀中。纳萨林依然低着脑袋。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该回古堡了，抬起眼来寻找安达拉，看见她坐在离他们三十来步远的地方，背朝着他，头垂到了胸部。

“安达拉，你怎么啦？”

安达拉没有回答。

“你到底怎么啦，孩子？过来。你怎么了？哭了？”

安达拉站起来，慢慢地蹭到他跟前，拉起兜着圣栎树子的裙边擦眼角。

“过来……你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先生。”

“不对，你总有点什么事。你想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吗？是不是你的心又预告你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了？告诉我吧。”

“不是……”安达拉终于开了口，却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是因为……人家也有自尊心……就是说……人家也有那种虚荣心……人家不愿意，这么说吧，我直截了当地全说出来吧，拿我和贝亚特里斯两个人来说，你更喜欢的是贝亚特里斯。”

“耶稣啊！……这是因为？……”

“这不公平，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同样爱你的。”

“我也是同样爱你们两个，可是你怎么觉得我？……”

“因为您总是对贝亚特里斯说溢美之辞，对我却守口如瓶……我很笨，她聪明……她有知识……因此，悄悄话全都只对她说，对我呢，只是：‘安达拉，你懂什么？别胡说八道……’唉，我知道除了乌霍以外谁也不喜欢我……”

“这回说你胡说八道都不够用了，简直是颠倒黑白。我爱你俩难分高低。如果说，对待你们的方式上有区别——这种区别也是因为你们自己的性格决定的，而对你们的感情却没有任何区别。傻姑娘，过来吧，要是你困了——因为昨天夜里你没睡觉，就把头靠在我这边肩膀上也睡一会儿吧。”

“不，天不早了。”安达拉说，她的不快已经烟消云散。“如

果我们不抓紧，天黑前就回不去了。”

“天黑前是到不了啦。九点钟或许能到……今天晚上，有顿丰盛的晚餐：生圣栎树子。”

“那些个臭不要脸的把我们洗劫一空了。嗨，要是我逮住他们……！”

“别骂人，别威胁……唉！她醒了。我们走吧，走吧。”

还没到九点钟，三个人就已经在气喘吁吁地朝古堡那座山冈上爬了，一到上面，大家露天席地而卧。那天晚上，他们不用去准备晚餐，因为除了圣栎树子外，什么可吃的东西也没有了。圣栎树子很快就被剥完吞了下去。与其说是由于胃口好，不如说是实在饿急了。当他们感谢上帝赐给了那顿菲薄的晚餐的时候，听见住在山脚下的村里人吵开了。怎么回事儿？听起来说话的人远不止两三个，而是许多人。安达拉趴在垛口往下看，天哪！不仅人声鼎沸，还看见跟篝火那么大的一个火把在随着人声往顶上来。

“有人来了。”她惊慌失措地对两个同伴说。“他们举着好些火把，要不就是松明……你们听听，嚷嚷得多凶啊……”

“他们是来抓我们的。”贝亚特里斯上牙直磕下牙地说。安达拉的恐惧影响了她。

“抓我们？为什么？管它哩，反正马上我们就知道了。”堂纳萨里奥说。“让我们继续祈祷吧，该发生什么事儿就发生什么事儿吧。”

他继续祈祷，他的坚强毅力跟任何感觉相比都占上风，然而两个女人却惊魂不定，忐忑不安，吓得发抖，跑过来，跑过去，一时想逃走，一时又想高呼救命……可是，向谁呼救，向谁呼救呢？看来晚上不会再降一场大雾来拯救他们。

人声随着可怕的火把越走越近了。已经清清楚楚地听得见人们的笑闹和哄嚷声，有些话也听得明白了。来的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小孩子。那些孩子用干野草火把照路，一会儿把火把点燃，一会儿又把火把弄灭，他们像过圣约翰节一样欢天喜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纳萨林低声嘀咕了一句，从地上站了起来。“为了对付三个可怜的人，难道当局派来了一支军队不成？”

喧嚷的人群走到山顶的时候，两个女人看见了两个警察。事情很清楚了。

“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们在这儿等着哪。”

“警察先生们，”安达拉说，“是抓我们来的吗？”

“抓你，还有那个狡猾的摩尔人。”一个人应声回答，他大概是村长，正在咧着嘴笑，似乎放掉或抓住几个穷困潦倒的人是件好玩儿的事。

“那个摩尔人在哪儿呢？我想见见他。”一个粗鲁的肥胖老汉大声说道。他在第一堆人里显得很特别。

“如果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是我，”纳萨林依然坐在地上说，“我就在这里。”

“哎呀，好朋友！”一个瘦子说。“摩尔主教阁下在古堡里的住处不怎么样呀。请到监狱里去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狠狠地抬腿踢了纳萨林一脚。

“胆小鬼！”安达拉突然义愤填膺地大吼一声，老虎般地扑了过去。“流氓，你没有看见他老老实实地呆着让你们抓吗？”

她说完便用那把削土豆的刀子狠命地砍了一下，如果那

把刀子有刃和尖，那个傻瓜就有好瞧的了。虽说刀子很钝，也划开了那家伙的衬衣袖，胳膊上拉掉了一层皮。人们咆哮着扑到凶悍的女人身上，警察赶紧挡住他们，把安达拉保护起来，然而安达拉紧张而暴怒地挣扎着，警察们只好把她捆了起来。这时，她觉得有人在扯她的裙子，低头一看，看见了乌霍那颗往前挣的脑袋，他正从警察们的大腿底下挤过来。

“不听我的话，吃亏在眼前了吧，奶奶的！不过，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

“滚一边儿去吧，丑矮鬼。”安达拉喝道，并对准他的脸啪地唾了一口。

纳萨林站了起来，平静地对人们说：

“捉拿三个手无寸铁的人，不用这么大喊大叫。你们想把我们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去吧。唉，蠢姑娘，你真是罪过！为了让上帝宽恕你，向你伤害过的这位先生赔礼道歉吧。”

“赔礼道歉个屁！”

安达拉怒火中烧，简直气昏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一行人都离开了。被捆着双手的安达拉走在最前面，她咆哮着，把双手举到嘴边，用牙去咬绳子；跟在她后面的是纳萨林和贝亚特里斯，他们没有上绑，被幸灾乐祸而冷酷的围观的人们簇拥着。警察不停地驱赶着人群。那个胖子跟纳萨林并肩走着，他大大咧咧地对纳萨林说：

“我说摩尔王子……你是被流放的摩尔王子吗？你竟把你的全部妃子都带来了，混蛋！”

村长和贝亚特里斯并排，走在另一边。听到这句话时，他流里流气地笑了，并纠正他的朋友说：

“这个摩尔人跟我祖父一样是货真价实的摩尔人。这个王

妃呢，早在莫斯托莱斯我就认识她了。”

贝亚特里斯和堂纳萨里奥没有回答……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下坡的时候，嘲弄和吵嚷一直没有停。那不像捉拿犯人，更像是在过狂欢节。火把灭了，女人和孩子们你绊我、我碰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拐弯的时候，乌霍的脑袋在地上直滚。笑声、歌声和粗言俗语混在一起，难得有欢乐的日子的村子，分明是在过节。有些人把这件事视同儿戏，甚至希望每天都有犯罪的摩尔人来让他们去抓去杀。在村口，节日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家家户户的人都走出了家门，要瞧瞧这帮被马德里的法官通缉的神秘罪犯。小孩子们又点燃了干草或枯枝做成的火把，浓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安达拉已经筋疲力尽，终于不再徒劳无益地抗议了。另两个被捕的人则默默地、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降临的不幸。

被称作监狱的地方，是村公所底层的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马厩。穿过院子就可走进马厩。警察把栅栏打开，犯人被带进一间屋子，在那里，他们给安达拉松了绑。村长是个开玩笑无度的人，但人道主义感情尚未完全泯灭，他对犯人们说，等一下让他们用晚饭，然后把纳萨林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跟犯人看守呆的那间小屋同样乱七八糟，简直千疮百孔。村长和纳萨林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将一字不漏地记述如下。

第七章

“您请坐。我要问您几个问题。”

“好，您请说。”

“当着那群人的面，我不想使您难堪。他们把您当成了摩尔人。愚昧村民的见识！这是因为您长得像摩尔人，典型的非洲人的脸，胡子尖尖的，还裹着这块头巾。不过，我知道您并非摩尔人，而是个基督教徒，至少您的名字是这样。另外，如果不是命令我逮捕您的上级是那么说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您是位神父。”

“是的，先生，我叫纳萨里奥·萨哈林，为上帝和您效劳。”

“那么，您这就是说您正是那个法官缉拿的纳萨林·萨哈林了，而她呢，就是那个安达拉了？”

“被捆着来的那个就是。另一个叫贝亚特里斯，是土生土长的莫斯托莱斯人。”

“对！我认识她。平托是我的侄子嘛。”

“还有什么？”

“您觉得这还少吗？不过，来吧，现在我们像朋友一样聊一聊吧。”村长边说边把宽檐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桌上的灯，照亮了他那欢乐而红润的脸庞，也照亮了纳萨林那抑郁而带菜色的面孔。“您觉得一位神职人员干这种事合适吗？……光着脚在路上走，由两个女人陪着……算了，至于贝亚特里斯，我就不必说了……但是另一个呢？……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神父！到了马德里，我想您的律师将会为您辩护说因为您是疯子，因为如果说您是神志正常的人，就没有一个基督教徒会为您辩护的，也没有一条法律来替您说话的。”

“我相信我的神经是正常的。”纳萨林平静地回答说。

“可我认为不。当然啦，您怎么可能承认您是疯子呢！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萨哈林神父去过流浪生活，跟这两个蠢

货在一起！……我说这些并非仅仅是就宗教本身而言。我们大家，不管是谁，如果说是信教，那是为了图个好名声和尊重习惯……我这是设身处地为您着想，也包括对崇尚知识的现代社会的看法。一个神父竟如此不知检点！……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地指控您的！是指控您在家里窝藏一个杀了另一个娼妓的妓女，后来你们两人又放火烧了一座楼房或者说私人房产……干完这些事以后就外出颠沛流浪了。您自称男传教士，她自称女传教士，以妖言惑众，用自来水医病，让装死的人复活，向某些可能被迷惑的人说教……唉，够了，神父先生，可您还一口咬定您没有疯！告诉我，你在这一带创造了多少‘奇迹’？我听说您驯服了那头比狮子还凶恶的魔鬼——科雷哈别墅的主人……相信我吧，我不会做任何伤害您的事情，更不会出卖您的秘密。告诉我吧，别把我当成村长，也别把您当成犯人。在这扇门里头，没有别人，只有两个心怀坦白的人：一个是十分坦诚的村长，一个是云游四方的神父。这位神父现在就要讲述他的信徒兼伊斯兰教徒的历险记了……不过，有什么就说什么吧……请稍等，我叫人给我们端几杯酒来。”

“不，别客气。”纳萨林按住想站起来的村长说。“请听我的回答，很简单。首先，亲爱的先生，我不喝酒。”

“连汽水也不喝吗？您瞧瞧，怪不得说您是摩尔人了。”

“第二，我是无辜的，加在我头上的那些罪名是不存在的。我对法官先生也将这么说。如果他不相信我的话，上帝知道我是无辜的，这对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第三，我不是传教士，也没对任何人布过道。我仅仅是向愿意学习基督教教义的人讲授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我对他们是言传身教的。我言行一致，但我也没有把这看成是什么功绩。如果因为这样

就把我同罪犯混为一谈，我不在乎。我的良心没指控我犯了什么罪行。我没有让死人复活，也没有治过病人。我不是医生，也没有创造过什么奇迹，因为主，我崇敬和事奉的主，并没有赋予我这种能力。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亲爱的先生，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您想把我怎样办就请便吧，不管有多少灾难和羞辱降临我的身上，我都心甘情愿、问心无愧地领受，谁也不会在我身上看到罪犯的狂妄跋扈和自以为完美无缺的人的自我炫耀。”

听了这番话，好心的村长如坠五里雾中。不用说，他原本希望看到神父以玩世不恭的坦诚把一切和盘托出，或者换句话说，希望神父按他的鼓点跳舞。但事与愿违，只有两个可能，要么这个堂纳萨里奥是个最狡猾、最善于伪装的无赖，上帝把他打入凡尘，以证明上帝那无所不能的创造力，要么就是……但鬼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谁能分辨得出他这篇既简单明了又庄严自信的慷慨陈词的真伪呢？

“好吧，先生，好吧。”好开玩笑的村长明白，跟这么个人开玩笑是愚蠢的。“您这样死心眼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您得想开点，听我的话，我是个非常实际的人——虽然作为才疏学浅的我，这么说不大合适——，我拉丁语懂得很少，但理解力很强。您瞧我是这副模样吧，我原先也是学神学的，但我不喜欢宗教，因为我更倾向于用眼睛看得着、用手摸得着的东西，我想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知识，那是我之所长。我怎么能够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特别讲究实效的时代，竟会去用行动来传授教义所说的一切呢？这行不通，伙计！既然行不通，还要去尝试，他不是疯子，就是自取灭亡……不错，先生，灭亡！”

.....”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完那句话。纳萨林不愿辩论，只是干巴巴地回答说：

“我想的正相反。行得通，完全行得通。”

“但是，您瞧瞧。”村长又说，他猜到了对手的辨别能力了，想利用他还记得的那粗略浏览过的书中的道理来打开缺口。“您怎么能说服我这是行得通的呢？……我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这是蒸汽、电话和印刷术的世纪呀！这种手段！……在这个公众和个人自由的世纪，这个进步的世纪！这种潮流！……文化知识已经把我们古老的狂热中解放出来了。您所说所为跟狂热有什么区别呢？我并不批评宗教本身，也不反对我们崇敬神圣的三位一体，即使第一流的数学家也弄不明白这种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我尊重我们的长辈们的信仰，尊重弥撒，尊重圣体游行，尊重洗礼和隆重的葬礼等等。我再说得明白一点：我赞成您的所作所为……我是说，就算炼狱里有精灵，我们有主教和红衣主教阶层（当然不用说还有神父阶层了）……如果您嫌我说得太啰嗦了，那我就从圣谕说起吧……我是说还应该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一切都可以用拉丁语来说……但您别让我改变这种想法，我们应该考虑既成事实。我尊重宗教，更尊重圣母，就是现在，当孩子们淘气的时候，我还向圣母祷告哪……但您得让我照我的想法干，别让我相信我们男人不该相信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只对妇女合适……不，这个，不行。别说这个，这不是我的特长。那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说过和教诲过的一切都能付诸实现，真是个伟大的天才！……我决不是贬低他，不是，他是个非凡的人！……我说不能都付诸实现是基于这样的意思：‘人的目的是活着。不吃饭就

活不成。不劳动就没有饭吃。’在这个科学的世纪，人应该注重什么呢？要注重工业、农业、管理、商业，问题就在这里。解决我们的难题，平衡国家和个人的预算……修建更多的工厂……更多的铁路、公路……工人的俱乐部……工人的住宅区……文化事业，学校，公共和私人慈善机构……那您又把卫生、城市建设和其他重大成就给我置于何地呢？如果按您采取的那种神奇手段，这些是半点也搞不成的，那样只能使更多的人挨饿，使国家和个人更贫困！……修道院和修女院也是一样！十九世纪有人说过：‘我不需要修道院和神学院，我需要的是商业合同。我不需要隐士，我需要的是经济学家。我不需要布道，我需要的是窄轨铁路。我不需要基督教先哲，我需要的是化学肥料。’唉，亲爱的先生，到了我们在每个开化的村镇都有一所大学，在每条街上都有一家农业银行，在每个家庭的厨房里都有台做饭的电动机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说，靠神秘玄学是到不了这一天的！我冒昧地想……这完全是个人意见……假如我主耶稣基督活到今天，他的想法也准会跟我的想法一样，而且会第一个为进步祝福，他也许会这么说：‘这是我的世纪，过去的那一个不是……我的世纪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

说完，村长用那块野草编的手巾擦了擦前额上的汗珠；从他嘴里，带着好似分娩的疼痛说出这段雄辩的长篇大论来，真是费劲极了。他想用这篇话打动不幸的苦行人。神父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出于礼貌和谦虚的习惯，他没有用那种他认为应该鄙视的态度来回答，只是这么说了两句：

“亲爱的先生，您说的话我听不懂，而我说的话呢，您也是听不懂的，至少现在听不懂。好，暂且我们先撤下这些不谈。”

2
村长不是个轻易知难而退的人，他也知道他那篇深思熟虑的道理没有对这个顽固的家伙起任何作用，他感到很扫兴。但他想，用另外的武器进攻，也许可以把神父从外壳里掏出来。神父是个属龟的，应该用火烧他的硬壳迫使他把头伸出来。所谓火，就是刺人的玩笑，就是冷嘲热讽。

“请别介意，神父，如果您当真了，就当^我我什么也没说。我是个无知的人，除了本世纪的书之外，我没有看过什么别的书，而且我的理论也乱七八糟。您真是圣人吗？那我将第一个脱帽向您致敬，把您送去作圣体游行，需要的话，我还会用我的肩膀去抬您坐的圣座。您将看到人民是如何崇拜您的；而您呢，就拿点真本事出来吧，给我们创造两个奇迹。两个大奇迹，嗯？给我们变出千百个大葡萄酒瓮来，给我们把设计好的那座大桥修出来，给我们把东方这条铁路开出来，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除此而外，这里有无数驼子需要直起腰来，有无数瞎子需要重见光明，有无数瘸子需要健步如飞，还有公墓里那些死人，只要您一召唤，他们就会出来在村子里转上一圈儿，看看在我的带领下的村子里的发展变化……滚吧，什么新耶稣基督……败类！知道我们在宣扬什么第二次救世，这个世纪将会混乱。‘用低廉的物价拯救国家和人民。’不错，我们现在把您投入监狱了。伙计，你需要受点罪。不过，我们不会把您钉上十字架的，您不会遭受这样的灾难。别害怕，神父，现在不时兴这种绞刑架了，那是蒙昧主义的固有产物；您也不会骑着驴子进马德里城去，而是由两名警察押送前往；因为您的鼻子不高，人们也不会用棕榈枝来欢迎您的。您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派宗教呢？我看是伊斯兰教吧……您还带来了两个摩尔姑娘……当然了，那是为了身教言传……”

纳萨林根本不理不睬，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表示这个玩笑对他的刺激如何，好心的村长又捉摸不定了，他又变换了一种态度，也就是变换了一种虚伪的亲热口气，拍了拍神父的肩膀，又说：

“算了吧，伙计，别灰心。这些事情得慢慢来。亲爱的朋友，开导，尤其是开导一个顽固的人，往往会失败。不过，不要着急，法律将把您关进一个疯人院以了此案，连打也不会打您的，这已经不流行了。‘干脆的牺牲，就是说，没有鞭打……也没有受罪和死亡，甚至还有巧克力……’哈，哈哈！……总之，只要您还在这个文明的地方，我们就会好好对待您的，因为法律是一回事，文明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对您说的话使您不自在，就当说得不对好了，我这个人好开个玩笑……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这您也看见了……说真的，我同情您的不幸。现在我把我的职权放一边去，我们俩不是什么村长和犯人的关系，而是两个爱说笑的朋友，两把满是梳齿的梳子，是不是？……顺便说一下，要选摩尔女伴，也满可以选模样儿更好的嘛。贝亚特里斯，还过得去。可是另一个呢！……这个丑婆娘是从哪里搞来的呢？……不说了，您大概想让我们给您晚饭吃了……”

纳萨林只对最后一句话作了答复：

“我不想吃，村长先生，但我想那两个可怜的女人是会吃点东西的。”

第八章

在这段时间里，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这个监狱中，两个女人，两个警察和另外几个溜进来的人——可笑的乌霍也在其中——，他们随随便便地聊开了。一进门，贝亚特里斯就靠近一个警察身边，那人个子高高的，样子满俊，有一副讨人喜欢的军人外表。她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

“喂，你不是那个小白脸蒙德哈尔吗？”

“愿为你效劳，贝亚特里斯。”

“你认出我来了吗？”

“怎么可能认不出呢！”

“我怀疑起来，对自个儿说：‘这个人是不是那个在莫斯托莱斯呆过的小白脸西里洛·蒙德哈尔？’”

“我是认出你来了，但我什么也不想对你说。看到你跟这号人在一起，我心里不是滋味儿。实话告诉你吧，你什么事也没有，你现在蹲监狱是你自找的。上面命令我们抓的是他和另一个女人。因为你也在哪里，我们也就把你带来了。总之，村长会告诉你，是让你走呢还是让你留下。”

“村长愿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要跟我的两个同伴在一起。”

“是因为临时凑在一起的吗？”

“管他因为什么呢。如果他們要坐牢，那我也去。如果他們要到法庭受审，我也跟他們在一起。要上绞刑架的话，我也奉陪，那就把我们三个人一起绞死好了。”

“贝亚特里斯，你疯了。我们要把你留在莫斯托莱斯村你姐姐那儿。”

“我说了，堂纳萨里奥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在他遭受不幸的时候抛弃他。如果我能够的话，你知道我会干什么吗？我将把他的痛苦，人们对他的不实之词和他将受到的虐待和惩罚都承受下来……可是，我现在多糊涂啊，西里洛！我还没问你，你的妻子德梅特里娅怎么样了，她好吗？”

“她还好。”

“我很喜欢德梅特里娅！告诉我，你们已经有几个小孩了？”

“一个……另一个也快生了……”

“上帝保佑他们快快长大……你很幸福，对吧？”

“是的。”

“那么，当心，别冒犯上帝，他会惩罚你的。”

“惩罚我？为什么？”

“因为你迫害好人，我说好人并不是指我。”

“你指的是那个男犯吗？我们当警察的，跟这毫不相干。那是法官干的。”

“法官，村长，还有警察，你们都是一路货。你们没有良心，也不知道什么是美德……我说的不是你，西里洛，你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你别迫害上帝挑选出来的人，也别让那些无耻之徒杀害他。”

“贝亚特里斯，你疯了吗？”

“西里洛，如果你站在坏人一边反对好人，甘愿让你的灵魂堕落的话，那么，疯了的恰恰是你。你要想想你的妻子，想

想你的孩子们。要知道，为了请求主保佑他们，你就该捍卫主的事业。”

“怎么？”

虽然其他人都在监狱的另一个角落围着安达拉谈笑，贝亚特里斯还是压低了声音，她怕别人听见她的话。

“那很简单，等把我们当犯人押走的时候，你装装傻，我们就可以逃走了。”

“哈！说不定我一枪就把血给你放了。贝亚特里斯，别说傻话了。你知道什么叫命令吗？什么叫立功受奖的条例吗？你竟然在这种地方开这个玩笑！我无论如何不会违背我的职责，我宁愿失去一切，甚至失去老婆和孩子，也决不玷污我的制服。我的荣誉就在制服上面，这荣誉不仅属于我一个人，贝亚特里斯，而是属于整个警察部队……除了同情心之外，我还能企望什么呢？你在整个警察部队再也找不出另一个更有同情心的人来了。至于帮忙逃跑，更是不可能。身体不知道什么叫同情，灵魂是主宰，命令身体抓，它就去抓；命令它杀，它就去杀。”

好心的小白脸说这番话的时候，充满自信和真诚。他的眼睛、姿势和口气，都把他狂热信奉的骑士风范反映得淋漓尽致。姑娘叹息着垂下了头，对他说：

“你说得对，我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西里洛，别理会我说的吧。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好了。”

围观的人离开了安达拉呆的那个角落，跑到贝亚特里斯和小白脸这边来了。只有乌霍还留在安达拉那里，他站着只比他那坐着的朋友的腰稍高一点。

“过去，”见到机会，乌霍就说。“你对我不够意思，奶奶的！”

……我原本以为你是很温柔的，奶奶的！……可是你连一点温柔的影子都没有，我说我喜欢你的时候，你竟在我的脸上吐了一口……我又一次对你说，你又吐了我一口。”

“你说我吐你了吗？”安达拉开心地说，她已经从狂怒中清醒过来了。“那是我无意识做的，村里的小矮人儿，我的小丑八怪，我的滑稽的侏儒。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想说喜欢你的时候，我就爱吐口水。”

“你知道吗？你用小刀砍路卡斯——就是开客店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变得漂亮了。那时我瞧着你都认不出来了，奶奶的！因为你长得丑，安达拉，正是因为你丑，我才喜欢你的，奶奶的！我要用《圣经》来为你辩护，奶奶的！”

“我的小寸虫，我的大脑壳蜗牛万岁！你说我给了他一刀的那个混蛋是客店的老板吗？”

“是路卡斯大叔。”

“可是那天你说你住在客店里。”

“我昨天搬家了，因为一头骡子撂了我一蹶子。现在我住在铁匠胡安大叔家里。”

“啊，我的小蜗牛住在铁匠家里，真是好极了！喂，奶奶的！你说你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

“你要是让我相信你，你就得去你家，去铁匠家……把我告诉你的东西弄来。”

“什么东西？”

“工具呗。我需要工具……你尽量弄吧，那里什么都有。你给我弄点钉子来……不，钉子，不要……对，对，两颗大钉子，还要一把好刀，要快刀，懂吗？再要一把锉……要好使的

铨……你把这些都藏好，藏在你的衣服下面……”

村长陪着纳萨林进来，他们马上沉默不语。村长装出一副善人和人道主义者的样子，但这并没驱散阴森的气氛。他对大家说：

“现在，这两位女士要去用点晚饭。值得一提的是，这顿晚饭是我掏的腰包，因为预算里没有这笔钱。您呢，纳萨林先生阁下，既然你不吃，那就让您的身子休息休息吧……警察先生们，这位男犯向我们保证他不逃走，预言家先生，对吧？而你们，弟子女士们，请特别当心。我们这里有一座我们不配拥有的牢房，牢房的铁栅栏就像马德里的单身牢房一样，结实极了，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你们从这里是出不去的。那么……来看热闹的人就不必留在这里了。请从监狱里出去，乌霍，从这里滚开。”

人们退出去了，除了不幸的悔罪者之外，只有村长和马德里市来的法官还呆在那里。法官来办理押解犯人的手续，为了等待从普拉多村和卡达尔索村抓的流浪汉和罪犯，不得不推迟一天启程。后来，警官把晚饭端来了，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只是略微尝了尝。村长向他们道了晚安后，警察和警官劈劈啪啪地闩门上锁。三个不幸的犯人前半夜做祈祷，后半夜躺在地上睡觉。第二天，有人给他们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村里许多人关心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他们送来了食品和衣服，他们没有接受。乌霍想方设法，像蜘蛛似地爬上院子的栅栏，跟两个女人聊天。晚上，应当押送去马德里的另一批犯人到了，他们是一个老叫化子和一个跟随他的小女孩，他们的来历将由法院去调查。另外押解来的还有两个衣衫十分褴褛的汉子，纳萨林一眼就认出他们来了，他们就是在他们三人被捕的

头天下午曾经抢劫过他们的流浪汉。这两人都是从马德里监狱逃出来的，法庭正在审理他们的案件：一个是杀害近亲犯，另一个是抢劫杀人犯。四个人被一齐塞进了那个狭小的地方，连身子都转不了，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能押送到露天去，立即上路。尽管被押解上路滋味也不好受，但无论如何总比拥挤在肮脏、黑暗、狭窄和空气污浊的牢房里要好得多。

第二天，一大早，文件就发出去了，准备押解他们上路。村长来向纳萨林道别。他用其惯常的讽刺口吻对纳萨林说：

“礼貌并不会使勇气减色，预言家先生；您只要把我看成一个朋友、一个脾气很好的公民就可以了，您和您的随从使我很满意。你的到来，使一个很舒适、很自由的地方生机盎然……哈，哈哈！……这并非恶意，因为应当承认您的才能，您的智慧……总之，你的案子很复杂，复杂极了，我很遗憾，您不想向我讲清楚……我再说一遍，这并非恶意。我觉得您非常可爱！……我不希望您我还没有交上朋友您就走了。我带了点食品来，让他们给您装在褡裢里。”

“非常感谢，村长先生。”

“告诉我，您要不要一点我的衣裳、裤子和凉鞋？……”

“谢谢，我既不需要衣裳，也不需要鞋子。”

“别死要面子了！请相信这是我的心里话，请您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十分感谢您的好意。”

“那么，再见了。您会知道我们就在这儿。如果您平安无事，继续您的事业，我将感到高兴。说来您可能不信，您还会有追随者的，尤其是，如果政府继续加重赋税的话……再见了……一路平安……姑娘们，不要愁眉苦脸。”

他们出发了。时值清早，几乎没有什么人出来为他们送行。走在围观的人们前面的是乌霍，他一直陪着他心爱的人走，直到他那两条短腿走不动了为止。当他不得不停下来时，他还爬上一棵树往前张望。

警察让纳萨林和那个老叫化走在最前面。跟在后面的是老叫化的小女孩，她牵着贝亚特里斯的手；然后，是安达拉，后面是两个罪犯，他们被绑着胳膊拴在一起；殿后的是荷枪在肩的警察。凄惨的队伍沿着灰尘滚滚的道路前进着。他们默默地走着，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每个人都紧锁双眉。赶路人和农夫们看见他们走过，都这样评论：“游手好闲的家伙，不知羞耻的东西，流氓，无赖。”

第五部

第一章

走了半个钟头，老叫化就忍不住讲开话了，他同堂纳萨里奥攀谈起来。

“伙计，您这么走习惯吗，嗯？”

“不，先生，我这是头一回。”

“我嘛……我记得加上这一次一共十四次了。如果我走过的路都变成一个个五块钱的硬币就好了！……我告诉你吧，不过您可别告诉别人，我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完全是卡诺瓦斯①的过错……这是千真万确的。”

“好家伙！”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如果堂安东尼奥·卡诺瓦斯没有在那一天下台，这时候您就该在书记官的宝座上看到我了。由于温和派搞了鬼，一八四二年把我的书记官搞掉了。是的，先生，我的书记官职务一个月六千块哪。我的职务是一步登天，但这是私下里花钱买的。堂安东尼奥一天也不愿再干，把我给断送了。命令已经起草好了，只等国王陛下签发……可是居心叵测呀！……他们推翻政府，免得我重新上台。”

“真可恶！”

“现在您瞧，我就是这个德行。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塞维利亚的一个富得不能再富的富翁；另一个嫁给了我现在的这个女婿。当然，那是个坏东西，为了打官司，他把我的全部财产都弄光了……我哥哥死在美国了，但是在明年之前，我还不能领取我哥哥的遗产，他的遗产有三千六百万哪，这不是吹牛，就是他……法院和那里的领事馆之间扯皮，而我的女婿，为了跟我过不去，又插了一杠子……唉，太过分了！我给他开的第一个咖啡馆，就花了我六千块还多。他呢，把咖啡馆变成了赌场，我为此还坐了六个月监狱呢，直到后来才弄清楚我是无辜的，而且……您瞧，倒霉不倒霉吧，就在我出狱的那一天，我跟一个企图要骗我三万两千多个小钱的难友干了一架，又把我关了六个月，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看到纳萨林对他的故事不感兴趣，他又换了个话题。

“我听人家说您是神父……这是真的吗？”

“不错，先生。”

“好家伙！……在我的囚徒生涯中我什么样的人 都 见 过 了，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在押的神父。”

“那么现在您看见了吧，又有新鲜事儿可以添进您的传奇中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神父？能打听一下吗？是不是您在某个方面有失检点呢？我看见有个女人陪着您走，这就叫我怀疑了。您要知道，混在女人堆里的男人，是不可救药的。这话也适用于我，我曾经跟一个贵夫人，一个上流社会最高层的

① 卡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政治家、作家，曾六次出任首相，后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女人有染。唉，她让我倒了多大的霉哟！她跟她的朋友，一位侯爵夫人，从我这里捞走了七万多块钱，我一点都不敢说。更笑话的是，她们还让我吃了官司。女人心如蛇蝎哪！别在我面前提到女人，免得我发火。由于我女婿的一个表妹——她是卖杏仁水的，跟一个中将有私情，我才落到了这步田地。他们把这个小姑娘给我，让我把她送到她在纳瓦尔卡内罗的几个舅舅那儿去，可那几个舅舅说，如果我不能保证他们免税六年，他们就不接受，这也是真的……女人，或者说女性，真是万恶之源呀，因此，伙计，我劝您离开她们，向主教请求宽恕，也别再掺和进新教和异教去……您说呢？”

“我什么也没说，好人。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不要管我。我对您无话可说，因为我认定您是听不懂我的话的。”

这时，贝亚特里斯正在询问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她的父母又姓甚名谁，但可怜的姑娘跟白痴一样，什么都回答不出来。安达拉征得警察的同意，走到前面跟纳萨林聊了几句，给他解解闷。老叫化蹭到了贝亚特里斯旁边。第一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那两个被捆绑着的罪犯使用极为肮脏下流的话向两个女人调情。一行人席地用午餐，纳萨林把村长塞进他褡裢里的东西分给了难友们。警察们被不幸的神父始终如一的和气和驯服感动了，邀请神父喝一口，但他没有接受。他请他们别介意，因为他并不是瞧不起他们。应当说，起初这两名军人对他们押解的这个神秘的犯人的印象是不大好的，他们以为他是个老谋深算的骗子。在押解的过程中，他们的这些想法没有了，转而怀疑起他的真实精神状态来。纳萨林说话时的谦恭，默默忍受一切麻烦的耐心，他的仁慈，他的和气，都得到了他们的好感。后来，他们甚至想，即使这位堂纳萨里奥

不是圣人，他也具有圣人的风度。

第一天是相当艰辛的，为了不在维亚曼塔过夜——那里瘟疫依然流行——，他们一口气就走到纳瓦尔卡内罗。两个罪犯一路耍赖，甚至躺倒在路中央，拒绝继续赶路，两个警察只好连哄带吓地轰着他们走。老叫化艰难地一步一挨，那张掉了牙的嘴不停地咒骂着。纳萨林和他的两个女伴强打着精神，没有抱怨一声，而且她们还轮流抱着那个小姑娘走。终于，他们筋疲力尽地到了目的地，已经是深夜了。纳瓦尔卡内罗的监狱结构颇为合理，警察们可以在警卫室里休息，犯人们吃过晚饭以后统统被赶进牢房，男的在一边，女的在另一边。那座监狱有足够的地方照通常的做法把男女犯人分开关押。苦行神父和他的两个女伴——那一群人已经嘲讽地称她们为“女弟子”或“纳萨林娜”了——头一回分开了。两个女人看不见他在身边，听不见他谈彼此的苦难，觉得十分痛苦。他呢，因为不得不独自祈祷，也觉得非常难受。然而，除了逆来顺受，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一夜，对纳萨林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在漆黑的牢房中，他和几个丧尽天良的坏蛋关在一起：瞧瞧吧，除了一同押解来的那两个，另外还有三个犯人，这伙粗人此起彼伏地哼着小调，说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原先关在那里的犯人，从新来的这两个犯人（我们没有别的材料，姑且把一个叫做杀害近亲犯，把另一个叫做盗窃圣器犯吧）嘴里打听到堂纳萨里奥是个神父，便各人按各人的方式胡乱为纳萨林编造了一段江湖骗子或者宗教冒险家的故事。他们大声议论自己那些混帐透顶的想法，在他们看来，那些想法就是他们的学问。关于纳萨林带着的两个女人呢，一个说她俩是从修女院逃出来的修女，另

一个则说她俩是在教堂里掏信女们腰包的小偷。他们倾泻给善良的堂纳萨林的这些难听的话，简直难以出口。那个犯人把纳萨林叫做吉卜赛人的教皇，这个犯人则问他是不是真的带着一个装毒药的瓶子，企图把毒药撒在各村的水井里，以便引起天花。还有一个呢，则半真半假地指控他拐骗小孩，以便在他所主持的宗教仪式上把小孩钉在十字架上。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往他的身上泼脏水，把各种下流的、野蛮的罪行加在他身上。那场起哄打诨和胡说八道就是高潮，他们要求他当着他们的面演一场地狱里的弥撒，并威胁他说，如果他到时候不作撒旦式的弥撒，不跟主持真正的上帝的弥撒一样，阴阳颠倒或照模照样地穿上服饰，说颠三倒四或同模同样的拉丁语，他们就要揍他。一个罪犯一边说着，一边就流里流气地装着念经的样子，双膝跪下，另一个罪犯就像善良的基督教徒表示忏悔那样捶打自己的胸口。所有的人都在大叫：我有罪，我有罪，边喊边凄厉地嚎叫。

面对这种野蛮的凌辱——这不是冒犯他个人，而是冒犯神圣的信仰——纳萨林神父失去了圣洁的冷静，怒火填膺地站了起来，威严地痛斥这帮坏透了的流氓：

“胆小鬼们，堕落分子们，瞎子们，你们想怎么侮辱我就怎么侮辱我吧，但你们得尊重上帝，是上帝造了你们，是上帝给了你们生命，上帝不希望你们用这条生命去诅咒他，侮辱他，而是希望你们用这条生命去行善，去爱你们的同类！你们那臭烘烘的灵魂，那充满恶习和邪气的灵魂，丢尽了人类的丑。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些不堪入耳的粗言秽语，把你们身边的空气都污染了。不过你们还来得及悔过自新，因为就是对你们这样十恶不赦的坏蛋来说，忏悔的大门也是敞开的，宽恕

的源泉也没有干涸。你们不要掉以轻心，不，你们的灵魂受到的伤害是深重的。回到真理、仁慈和无辜中来吧。要爱你们的圣父——上帝。要爱人，人是你们的兄弟；别杀人，别恶语伤人，别作假证，也别做坏事，说假话。你们不敢对强者说的话，就别对弱者去说。你们要讲人道，要有同情心；要憎恨邪恶，不说坏话就能不干坏事，不干坏事就能从罪恶中解放出来。你们要知道，在十字架上咽气的那个人忍受屈辱和痛苦，献出他的鲜血和生命，是为了把你们从罪恶中赎回来！……而你们这些瞎子，把他拖到罗马法庭、拖到髑髅地去了；你们在他那圣洁的前额上戴上了荆冠；你们抽打他；你们朝他吐唾沫；你们把他钉上可耻的木架！现在，你们如果不承认是你们杀害了他，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杀害他、鞭打他和朝他吐唾沫，如果不承认你们有罪，如果不为你们的弥天大罪痛哭，如果你们不马上欣纳怜悯之心，那么，你们要知道，你们就得不到拯救；那么，你们要知道，坏家伙们，你们将永生永世遭地狱之火焚烧。”

圣洁的纳萨林发表这篇简短演说的时候，显得伟大而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语说得火一般热烈，又善于雄辩。牢房里，只有从栅栏上部透进来的缕缕月光照着他的脑袋和他的上半身。在清冷的月光之下，他显得更加俊美了。演说人的激烈的诅咒，严厉的口气和神秘的身影，在犯人们身上产生的第一个作用是使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但一瞬即过，由于罪恶在他们那被摧残了的灵魂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很快又恶性发作起来，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不堪入耳的骂声又开始了，流氓中的一个——我们已经约定把他叫做杀害近亲犯，他是所有人中最凶残最厚颜

无耻的——从地上爬了起来，仿佛要炫耀他的野蛮比其他强盗的野蛮更胜一筹，他走到依然还站着的纳萨林跟前对他说：

“老子就是魔鬼的主教，我这就叫你看看。”

他狠狠地给了纳萨林一耳光，纳萨林那瘦弱的身子在地上滚了凡滚。传来一声呻吟，被打倒、被凌辱的人身上的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也许那就是复仇的哀鸣。他是个人，而人有时候会显出人的本性，在他身上早已深深植根的仁慈和忍耐，还没有完全吸干人的情感的生命之汁。人的意志和天使的意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而短暂的斗争。又传出一声呻吟，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流氓们笑了。纳萨林会把他们怎么样？他会怒火冲天地回敬他们吗？揍一顿是不会的，因为他打不过那么多人。会像他们那样无礼地对骂一阵吗？开始，他们以为他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看见悔罪神父在往上爬，先是跪了起来，胡子触到了地，胸部贴着地，像准备猛扑的猫似的。终于，上半身抬起来了，又发出一声深沉的狮子般的喘息。

对受屈辱的回答是——也不可能不是——介乎神和人之间的。

“野蛮的家伙们，听说我宽恕你们，你们会以为我是跟你们一样的胆小鬼……但我必须说我宽恕你们！这是我应该一口吞下的苦酒！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对人说‘我宽恕你们’而感到费劲，但是我要对你们说这句话，我言不由衷地对你们说这句话，因为我作为基督教徒，有义务这样对你们说……你们听着，我宽恕你们，可怜虫们；你们也听着，我并不蔑视你们，同时，我也觉得我有过错，我没有在心里把蔑视和宽恕分开。”

第二章

“那么，为了这个宽恕，嘿！”杀害近亲犯又揍了他一下，不过下手没先前重了。

“为了这个蔑视，揍他！”

除了一个人没有动手，所有的人都扑到他身上揍他，边揍边讥讽地嘲笑，揍他的脸，揍他的头，揍他的胸口和肩膀。与其说是残酷和暴怒，不如说这场进攻是场粗鲁而过火的玩笑，野蛮人的玩笑，因为他们打得并不很重。然而，就这样也足以使不幸的神父浑身上下伤痕累累了。神父内心深处在更勇敢地承受着，不断地呼唤着上帝，呼唤着他全部理想的威力，把在他心灵上燃烧的仁爱之火拨得更旺，任随他们去打，默不作声，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发出呻吟。那些人的邪火渐熄，把他扔在地上，他气息奄奄地躺在瓷砖上。纳萨林一声没哼，只听到他自己有气无力的喘息声。罪犯们也一声没吱，仿佛他们的灵魂在对他们自己那野蛮而无耻的恶作剧在进行着认真的反省。这种以掺杂狂笑和疯狂为特征的野蛮的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恶作剧，只有丧失人性的罪犯才干得出来。这种恶作剧常常受到无声的谴责。在这一阵沉默中，只听见纳萨林那急促的喘息声和老叫化那雷鸣般的鼾声。老叫化正在酣睡，好像那场喧闹不曾在他耳边发生。也许，他正梦见在美洲的那位兄长的三千六百万美元已经到了他的手中。

第一个开口打破暂时沉寂的是纳萨林。他忍着浑身骨头的疼痛支起身子对他们说：

“现在，对了；现在……因为你们的又一次毒打，主让我恢复了我的人性，我现在是最驯顺的基督教徒，没有怒气，没有仇恨和报仇的意念。你们却像胆小鬼一样对待我；你们在别的场合是勇敢的，甚至是英雄好汉，但你们是罪恶的英雄好汉。要知道，做狮子殊非易事，但做羊羔就更难了，而我，就是羊羔。你们听着，我真心诚意地宽恕你们，因为我主这样命令我；你们听着，我已经不蔑视你们了，因为我主命令我不要蔑视你们，而要爱你们。我把你们当成我亲爱的兄弟，我为你们的恶行感到痛苦，看到你们要永远堕落下去，我感到钻心地、透骨地疼痛。痛苦和爱，使我的灵魂像火焰一样，如果献出我的生命能使你们忏悔，我将高兴地忍受最可怕的毒打、凌辱，甚至死亡。”

又是一阵沉寂，那是一种比刚才那阵沉寂更可怕的沉寂。老叫化的鼾声也听不见了。庄严的期待，仿佛在使被搅乱了良心醒悟、摇荡、翻腾。不久，有人说话了，那是被我们称为亵渎神明的那个人的声音。他是在那场恶作剧中唯一保持沉默和没动手的犯人。他说话了，声音是从他躺的那个角落发出来的。

“我说，侮辱和毒打一个无力还手的人，不是男子汉的行为，也不是正经人的行为。如果你们把我惹火了，我就宣布你们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和无赖。来吧！如果有人觉得不自在，就把爪子伸出来吧，要打架，谁都不是对手。是的，是的，明摆着的事，就应当说出来。行了……你们已经听明白了，也知道我说话是算数的，在这儿或者随便在哪儿都行。”

“闭住你的嘴巴，不要脸的家伙。”好惹是生非的那伙人中的一个说：“我们认识你。愚蠢的打抱不平见鬼去吧！”

“打抱不平是因为老子乐意，而且堂堂正正。”另一个阴沉沉地说，边说边爬了起来。“因为，虽然我坏，但我始终保护弱者，我从来不打倒下的人。当我看见别人挨饿的时候，我从嘴里掏出面包来给他。饥饿，使我们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人；拿别人一点东西，并不等于没有同情心。”

“住嘴，假充好汉的家伙，你只知道得罪你的朋友们。”杀害近亲犯对他说。“你总是冒充正人君子。因为某种原因，你只偷教堂的东西，那样不会当众出丑，因为神像看见你偷他们的钱的时候什么也不会说。神圣的圣餐杯和圣体匣被拿走的时候也不会说‘耶稣’。缺心眼儿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没有我们，你还活得到今天吗？你倒还硬充好人来了！……快闭住你的嘴巴，免得我们把你……”

“趁现在我们手里没武器的时候，你说吧，去嚼你的舌头去吧。你向来就是这个德性。我希望手上和身上都没有绳子捆着时在外面跟你见高低，我好告诉你，欺侮和毒打一个无还手之力的可怜人，而且天生就是个与世无争的好人，只有你这个恶棍才干得出来，你这个狗崽子，畜生，你这个杂种！”

两个人都怒不可遏地扑向对方，边上站着的人赶紧去把他们分开。

“你们放开我，”杀害近亲犯吼道，“我要一口把他的心咬出来。”

另一个则说：

“吹吧，你知道他们不放开你……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把你的心掏出来，你的心肝五脏连乌鸦都不吃。”

他站在牢房中央，傲慢而又带挑衅性地继续说：

“喂！先生们，安静，请听我对你们说。你们大家要知道，

要明白，这个人，我要保卫他，就跟保卫我父亲一样。你们要知道，在这些流氓、恶棍和小偷当中，有一个正直的小偷，因为他有一颗基督教徒的心，所以他站到了这个人——此人是一位当你们侮辱他时他沉默、当你们毒打他时他忍受并且宽恕你们的人——的一边，为了叫你们知道，气气你们，我还要对你们说，这个人是好人，而且我要宣布，他是圣人。我在这儿，谁对这个有怀疑就冲着我来吧。来吧，你们这群流氓，有人反对我说的话吗？反对的站出来，如果你们要一块儿上，也请便吧。”

褻渎神明犯说得从容不迫，其他人没有吱声，被震慑住了。月光之下他的脸依稀可见。有几个心软的开始打岔，企图大事化小。杀害近亲犯咬着嘴唇，从牙缝里蹦出几句下流的威胁话来。他像条懒狗似地往地上躺去，只说了一句：

“吵吧，娃娃们，吵吧，好让警察进来，然后把罪过推到我身上，就跟过去一样。我们是罪人，挨点惩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吵架的是你，歹毒的家伙。”褻渎神明犯占了上风，振振有词地说。“你故意捣乱，因为你知道，每次吵架，警察总是把罪过加在我头上。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这个好人是上帝的圣人，我在全世界的流氓面前都不会改口；他是上帝的圣人，竖起你们的耳朵听着吧，他是上帝的圣人，谁敢碰他一根毫毛，我就杀了他，在这儿，在哪儿都一样。”

警察们终于听到了喧闹声，打开隔壁的房间对犯人们吆喝，叫他们别闹。

“这是在开玩笑，警察们，”杀害近亲犯说。“这要怪那个可恶的神父，他给我们讲起道来了，不让我们睡觉。”

“不是那么回事儿。”褻渎神明犯毅然决然地说。“神父没有错儿，也没有给我们讲过道。讲道的是我。”

随着一阵斥骂语和要用枪托来解决争吵的威胁，所有的犯人都都不作声了，牢房里鸦雀无声。又过了很久，杀害近亲犯和他那一伙折腾累了的人都像死猪一样睡着了，纳萨林挪到了褻渎神明犯呆过的地方。褻渎神明犯赶紧让开，没有同神父拉话，似乎迷信般的尊敬拴住了他的舌头。神父觉察到了他的这种错觉，开口对他说：

“上帝知道我多么感谢你的帮助，不过我不愿意让你为了我去惹麻烦。”

“先生，我那样做是发自内心的。”盗窃教堂东西的小偷说。“别感谢我，这算不了什么。”

“你对我产生了同情；你对他们的残酷感到愤怒。这说明你的灵魂没有变坏，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拯救你自己。”

“先生，”他带着发自内心的痛苦说，“我很坏，连同您说话我都不配。”

“有这么坏，坏到这个程度了吗？”

“我比你想像的还要坏。”

“你偷了多少回？有……几十万回吗？”

“没有那么多……偷教堂的东西只有三回，其中有一回只拿了点小东西，……只拿了一根圣约瑟的手杖。”

“杀了几次人呢？杀死了几万个人吗？”

“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为了报仇，因为他们欺侮了我；另一个，是因为当时我饿急了。我们原先一共是三个人……”

“近墨者黑。还有呢，你回头看着过去和反省你的罪恶的

时候，你会因为犯下那些罪行而沾沾自喜吗？”

“不，先生。”

“无动于衷吗？”

“也不是。”

“觉得难受吗？”

“是的，先生……有时候，有一点难受……又来了一些人，大家都想的是干坏事，我就又不难受了……不过有几回，很难受……今天晚上，难受极了。”

“很好。你有母亲吗？”

“怎么会没有呢？我的母亲坏透了，因为她谋害了一个拐骗来的小孩，十年前她就被关进阿尔卡拉监狱了。”

“愿上帝保佑她！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一个也没有了。”

“你愿意改变生活……不当罪犯，以免受良心的谴责吗？”

“愿意……不过我做不到……别人要把我拖下水……再说，生活所迫……”

“别考虑什么生活。要是你想成为好人，只要说一句‘我想成为好人’就行了。如果你唾弃你的罪恶，不管你的罪恶多大，上帝也是会宽恕你的罪恶的。”

“真的吗，先生？……”

“千真万确。”

“难道真是这样吗？那我该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干。”

“那么这样我就能得救吗？”

“只要忏悔，不再重犯就行了。”

“不可能那么容易，不可能。悔罪呢……我得好好悔罪。”

“你要逆来顺受，如果根据法律你被判刑，你就好好服法，并甘受惩罚。”

“但他们要把我关进大牢的，在大牢里，会学到比原先知道的更坏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放了吧，我将做个好人。”

“不管是否自由，你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你瞧，你在自由的时候已经学坏了，你为什么又害怕在牢狱里变坏呢？受罪能使人获得新生，你学会受罪吧，那就一切都不难了。”

“您愿意教导我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置我。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将教导你。”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先生。”

“这很容易。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就会与我同在。”

“只要记住就行了吗？”

“对。你瞧，这很容易。”

“那么，我记住你的话就好了。”

谈话间，曙光从铁栅栏的上部透了进来。

第三章

在男监里发生这幕闹剧的时候，女监里是一片安宁和平静。只有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带着那个小姑娘在那儿。前几个钟头，她俩谈论乞讨生涯中的倒霉事情，但两人对受到的挫折都甘愿忍受，表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她们都不离开那个使她们行善的好心人。她们对将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种种猜

测。贝亚特里斯感到最苦恼的是，她将经过莫斯托莱斯，人们将会看到她作为罪犯被警察押解着走，这将使她羞愧难当。她极为鄙视虚荣心，但主安排她将经受的考验太大了。为了顺利通过这场考验，她必须拿出她的基督教徒的全部勇气，依靠她的整个信仰。说到这里，她失声而哭，眼泪如注。另一个忙不迭地劝解，可无济于事。

“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向警察们说你不到莫斯托莱斯去，留在这儿，以后再同我们会合。”

“不，这是胆怯，而且违背他三番五次对我们的教诲。逃避羞辱，绝对不行！进入我的村子是很大的痛苦，但如果堂纳萨里奥对我说‘贝亚特里斯，你背十字架一会儿就背累了’，我将感到更痛苦。他肯定会这么对我说的。我情愿忍受在莫斯托莱斯可能发生的一切，也不愿听到他对我说这句话。我接受等待着我的羞辱，愿上帝记住这一切，以赎我罪。”

“你的罪！”安达拉说。“喂，你别这么说。我的罪比你更大。如果我像你这样为自己而哭泣，那我的眼泪会把我淹死。要哭，有的是时间。我是个坏女人，坏得不得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去说了，比如作伪证，骂人，打人家的耳光，咬人……再比如，偷别人的头巾，钱或者值钱的小东西……还有，爱过许多男人这种该死的罪过和嗜好。”

“不，安达拉，”贝亚特里斯没有想停止哭泣的意思，“不管你怎么说，也不会使我好受的。我的罪比你的罪更大。我是个坏女人。”

“你没有我那么坏。去你的吧，我不相信你比我更糟糕，贝亚特里斯。像我这么坏的女人，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是不多的，我想说，一个也没有。”

“不，不，我的罪更大。”

“嗨呀，这是从何说起呢！……告诉我，你放火烧过房子吗？”

“没有，但这算不了什么。”

“那你到底干过什么呢？真是的！爱过平托……做得好！”

“还有，还有哪……要是能重新做人！……”

“那你还会干你干过的事儿。”

“唉！说真的，我，我不会再干了。”

“我倒还要干，不过更小心就是了，奶奶的！不过，我不会坦白的……说真的，现在，我为我干过的一切坏事而不安；可是我们必须受罪，因为这是他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除了忍受一切将要来临的痛苦之外，毫无办法，我就不哭，要哭嘛，以后有的是时间。”

“可我要哭，我是要哭的，”贝亚特里斯悲悲戚戚地说。“我为我的罪过而哭，唉！我亵渎上帝和冒犯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我想，不管我怎么哭，都不足以使我那数不清的罪过得到宽恕。”

“你已经变得跟天使一样好了，上帝除了宽恕你之外，还会怎么样呢？……可我，为了让上帝宽恕我，我必须把罗马和圣地亚哥搬到一起来。你瞧，贝亚特里斯，我已经不可救药。我们住在古堡里的时候，我妒忌过你，因为，我觉得他更喜欢你。妒忌是大罪，对吧？可是我们被抓以后，我看见你这个本来是无辜的人却跟我们一起来了，愿意跟我们一样当犯人和罪人，那个坏念头就在我的心里消失了。相信我吧，贝亚特里斯，这个念头我已经没有了，我真心诚意地喜欢你，我愿意分

担你的痛苦。”

“我也愿意分担你的痛苦。”

“不过，我不希望你如此痛哭；那些可耻的罪过我比你犯下的更多。这一阵我们正在用劳动和受辱来洗刷那些罪过。我不哭……因为我的性格跟你不一样。你心肠软，我心肠硬；你只是爱，除了爱，还是爱，我想说，正如他所说，受罪和吞苦酒是对的，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么多流氓面前，也应该自卫……”

“别说这些……庇护者是上帝，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对，让上帝保佑我们。上帝给了我两只手，给了我一张嘴，可是，不把那些不承认我们的纳萨林是个圣人的家伙骂个狗血喷头，这张嘴长来干什么用呢？不把那些毒打他的人收拾得服服帖帖，这两只手长来干什么呢？唉！贝亚特里斯呀，我天生好斗，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格。相信我说的：血腥的真理才易为人接受，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仁慈，承认他是善良的圣人，应该给他们几棍子。至于说劳动和贫穷，我来者不拒。但见到不公之事，听到说假话，我就会变得像狮子一样。并非我不懂得到时候应该像个最驯良的人那样去牺牲；可是，当我看到他们把一个以安慰穷人、医治病人为己任的人——这个人完全是个上帝和圣母的天使般的人——当成罪犯，并且跟杀人犯关在一起，难道不感到痛心吗？我向你发誓，只要他允许，我将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只要有人助一臂之力，我就会让他恢复自由，把警察、法官和监狱看守们都踩在鞋子底下，把他高高抬在空中，宣布说：‘知道今生和来世的人就是他，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的肉体 and 灵魂跟圣餐盘一样干净，他是我的圣人，是基督教以及全世界的圣人。’”

“唉，你崇拜他，这是可以的，但你叫我们去打仗，安达拉，这可不行。我们两个人能有什么力量呢？就算我们能有作为又怎样呢？你知道十诫中有‘勿杀人’这句话吧，就连敌人和十恶不赦的人都不应该杀，更不用说是上帝的子民了。”

“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卫，我不会恃强称威。即使把我用石头砸死或把我绞死，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可是为了他，我甘愿赴汤蹈火，他太好了！……请你相信我吧，我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如果没有人把那些不开窍的人使劲摇晃摇晃，人们是不会明白真理的。”

“杀人，不行。”

“那就让他们停止恶行……”

“安达拉，别发疯了。”

“贝亚特里斯，你去作个完美的圣人吧；不要管我，拯救自己的办法多的是。请你告诉我，世上有没有魔鬼？……就是说，有没有迫害好人的坏人？有没有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干着不公不法的肮脏事儿的人？那就冲向魔鬼吧……有人用祝福去进攻他们……我不反对别人去向他们祝福；但是，为了把世界上的一切坏事扫除干净，如果说一方面是祝福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剑和火。相信我吧，如果没有好斗的人，没有十分好斗的人，那魔鬼就会占领整个世界。告诉我，圣米迦勒^①难道不是天使吗？可他就背着宝剑。圣保罗难道不是圣人吗？他的雕像也背着宝剑。还有圣费尔南多和宗教剧里的其他人物呢？他们都用武力……你别管我吧，我知道该怎么办。”

^① 米迦勒，《圣经》中的天使长。

“安达拉，你不要吓唬我了。”

“贝亚特里斯，你有罪，我也有罪。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性格，按照她所知道和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去洗涤她的罪过吧……你用眼泪……我呢……我能用什么呢！”

说到这里，晨曦已经从铁栅栏的上面透了进来。

第四章

女犯、男犯会合后继续走上那凄惨的旅途时，天已经大亮了。贝亚特里斯和她的同伴跑过去看纳萨林，向他报告夜里的情况。她们看见他那可敬的脸上满是伤痕，臂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伤心极了。贝亚特里斯脸色刷白，心乱如麻，竟没有想起问他这种暴行是谁干的。安达拉拧着自己的胳膊，仿佛手上套着手铐、想把手铐挣断似的；她紧握双拳，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一行人按头一天的顺序上路了，由纳萨林牵着小女孩的手，贝亚特里斯走在他旁边。安达拉和老叫化并排走在最前面。老叫化把头天晚上男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安达拉。

“我睡着了，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当那些粗野的人吵吵闹闹把我惊醒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正扑在可怜的神父身上痛打他……的确，差不多每个人都打了他，只有一个人没动手，这个人后来站出来保护纳萨林，对着那伙流氓干。走在最后的那两个拴在一起的犯人中，右边的那个，就是那个被指控杀害近亲的，打了你的师父并辱骂了他；左边的那个，就是被指控盗窃教堂的蜡烛台和祭品的，出来打抱不平。后来他

同神父交了朋友，神父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宗教的事情，让他忏悔。”

听了这个消息，安达拉打量了一阵那两个犯人，并把他们认准了，她定睛瞧了一个又瞧另一个，两个人都衣衫褴褛。殴打神父的那一个，脸色发白，胡须跟刺猬毛似的，肌肉发达，胖得有点近乎病态，步子懒洋洋的。另一个则干瘦干瘦的，面色忧郁，眉毛浓密，胡须稀疏，眼睛朝下，然而脚步却是坚定的。

纳萨林边走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贝亚特里斯，他对这件事并不在意。他只是觉得，在挨第一脚的时候，一刹那间他曾怒气上冲，想跟那伙流氓拼了，但怒火这个怪物很快就被制服了，基督教精神胜利了。不过，在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件中，再没有比一个惯犯站出来保护他更使人欣慰的事情了。

“并非是他自负勇敢而向其同伙挑战，而是因为上帝叩击了他的心扉。后来我们谈了一阵，我高兴地看到，他的灵魂逐渐开窍了，闪出了忏悔的光芒。我宁可遭到毒打，宁可受到辱骂，也愿我能从此把他变成我们的人！”

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她因去莫斯托莱斯而感到的羞愧以及她情愿接受这种羞愧借以赎罪。纳萨林鼓励她不要把舆论放在心上，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并补充说，没有必要想像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就是运用逻辑规律，我们也不知道在未来的几个钟头里会有什么不测发生。我们在茫茫大雾中摸索着我们的人生旅途，就跟瞎子一样。只有上帝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落到我们头上。一般来说，当我们觉得将要大祸降临的时候，好事就会突然从天而降，而当我们想像将要走运的时候，突然又会遭到不幸。前进吧，明天跟今天一样，必然服从主宰一切的上帝的意志。

听了这一席话，贝亚特里斯觉得自己变得十分坚强，不再那么害怕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安达拉跟他们并肩走了一会儿，三言两语地谈着旅途的辛劳之后又分开了，她一会儿走到前排，一会儿又走在后排。她发现，那两个拴在一起的犯人不象头一天那样闲聊了，也没有说笑打逗或者以唱歌来解闷了。她靠着左边那个犯人走了一会儿，因为警察们允许没绑的犯人和绑着的犯人谈话。在一般情况下，发这样的慈悲并不影响忠于职守。

“你，”她对他说，“累了吧？如果警察们拴我而不拴你，那我将十分乐意，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自由了。你一切都应该得到，因为你抛掉了思想背着包袱，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上帝会奖赏你的。诚心诚意地忏悔吧，主将看到你的忏悔，就跟看见你把从他那里偷来的全部银子送回去并向他赎罪一样。”

小偷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走得很吃力，仿佛背负着看不见的重压。后来，调皮的女人又走到另一边，靠着杀害近亲犯，装着十分神秘的样子对他说：

“我想变成一条蛇，一条巨大的、充满毒汁的蛇，缠在你身上，把你憋死，再把你打入地狱，你这个大叛徒，胆小鬼。”

“警察，”强盗不是凶狠地而是带着哭音地喊了一声，“这位太太在惹我。”

“我不是太太。”

“那么，这个婊子……我没有惹她……她说她是条蛇，想同我拥抱……伙计们，我们现在不是在过节，不能拥抱。滚开吧，让我这个洁身自好的爷儿们自己走吧。”

警察把安达拉轰到了前边。不久，队伍停在一个小铺里休息。然后又上了路，天还没黑，就看到了莫斯托莱斯这个大

村子的钟楼和塔尖。走近村子的时候，几个居民和一大群孩子跑出来迎接他们，因为他们听到了传说，说创造奇迹的那个曼恰摩尔人和贝亚特里斯一起被捕了。离村还有差不多两百米的时候，三个男人出来同警察搭上了话，他们请警察暂且留步听他们说两句话。他们朝这边走来的时候，贝亚特里斯就认出他们来了：一个是平托，另一个是平托的弟弟布拉斯，第三个是她的一個叔叔。可怜的女人使出了自己全部的精神力量，才没有因羞愧难当而倒下去。三个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她到底是否被捕。当他们听说她是自愿陪着走时，都大吃一惊，竭力要把她和在押犯分开，把她带走，免得她作为杀人犯、小偷和所谓信徒的囚犯队中的一员进村而蒙受羞辱。贝亚特里斯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拿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来跟她交换，她都不会在大难时离开她的同伴们。她要跟他们呆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怕受罪，不怕坐牢，也不怕上绞刑架。这三个莫斯托莱斯男人听了这话，怒不可遏，惊异万分。要不是警察阻止了他们，他们会拳打脚踢地把姑娘打死。

“不要脸的，骚货！”平托气得脸色铁青。“我早就想到过你要变成婊子，变成拦路贼的姘头的，但从来没想到过你会出这么大的丑……滚开吧，臭不可闻的婆娘！我真不知道该把你看成个什么人。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变成了一个臭婊子，跟在这个大骗子，这个叫人恶心的卖狗皮膏药的杀人犯后边跑。他走村串户用骗局，用巫术和千奇百怪的伊斯兰咒语来行骗。”

“平托，”贝亚特里斯强打精神吃力地回答说，她把头巾盖得很低，遮住了脸，一只手裹在头巾的角儿里把嘴巴挡了起来。“平托，你走开吧，让我接着走我的路，我不想理睬你，跟

你已经没有什么可谈了……如果这是丢脸，那就让它丢去吧，这没有你的事。你跑来找我干什么呢？对我来说，你已经不存在了，死了，上天了。走开吧，别对我说话。”

“无赖！……”

警察把他们分开了，下令继续前进，但暴跳如雷的平托还在辱骂：

“浪货，感谢保护你那臭烘烘的身体的这些先生吧，要不，我马上就把你撂在这个地方，割掉那个流氓骗子的耳朵！”

三个男人留在那里，暴跳着痛骂不休，一行犯人沿着莫斯托莱斯的主要街道走着，沿途都有看热闹的人群投来敌视的目光，他们特地要看看贝亚特里斯。贝亚特里斯以其顽强的毅力不卑不亢地走着，就像一个急急忙忙吞了苦酒的人，忍受着苦味，坚定地相信会恢复健康。当走完这段痛苦的路程进入监狱的时候，她觉得仿佛走进了天堂。

第五章

在莫斯托莱斯（或者在随便什么地方吧，因为这个地方在《纳萨林纪事》中也没有写清楚），不幸的犯人们的住处糟糕透了，因为被叫做监狱的这个地方，除了那种固有的恐怖——跟一切用来关押罪犯的地方一样——之外，实在不配称作监狱。这是一间百孔千疮的房子，是靠着村公所后来增修的，前面临街，后面是个堆满破砖烂瓦、旧木料和毒荨麻的院子。这里不但不具备法律上规定的卫生和设备的条件，而且正如感化委员会在向政府要求拨款修一座新监狱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犯人们的安全也是“神话”。那座老监狱——我们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存在——，因为经常发生罪犯们不需费劲冒险攀登或者挖地道就越狱的丑闻而名声在外。囚犯一般从房顶上逃跑，因为房顶易碎、不结实到家了，不管是谁，都能毁掉朽坏的椽子，随心所欲地揭下或者放上瓦片。

从关进那间破房子里开始，纳萨林就觉得透心冰凉，仿佛那个地方是座冷库或者冰冻的炼狱。由于身上寒冷，他觉得浑身的骨头都碎了，仿佛有人在用斧头把它们劈成引火的木屑。他一头栽在地上，全身裹进了斗篷里，不久浑身又烫得像着火一般。在这座炼狱里，冰块喷吐火苗。“这是发烧。”他心里说。“是发高烧，不过，很快就会过去的。”没有一个人去问过他是不是病了，他们给他送了一铜盘饭食，他尝都不想尝。

贝亚特里斯被赶出去了，她不是犯人，所以她没有权利在属于受法律制裁的人的地方占一个位置。无论可怜的姑娘如何苦苦哀求，说自己是投案自首的犯人，正在进行自我审判，希望能允许她留在那里，但都未能如愿。除了因离开同伴们而感到痛苦外，她还害怕到莫斯托莱斯去碰上熟人，内心十分不安。她只想见到一个人，这就是她的姐姐，但在监狱门口跟她谈话的一位女邻居说，她姐姐已经在两天前带着女儿到马德里去了。她的女儿已经完全好了。“事情真是怪透了！”她说。“犯人都仇恨监狱，只希望得到自由。而我却憎恶自由，不愿到街上去，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被抓起来。”终于，住在村公所里的那个村公所的秘书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让她住到他家去，满足了激动的悔罪姑娘的一半愿望。

看不到贝亚特里斯在身旁，堂纳萨里奥感到十分难受，但

听说她就在隔壁的楼房里过夜，他们还能在一起走完背负十字架的路，他又放心了。入夜，游方神父觉得身体非常不适，但内心的孤独和凄凉更使他心惊胆战，他差点儿像孩子似地放声大哭起来。他觉得他的精力突然之间耗尽了，女人似的气馁，就是他的基督教徒冒险生涯的不体面的结局。他向主求救，以便忍受他还没受完的痛苦。于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又在他的心里出现了，但伴随而来的，是更可怕的高烧。安达拉凑过去拿水给他喝，他多次要水。两人不知所云地谈了一会儿。要么是他没说清楚，要么就是她不能在答话中让自己的思想跟不幸的神父合拍。

“亲爱的孩子，去睡觉吧，休息休息。”

“先生，别再叫我了。您也别睡。大声祈祷吧，一定要大声点。”

“安达拉，几点了？”

“先生，如果您冷，就在牢房里散散步吧。我希望我们的痛苦很快就结束。贝亚特里斯不在这里，我感到高兴。她性格温柔，一切都希望用眼泪和叹息来解决。”

“喂，你听着，大伙儿都睡了吗？我们这是在哪儿？到马德里了吗？”

“我们在这儿。我是个不饶人的人。别睡着，先生……”

说完，她突然走开了，犹如渐渐消散的影子，正在熄灭的灯光。这场断断续续的谈话使神父惊疑而坐卧不安：“我看见和听见的，是真事呢还是发高烧昏迷时的幻觉呢？真实的事情是否存在呢？是在思想里边还是外边呢？它是器官感觉到的还是想像出来的呢？”为了解决这个疑问，他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一会儿采取按一般逻辑推测的办法，一会儿又采取观察

的方法。可是，在半明半暗的牢房里，周围的人和物都看不清楚，一切都恍若仙境！他看到的监狱像个低矮的大山洞，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站在里头都得弯腰。洞壁上，有两个或三个气窗——有时候看来是二十个或者三十个，从那里透进微弱的光线来，说不清是戴上面纱的太阳还是月亮。他看到在这间牢房的另一边，有一间更小的牢房，一盏提灯或者一个蜡烛台发出的黄里泛红的亮光，时不时地照着小牢房。地板上，躺着裹着席子或者毯子的犯人，就像一捆捆布匹，或者一篓篓黑炭。在第二间牢房里头，他看见了安达拉，她的头上，时而发出一种奇怪的光芒，仿佛她那披散的、竖起来的头发变成了苍白的电火花。她正在跟那个亵渎神明犯谈话，她烦躁而颠三倒四地比划着，摇着他的胳膊来表示她的意思，他又拍拍她的肩膀来回答。盗窃教堂的小偷爬了上去，半个身子都钻进了房顶，然后又朝下露出头来，跟个杂技演员似的。

纳萨林的想法和感觉中关于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和颠倒了；他觉得有好长一段时间两眼漆黑，仿佛觉得安达拉很快又走到他的身边，把他扶了起来，接着又把他放到地上，对他说了许多道理，要是把这些写下来，准能写成一本不厚不薄的书。“这不可能是真的。”他对自己说。“不可能！可是我又看到、摸到、听到而且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最后，安达拉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力拖着他，把他弄到了第二间牢房。这一点他确信无疑了，因为勇敢的安达拉紧张地用劲拉他的手时，他感觉到了疼痛。盗窃圣器犯把他抱起来，准备塞进房顶上扒开的洞里，把他像大胆的走私犯“引进”的一捆东西似的扔到外面去。

不，安达拉的声音不可能是真的，她对他说：“神父，我们

从上面逃吧，因为从下面逃不出去。”盗窃圣器犯的声音也似有似无，他说：“先生，走前面……从房顶上往院子里跳。”

然而，如果这一切都真假难辨，那么“纳萨林派”的首领对他的这个决心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怀疑。他口齿清楚地说：“我不逃走，一个像我这样的男子汉是不会逃走的。如果你们是胆小鬼，你们就逃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不容置疑，他曾同更为强大的力量抗争过，不许他们像发疯似的坚持把他扔到房顶上去。盗窃教堂的小偷把他重新放到地上，他便像一个失去了生命的人似的躺在那里，他的全部功能都丧失了，只有视力尚存，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自由产生的惊慌、愤怒和恐惧。他不要自由，不仅自己不要，也不希望他的信徒要。从第一间牢房里，一篓黑炭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了，很快形成了人影，原来是杀害近亲犯。沉重的货捆很快变成了敏捷的野兽，猫一般跳进房顶上的洞口消失了。

这时，纳萨林使出全身的力气，吐出了几个字，同时把那个女人从肩膀上推开，她像块花岗石似的压在他身上。他含糊不清地说：

“想出去的，就出去吧……逃跑的人永远不再是我的同伴。”

这时，脸朝下以及嘴和鼻子都贴在肮脏的砖头上的安达拉支起身子，呻吟着说：

“我留下。”

已经跳上了房顶准备去追赶他的同伴的盗窃圣器犯，这时又阴沉着脸回来了，他紧紧攥住两个拳头。

“自由，不……”安达拉仿佛是个快淹死的人窒息地对他说，道，“他不要……不，自由。”

纳萨林清楚地听到盗窃圣器犯的声音：“我留下，我不要自由。”

两人不得不把他抬了起来，因为善良的游方神父觉得自己跟片羽毛似的被风吹着走，他又迷糊了，感觉没有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关于自己病痛的意识还存在着，他这样想着：

“我得了可怕的伤寒。”

第 六 章

清醒过来时，他的想法更加混乱和模糊了，弄不清他刚才看到的现象是真实的呢还是头脑里的想像。他被弄出了牢房，被一条绳子拴在脖子上拉着走。道路崎岖不平，全是野草和扎脚的石块儿。游方神父的脚上鲜血直淌，一步一跌，摔倒了又使出了浑身的劲爬起来。那些牵着绳子的人无情地狠命拉。他看见走在前面的贝亚特里斯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那俗人的美貌已经变成了天使般的艳丽，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可以与之媲美的人了。一个圣洁的光环，围绕着她脸庞。她的两只手像牛奶一样洁白，她的双脚踏在石块上，就像走在云端里，她的衣裳，闪着淡雅的霞光。

陪着他走的其他人，他没有看清楚，只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有的同情，有的由于仇恨而愤怒地嚎叫着，但他们的躯体都消失在由痛苦的叹息和衰竭的汗珠组成的浓厚而令人窒息的云雾中了……突然，灼人的阳光把云雾驱散，纳萨林看见迎面走来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挥舞着

宝剑，有的在放枪。第一队后面，又出现了第二队，第三队，逐渐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可怕的军队。人和马匹踏起的灰尘遮光蔽日。押解犯人的警察站到了敌人一边，因为那支军队全是敌人，是冲着他，冲着圣人，冲着悔罪人，冲着倒霉的乞丐而来的，军队以血腥的狂暴企图把他打垮和消灭。他们野蛮地对他下了手，奇怪的是，虽然他那虚弱的身体挨了无数的拳打脚踢和刀劈斧砍，却没有被杀死。虽然他没有自卫，甚至也没有抓谁一把，那全副武装的人们却怎么也无法战胜他。成千上万的马蹄、战车轮子，还有那足以把整村的悔罪人、苦行者或居家修士捣个稀烂和碾成粉末的人群，都从他的身体上压过去了，却没有伤到他的一根毫毛，也没有使他流一滴血。他们疯狂地向他砍杀，每时每刻都在增加人数，从震天撼地的地平线上，野蛮的、摧毁一切的乌合之众源源而来。

残酷的战争无休无止，因为他对残酷的打击的抵抗力越强，越是毫发不伤，那群流氓就越是厉害地高喊包围他。这群流氓最终能毁掉他这个圣人，这个卑贱的人和无罪的人吗？不，绝不可能。当纳萨林开始担心他的那群敌人即使无法杀死他也会把他制服、关进监狱的时候，他看见安达拉从东方走来。她变成了能想像得出来的最漂亮最勇猛的女英雄了。只见她身穿闪闪发光的铠甲，头戴一顶跟圣米迦勒一模一样的头盔，上面插的不是羽毛，而是一束束阳光，胯下骑的是匹白蹄骏马，蹄声震响，马尾随风横扫，宛如急风暴雨，奔过之处，前面立即腾起弥天烟尘，有如狂风席卷。令人望而生畏的“巾帼英雄”冲进那群流氓中，挥舞她那喷火的宝剑把他们一大片一大片地砍倒在地，并碎尸万段。在那场战斗中，勇敢的女人美极了。帮助她的，只有那个盗窃圣器犯，他也变成了一

个英俊的军人跟在她后面，用大棒指东打西，一棒点倒数以千计的敌人。片刻之间，他们就把那群敌人彻底消灭了。天神般的女勇士豪气满怀，高呼道：“滚回去吧，你们这帮邪恶之人，这个罪恶、妒忌和利己主义的军队。如果你们不承认他是圣人，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活的化身，我就要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滚回去，我告诉你们，你们来得再多我也不在乎，我要把你们变成灰烬，变成污血，用来给新开辟的土地作肥料……在这片新的土地上，该当国王的人将当国王，奶奶的！”

说到这里，她的宝剑和另一个大力士的大棒便把那群不齿于人类的害虫从地上扫除掉了，纳萨林觉得已经走在血泊中和遍地的碎骨烂肉上。天使般的贝亚特里斯正从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里看着这个死亡和惩罚的战场，用她那美妙的声音为坏人请求宽恕。

第七章

幻觉消失了，一切又回到了模糊又凄惨的现实中来，道路还是像原先那样崎岖不平。陪伴着殉难者纳萨林的那些人又恢复了旧貌，穿上了原来的衣裳。警察还是警察。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还是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争强好斗，另一个安分守己，头上裹着头巾。这时，灯尽油干的游方神父就是聚集所有的力量，也迈不开步了。从他的前额上，冒出了冰冷的汗珠。他的头疼极了，仿佛有把斧头在里面乱砍。右边的肩膀上，觉得有个不堪忍受的重压。他的两条腿痉挛着，溃烂的双脚不

时地掉下一块块肉皮。安达拉和贝亚特里斯只好抬着他走。他自己觉得像片随风飘起的羽毛，那是多么轻松啊！可是不久，这两个女人就抬不动了。亵渎神明的盗窃犯像抱小孩似地用力把他抱在怀里，并且说，不仅可以把他抱到马德里，如果需要，还可以把他抱到世界的尽头。警察们开始怜悯起他来了，想安慰他，便对他说：

“别担心，神父，到了那里，他们会把您当成疯子放了。在我们手上受审的人，有三分之二因为是疯子而免除了惩罚，如果说他们应该受到惩罚的话。假设您是个圣人，他们也不会把您当成圣人，而是把您当成疯子放掉。现在，清醒远还不如糊涂，就是说，疯狂可以造就非常博学之士，也可以造就极端无知之人，可以造就出类拔萃之人，也可以造就人所不齿之辈。”

后来，纳萨林看到他们沿着一条很陡的街道进城，好奇的人们停下脚步，看着神父被亵渎神明犯抱着走，身边是他那两个悔罪女伴，后面是警察沿路增押的另外一些不幸的人。这时，他又怀疑在这痛苦的经历中看到的事情到底是真实的呢，还是他那乱成一锅粥的脑子的幻觉。在街的尽头，他看见耸立着一个大十字架，起初，他满怀能被钉在上面的喜悦，但随即又清醒了，他对自己说：“我不配，主啊，我不配享受被钉死在您的十字架上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不要这种刑罚，它将把绞刑架当成了祭坛，把弥留和入圣混为一谈。我是上帝的最微不足道的奴仆，我希望像一个被忘却的人和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那样死去，不要这么多人围着我，也不希望任何人看着我死。我希望悄悄地死去，我希望人们不要谈论我，不要瞧我，也不要怜悯我。一切虚荣同我都格格不入，殉难者的孤芳自

赏也同我无缘。如果我必须成为牺牲品，那就让我在最黑暗的黑暗中、在最沉默的沉默中牺牲吧。不要让杀害我的刽子手受到诅咒和追究，只求上帝救援我，接受我。别让世人为我的死而吹吹打打，也不要再在报纸上披露我的死讯。诗人们请别为我的亡灵悲歌，也别把我的死搞成张张扬扬的事件，让一些人呼天抢地，另一些人又喜笑颜开。把我扔到垃圾堆里，让我在那里死去吧，要不就无声无息地把我杀了，跟埋可怜的牲口那样把我埋掉吧。”

说完这一切之后，他看到十字架、街道和人群都消失了。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是形影相吊了。我这是在哪儿呢？他仿佛是在沉睡之后又恢复了知觉似的。他往四周看了好久，怎么也辨别不出他究竟呆在宇宙的哪个角落。他辨别不出是生命的弥留还是永恒的超脱。他想，他已经死了，他又想，他还活着。想作弥撒和同最高真理取得联系的热切愿望，充溢了他的整个心灵。接着，他又以同样的热望觉得自己穿戴一新，出现在祭坛的前面，那是座圣洁无比的祭坛，不像是人的手可以触摸得到的。他以无比的虔诚做完了仪式，当他把圣饼拿到手上的时候，神圣的耶稣对他说：

“我的孩子，你还活着。你现在在我的神圣的医院里，为我而受罪。你的同伴们，就是那两个听从你的教导的堕落的女人和那个小偷，他们在监狱里。你不能做弥撒，我不能亲自同你在一起，这场弥撒是你的头脑里的变态想像。歇息吧，你真该休息了。你已经为我做了一些事情。你不要不满意。我知道你必将做得更多，更多。”

1895年5月于桑坦德，圣金亭。

译 后 记

对我国读者来说，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这个名字也许不算陌生了。看过先后在我国翻译出版的《裴翡达夫人》、《萨拉戈萨》、《五月二日》、《葛罗丽娅》和《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等名作的人，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学评论家们要把这位十九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的确，无论从著作的宏富还是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把加尔多斯和巴尔扎克相提并论都是不算过分的。

从十八岁创作独幕剧《恶有恶报》开始，经过将近六十个寒暑孜孜不倦的笔耕，加尔多斯给世人留下了七十八部小说和二十四个剧本。“著作等身”于加尔多斯已不再是溢美之词而是真实写照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加尔多斯毕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揭露和鞭挞黑暗的教权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其作品的进步性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他的精湛的写作技巧，文学评论家们早就用“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等褒扬之词来赞誉过了。

《纳萨林神父》发表于一八九五年，是作家后期作品中的佳作之一。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马德里的悲惨故事。笃信天主教教义的穷苦神父纳萨林，出自怜悯之心庇护了斗殴杀人的妓女安达拉。为了去掉自己留在神父屋里的廉价香水味儿，使善良的神父免遭牵连，安达拉纵火烧了“傻大婶”埃斯特

法妮娅的公寓楼。无处栖身的纳萨林为教会、社会所不容，被迫背井离乡，苦行乞讨。安达拉决意追随救命恩人苦行悔罪，不堪情人折磨的贝利亚特里斯也做了纳萨林的女弟子。神父和两名皈依天主的女“罪人”餐风宿露，奋不顾身地在两个被天花吞噬了的村子救死扶伤，受尽种种磨难。美丽、羸弱的贝利亚特里斯和粗鲁、凶悍的安达拉都爱上了自己崇敬的导师，纳萨林则一视同仁地待两个女弟子如迷路羔羊。安达拉和纳萨林被警察捕获押解回马德里，贝亚特里斯难舍导师和同伴，自甘同作囚徒。救世主并没有救援受难中的虔诚弟子，纳萨林受尽折磨魂归天堂。整个故事谈不上如何惊心动魄，情节也并非十分跌宕离奇，但文学大师以其出神入化之笔，神形皆绝地刻画出了纳萨林、贝亚特里斯、安达拉以及面恶心善的“傻大婶”埃斯特法妮娅、色厉内荏的落魄贵族堂彼德罗、可怜滑稽的侏儒乌霍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读后掩卷，我们仿佛觉得他们如在眼前。

进入“知天命”的年纪，加尔多斯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要比刚过“而立”之年时更加入木三分了。如果说，作家在《裴翡达夫人》(1876年)和《葛罗丽娅》(1877年)里是通过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被宗教扼杀的悲剧来直接抨击吃人的宗教和封建专制，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比较多的话，那么在《纳萨林》中，作家则是通过竭诚身体力行教义的神父的悲惨遭遇来暴露宗教的黑暗，受害人没有半句怨艾之词，却是无声胜有声，以血淋淋的事实作为批判的武器，含蕴更加深沉，更加耐人寻味了。

就篇幅的宏大和画卷的壮观而言，《纳萨林》确实难望《悲惨世界》之项背。但在暴露黑暗社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方面

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纳萨林神父同令人谈虎色变的病态贵族堂彼德罗的一席长谈，和卡福汝主教同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垂死的国民公会代表G的舌战这两个情节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渊源。笔者孤陋寡闻，不敢妄断加尔多斯是否借鉴过雨果的手法，但总觉得两位文学巨匠在以次要人物烘托主要人物方面拿捏得都是恰到好处、妙不可言的。

译者

1988年1月于北京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纳萨林神父

作者 = (西班牙) 加尔多斯著

页数 = 2 1 3

S S 号 = 1 2 2 4 2 0 6 3

出版日期 = 1 9 9 0 . 0 9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